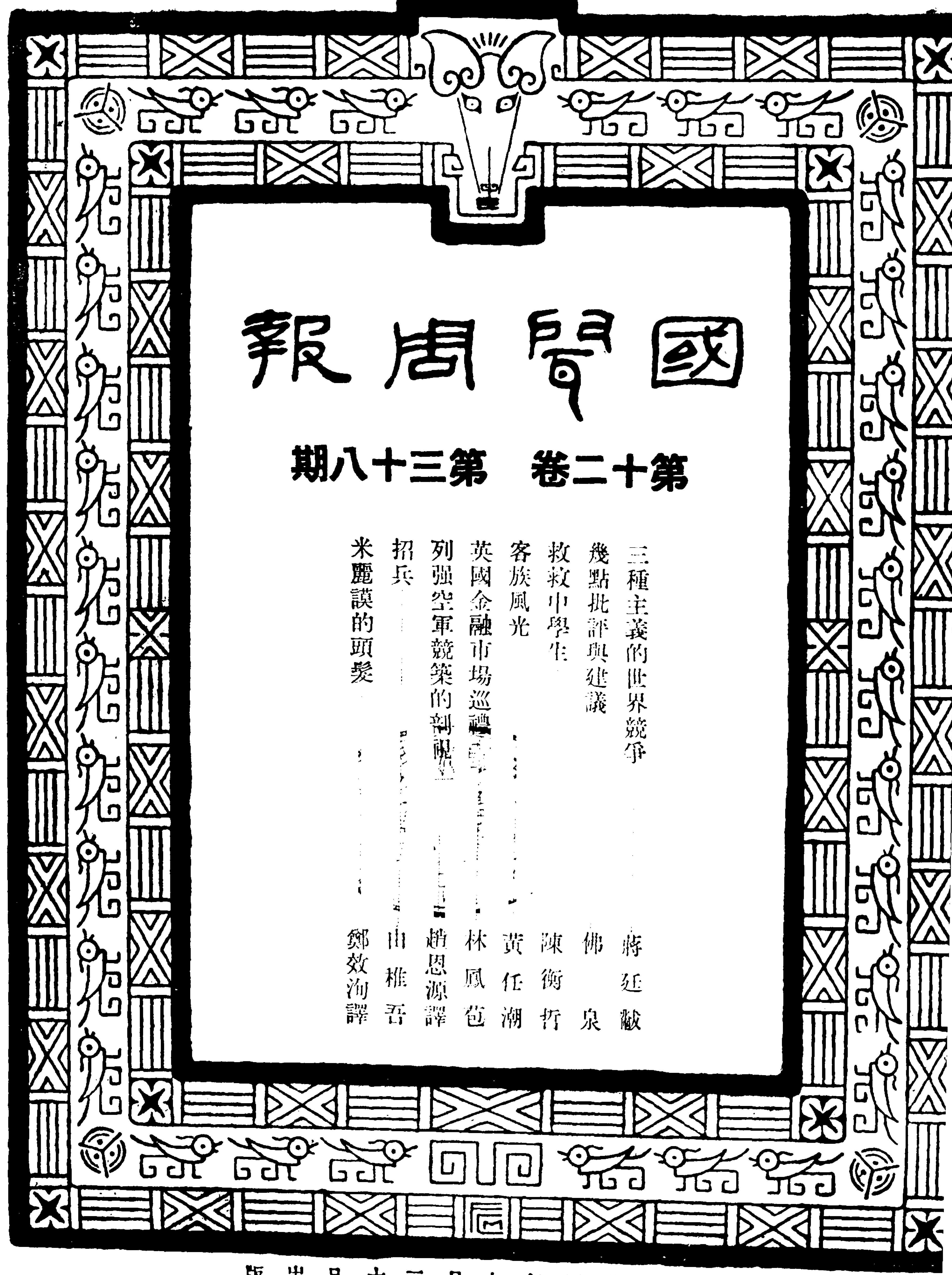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三十八期

民國廿四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美德荷使節呈遞國書與李滋羅斯來華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近影○

←九月十七日美大使詹森呈遞國書後與林主席汪院長等之攝影○



↓新任荷使傅思德十九日呈遞國書，圖為與汪兼外長之合影○



↑二十一日抵滬之李滋羅斯夫婦與歡迎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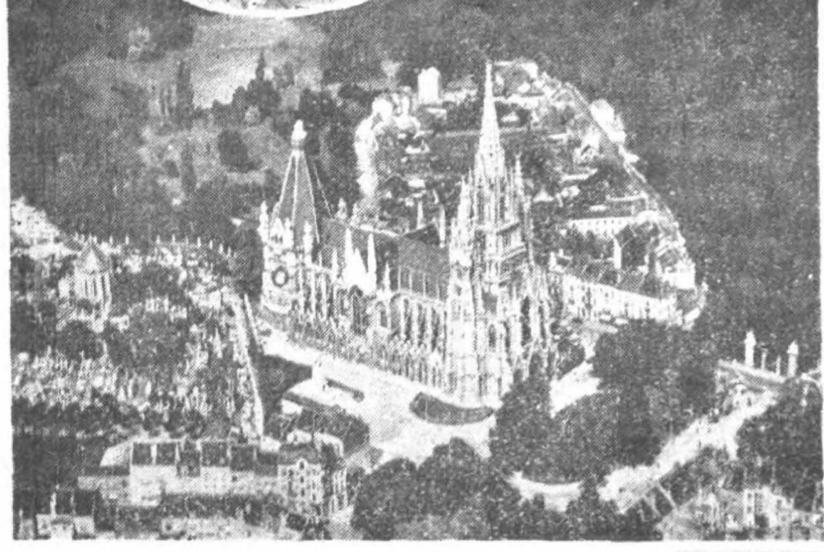
↑九月十四日德大使陶德曼呈遞國書後步出禮堂情形○



→九月二十一日宋哲元（前排最右）就平津衛戍司令職留影○

比王后之國殤與巴比塞遺影

比后阿絲姊於八月二十九日晨與比王乘汽車在瑞士盧塞納湖畔過險薨逝○下圖↓為九月三日在比京舉殯時情形○左角為新發行之紀念郵票，圖中為比后所生子女三人，←為比王與其週歲幼子亞爾培○▶為太子卜都安，年四歲，與其姐瑟若，八歲○



◥駐俄大使館館員歡送出席國聯大會顏大使○

↑比后御塋（〇）之外觀○

建華寄自比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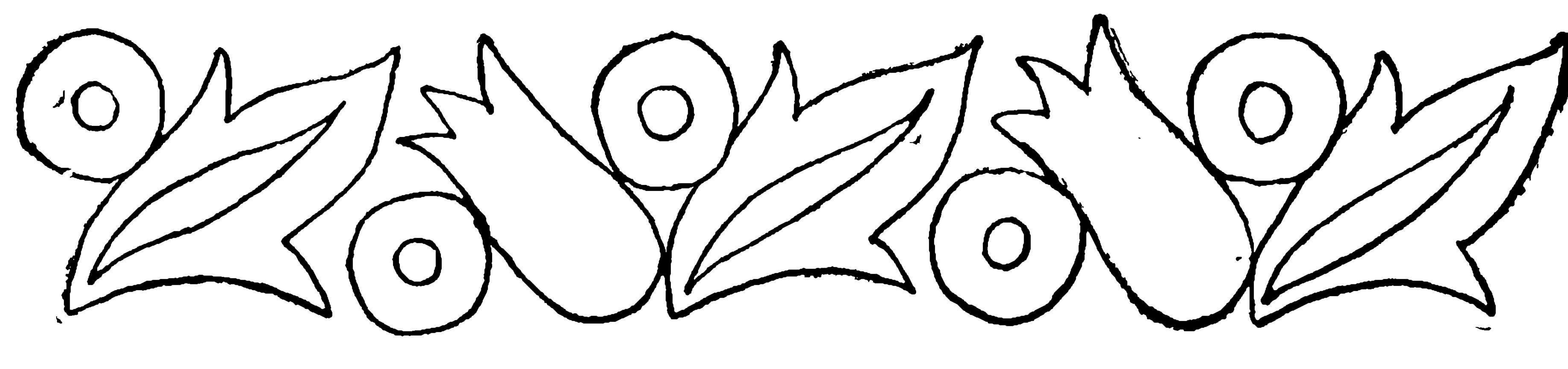
←俄京普樂學院中之法國文學家亨利巴比塞遺體○

↑莫斯科青年節大遊行中之青年隊男女手中所持者為飛機模型○

戈寶權寄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三十八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一周簡評

中日問題

中日問題的趨勢，本週又不妙。東京新聞電，對中國政府盡是不滿之辭。並且傳佈些離奇謠言，說中國當局主張親俄制日，因之則共作戰不費力氣，又說新疆已宣布加入蘇維埃聯邦。

在華北最驚人的是天津日文報發表一篇駐津日軍司令多田氏的長文，說明日本對華政策的根本，語調强烈，明言與國民黨現當局決不兩立。日文報後來載一更正，說此文非正式聲明，乃多田司令交給日記者的一個小冊子。又電通社報告，多田氏對記者團談話，華北又惡化了，要有第二步辦法，要使五省成自治團體，甚至在經濟上要使之脫離中央關係。

這些都證明中日問題，一直在演進之中，不過是否馬上就要演些甚麼，還不一定。中國呢？除信賴蔣大使在日竭力周旋之外，上海大規模的經濟考察團，決定十月六日從上海出發。日本實業界對此相當重視，但在一般外交上，有無效果，絲毫不能預言。

歐局的緊張，對遠東局面，也有不少的影響，一切情形，數旬以內，大概可以判斷出來。

李滋羅斯到中國

李滋羅斯氏，此刻正在上海，開始他的調查工作。他在滬對報界談過一次，是很簡單的，這幾天在京滬間有許多儀禮上的週旋，還說不到有甚麼表示。

旬日之後，要到平津來，然後到各埠去。他留華期間，據說有四五個月之久，一般觀察，現在歐局正緊張，李氏在華，大概要較久一點。

東京電曾有消息，說李氏提議借給中國兩萬萬元，而由英國勸說中國承認滿洲國，日本外務省已加以否認，說李氏在日本，絕未提任何具體意見，外務省此說，是可信的。

李氏在英，是一個極忙之人，現在來中國住幾個月，自然有些事要做，有些話要說，但國際局面如此，結果於考察之外，恐怕難有具體的表現。英國圓桌雜誌，主張英國出資本與日本合作，此爲可注意之意見，換句話說，是英國出資

，日本出面，或者英國與有作這樣打算的，但現時一切都談不到。

中國與國聯

中國希望得國聯理事，國聯本星期四交委員會討論，本欄齊稿時尚不知討論結果，據說有不能通過之勢，中國代表團已感失望，顏大使現已離開日內瓦。

據我們看，此事大可不爭了。論面子，中國得失何干，論實質，中國亦負責不了。國聯現在，正忙義亞問題，中國更犯不着與國聯爭甚麼閒氣。何況自己在存亡呼吸之間，那有工夫注意這些事情？

（一記者）

義亞危機

本週義亞問題的大勢，仍在密雲不雨中。五人委員會報告書業已公布，行政院已按照盟約第十五條，另設一委員會，處理義亞問題，而本身即行休會。義國態度並無讓退，她至少限度的表示，主張將亞國歸她委任統治，英方對此議自難同意。從國聯方面觀察，目前似又有延宕的趨勢。今後的發展，大概將視東非的形勢而定。總之本週的義亞情勢，雖未更見惡化，但却也毫無弛緩的現象。

義亞關係雖尚未公然破裂，但是它的影響，在國際政治和經濟方面，最近已開始有明顯的表示。銅山東崩，洛鐘西應，處於世事感應靈敏的今日，我們認義亞問題的影響，較問題的本身，推演起來，恐不知將大到若干倍。所以這不僅是義亞的危機，而為世界的危機，這是我們所不得不關切的。

黃金流美

最近黃金有大量流入美國，大概與歐局不無關係，若果再因此引起銀價的高漲，影響如何，吾人頗難想像。英商部次長，近向國聯經濟委員會提議恢復國際金本位，在這個年頭，這問題似乎無從談起吧。（素）

三種主義的世界競爭

蔣廷黻

世界的國家可根據牠們所行的主義分爲三組。一組是共產主義的：惟一的代表是蘇聯。代表雖少，但因爲蘇聯勢力的雄厚及其主義的澎漲力及吸引力之大，共產主義無疑的是現今世界三角競爭中之一角。一組是法西斯主義的：日本，德意志，意大利是這組的主要國家；世界七大强之中，這一組佔了三强，所以這一組也是三角之一角。第三組是自由主義的：這一組的國家最多，可是英，美，法三大强是這組的砥柱。就目前的富强而論，這一組在三角競爭之中佔極超越的優勢。

三種主義的理論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亦非一篇短文所能討論的。我是把這三種主義當作三種勢力看。我要討論這三種勢力的競爭。雖然，我不能不先說明我所講的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及自由主義是什麽；否則免不了我所講的是一件事而讀者心中所想的另是一件事。

我所講的共產主義是斯塔林現今在蘇聯所行的。杜洛斯基雖痛駡斯塔林不是列寧的忠實信徒，但是杜洛斯基的勢力太小了，在現今的國際政治上簡直是無關宏旨的。並且二氏的衝突只一小部份有關共產主義本身的解釋，大部份是關於世界革命的策略。斯塔林深信蘇聯能單獨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這種建設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最有力的鼓動。杜洛斯基以爲除非天下都行共產，蘇聯不能單獨行共產，所以必先有世界革命而後能有建設。理論孰是孰非，我們不必討論，因爲蘇聯是本着斯塔林的思想發展的。斯氏的政策前後雖有變遷，現在大方針好像是定了，蘇聯所走的路不至再有方向的變更了。

斯塔林的蘇聯最容易認識。第一，蘇聯已是無階級的社會。全國的人民都靠着勞力或勞心過日子，不是靠握有資產過日子。所謂資產就是生財的工具如土地，工廠，鐵路等等。在蘇聯，這些東西概爲公家所有，所生的財概是公衆的；一切規模較大的事業都是公家經營，連農業在內。私營的事業都是規模極小的，且業主不得雇用幫手，只能自食其力，如刷鞋，洗衣服，修理鐘表等。這不是說蘇聯沒有貧富的差

別。政府根據人民所操職業的性質以分報酬的等級；粗工的收入少至每月八十盧布；精工可到三百盧布；工程師至多能得兩千盧布。和別國比較起來，人民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是低極了，並且在蘇聯收入多的人只能多享受（多吃，多用，多旅行）不能置地產，建工廠，買公司股票。換句話說，不能變爲資本家。所以雖有貧富的差別，蘇聯仍是一個無階級的社會。

第二　蘇聯力求生產事業的機械化。她現在簡直崇拜機械，好比帝俄崇拜上帝一樣。她相信惟獨機械化的社會能當共產主義的外體，亦惟獨機械化能致富强，能給她抵抗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所以斯塔林不顧農民的堅强反對，厲行集耕，因爲惟獨集耕能充分利用機械。所謂第一第二五年計畫，更用不着說，就是速度的機械化。雖然，機械化就是近代化，我們可說是蘇聯目前的特色，不能說是共產主義的特性。法西斯主義的及自由主義的國家均能一樣的利用機械。並且蘇聯雖經過第一五年計畫，其機械化的程度還不及英美德諸國。在這方面，蘇聯的事業可說是補帝俄之不足。我們更可進一步的說：無論將來的天下是那種主義的，全世界的機械化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

第三　蘇聯所行的是計畫經濟。如一國要行共產主義就不能不有經濟的計畫，好比一個大企業家不能不有計畫一樣。在蘇聯，國家就是惟一的企業家，更不能離開計畫而生存。雖然，計畫經濟與法西斯主義並不相背。所謂統制經濟就是計畫經濟，傳統的自由主義雖與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是相反的，但現在自由主義的國家亦有行統制經濟的趨勢。不過在私資尙存在的國家，計畫或統制的困難就比在共產的國家多多了。同時我們須認淸，計畫的困難無論在那一種主義的國家是很大的，因爲一國的經濟一現代化就國際化了。在這種混亂的世界，國際的經濟那能談及計畫化？近年蘇聯的輸出就受了世界不景氣的影響。輸出受了影響，輸入因此也受了影響。

法西斯主義的面目比較難認識。德・意是法西斯黨專政的國家，日本則不到這種程度，因爲日本並不是一黨專政，不過法西斯主義是日本目前最有勢力的政潮。德意之間又有不同處：德國注重種族，意國不講種族的優劣，不排斥猶太人；德國要改換人民的宗教信仰；意國則與天主敎妥協，國內全無宗敎的問題。雖然，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特色是三國共有的。第一，三國都向國外找出路，都認自己的生命線是在外國的境內。爲達到這個目的，三國均提倡極端的族國主義，軍國主義。在他們的人生觀裏，只有國家，沒有個人，更

沒有階級。他們的世界觀正與國聯的精神相反：國聯要廢戰，他們要倡戰；國聯要不分國家的大小強弱而維持各國的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他們認侵略是神聖的。在當今的七強之中，這三強是強而貧的，其餘四強（英美法俄）是強而富的。前者以為現今世界土地的分派是不公道的，不過是歷史的產物，而這歷史又是搶奪的歷史。彼四強既霸佔了這許多的土地，一面不許外族的人移殖，一面又行極高的關稅。那末，惟有用強權來改造以前強權所造的局面。

第二，法西斯主義是敵對共產主義的主義。德意兩國在未行法西斯主義以前均曾行自由主義的，憲法的，國會的政制。這種政制的產生遠在共產主義以前，內中並無預防共產主義的作用。共產黨大可利用自由主義來摧殘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本身反無可奈何。德意兩國除了有共產黨的進攻，又有天然富源缺乏的困難，及上次大戰所遺的重担在身。這些因素互為因果，愈演愈厲，至國家幾乎要崩潰。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可說是挽狂瀾於既倒的。所以牠對共產主義是勢不兩立的。日本在九一八以前也是往自由主義那條路走，也遇着經濟的恐慌，也發生強有力的共產運動。九一八以後，日對共產也不遺餘力的設法消滅。在三國內，法西斯黨對付共產黨是以宣傳對宣傳，秘探對秘探，恐怖對恐怖。在方法上，法西斯與共產是同出一轍的，同是反自由主義的。

第三，在三國的法西斯運動均參用幾分社會主義。法西斯黨或為資本家所利用，且被利用的可能甚大，但純法西斯主義的人均信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如資本階級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衝突，則階級的利益必須犧牲。從策略上說，法西斯黨人知道如農工的階級觀念深於他們的國家觀念，那是因為國家成了資產階級的國家，不是為農工謀利益的。要使農工愛國，必須使國家值得他們的愛護。德國國社黨的左翼曾提倡實行類似共產主義的社會經濟以圖國民的團結對外。日本法西斯黨徒刺殺政黨領袖，亦刺殺資本家。他們亦想建設一個無資本榨取的樂園社會。總之，我們如拿法西斯主義作為時代精神的代表，我們可以斷定純粹國家主義的運動已經過期了，不能再有了；現在的國家主義，不加上幾分的社會主義，不能成為大有力的發動機。

在三種主義之中，自由主義最無固定性。大戰以前的百年是牠的時期；在那百年之內，牠已有了不少的演變。大戰以後，演變更多。拿現在各國所保留的自由主義來比百年以前的，或五十年以前的自由主義，牠的面目的大部份是更換了。雖然，這主義也有幾種普及各時代各國家的特色。第一，自由主義給人民言論自由，違反自由主義的自由在內。這

是其他兩種主義所共同否認的。第二，在自由主義的國家之內，政權的轉移憑人民的自由投票，所以主權可說在全體的人民。在共產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國家都是一黨專政，黨外無黨，並且在黨內領袖的權極高，因此政權幾是完全固定的，很少轉移的可能。

第三，傳統的自由主義對於一切的經濟事業素主個人主義，不干涉主義。關於國際貿易，自由主義主張貿易自由，反對保護關稅。關于勞資問題，自由主義主張勞資雙方自由訂約，政府不干涉；工資多少，工作時間的長短，以及其他待遇之好壞均是勞資契約內的事體，非政府所能過問的。政府認經濟事業是私事；私事由私人主辦勝過由公家主辦。這種傳統的自由主義現在已成了博物院的物品；就是在自由主義勢力最大的國家如英美，自由主義的信徒都不這樣的解釋自由主義。現在的國家都行關稅保護政策；國際間的貿易毫無自由了。英國的守舊黨，自由黨，勞工黨一律的認國際的貿易自由是不適時的政策，其他各國更不必提了。關於勞資的問題，各自由主義的政府幾至在在干涉，時時干涉。失業的救濟公認是政府的責任。勞工的教育，衛生，養老等均成了社會問題，由社會負責，不是個人問題，憑個人去處置。同時政府經費及一切社會事業的經費應該由富有者負担，政府的稅制應有調劑貧富的作用：這是當今自由主義的國家所公認的原則。雖然，自由主義所參用的社會主義的成分不及法西斯主義所參用的之多。從經濟政策看起來，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兩端，法西斯主義是徘徊於這二者之間的。

×　×　×　×

現在我們粗略的認識了三種主義的面目，可以起始討論牠們的競爭。

這三種主義的世界競爭尚在初期，陣線尚未分清。現在世界的分野仍是國與國的合從連橫，不是主義集團的對陣。自由主義的法蘭西及捷克與共產主義的蘇聯訂有類似攻守同盟的條約；自由主義的法國與法西斯主義的意國又合作以防德國的兼併奧國。法國的朋友之中有自由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共產主義的。蘇聯既是惟一的共產國家，她不能不在別種主義的國家內找朋友。現在她的至友是兩個自由主義的國家，法國與捷克。她與三個法西斯主義國家的關係是不一致的：對意求合作，與日德則處對敵地位。在希特勒初執政的時候，蘇聯政府曾對他有這樣的表示：「你在野的時候，你的言論是極端反共反俄的。不過在野爭政權的時候，言論不能不激烈，這是我們過政治生活的人所共同知道的。在你執政的時候，只要你不反俄，我們仍願與你接近。至於你反

共不反共，那是你的內政問題，與我們無干。」自希特勒表示他的政策實在是反俄的，蘇聯然後毅然決然行反德的政策。這段歷史不但代表蘇俄的外交，簡直可代表一切國家的外交。在現今全世界的國際關係之中，各國很少問主義的異同，注意的是利害的異同。

現在的國際衝突雖不是以主義爲分野，然各國所行的主義與其生存力及戰鬥力有極密切的關係。同時，戰爭的勝敗又能影響這三種主義的比較地位。

這三種主義之中，前途最黑暗的莫過於法西斯主義。這主義的三代表國均無雄厚的資源。就天然物產而論，日德意遠在共產的蘇俄及自由的英美法之下。她們是七强之中經濟最不能自足自給的。自九一八以來，日本的處境比德意較優，然而軍事及外交的勝利不一定就是經濟的勝利。軍事家及外交家只能替一國的工商業打先鋒，開道路。經濟的收穫須待工商業界的努力。並且必須相當的時日，不能過於勉强的。現今的國際情勢似不容日本安逸的去種植與收穫。所以不問其主義本身的優劣如何，前途是不光明的。

但是法西斯主義本身就有極大的問題。牠主戰，主侵略；牠把一國的生命線擱在別國的境土內，不問別國願意與否。這樣一來，法西斯主義是個樹敵的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國家爲鄰者無不預存戒備，知道她和她的鄰邦是勢不兩立的。毛病是法西斯主義太不替鄰邦留餘地了。牠在國外是絲毫得不着同情的。牠在國際關係史上是個開倒車的東西。以現今國際利害相關的密切，戰器之發達，不求相安，反求相殺，這是把人類和文化都引到死路上去了。人類對之或是屈服而作牠的奴隸，因爲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就只爲她的鄰國留了個奴隸的地位；或是與牠抵抗，而抵抗當然須要高度的軍國主義。所以法西斯主義是最不足爲訓的。一國行此主義，第二國必須倣效第一國，因此第一國自己的困難加多，第二國也受其累。第三，第四諸國都勢不能不被捲入漩渦。倘全天下的國家都法西斯主義化，這就不成一個世界了。

法西斯主義的對外政策當然影響了牠的內政。在內政上，這主義本具有改造社會的堅强意志。牠的理論比共產主義的相差無幾。牠也要在國內創造人間的天堂，掃除資本主義的各種流弊。但因爲牠主侵略，牠不能不遷就資本家。牠怕社會的改造引起大糾紛，致國家的戰鬥力減少。又因爲牠須要極大的武力，牠的軍事預算不能不澎漲。救濟農村及改良勞工生活的經費就不得不設法緊縮。法西斯主義的三代表國的天然富源既不及其他四大强，軍備競爭加在人民身上的負担自然特別重。換句話說，法西斯主義有內在的矛盾。牠的

社會改造和他的向外發展是背道而馳的。

或說這種矛盾只是短期的。等到向外發展成功了，難關過去了，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就能真實的改造社會。我對這說不無疑問。向外發展能成功嗎？德意兩國所過着的困難遠在日本所過着的之上；她們心目中的目的地都是有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的。就是日本目前似乎成功了，難關好像過去了。但日人知道他們過了一難關，前面又有一難關。他們的軍備預算此後不但不能減少，反要加多。他們知道以武力搶奪來者必須有更大的武力始能守得住。戰爭根本是繼續不斷的，循環的。一次的戰爭就包含着下次戰爭的種子。在這條路上，沒有一勞永逸的事情。

在三角競爭之中，法西斯主義之失敗是可預期的。並且牠的失敗的過程會給人類不少的痛苦及文化不少的摧殘，這也是可預期的。但牠不失敗，國際關係無從改善，甚至各國的民生問題亦無從解決：這是全世界具有明眼良心的人所共同知道的。在大戰將發生之前夜，人心對法西斯主義的向背已經明白的表示了。

將來的天下不是共產主義的，就是自由主義的。這種競爭非經過極長的時期不能決勝負。就目前的形勢而論，雙方互有長短。自由主義的三大强有極富的資源，極完善的工商設備。但是她們三國尚且不能解決勞工失業問題。在這三國內，一方面有過剩的土地，工廠，道路，及各種日用品，一方面又有許多衣食無着的平民。這種矛盾自然而然的使人民疑惑資本主義。所以在英美法三國都有共產主義的種子。但是這種子的發育並不甚快。此中的理由極複雜，不是三言兩句所能說明的。

第一，英美法三國的自由主義是根深蒂固的。就是勞動階級也是在自由的空氣之中生長，把自由看作天經地義。平素勞工雖不大利用言論自由，有時放棄他們的選舉權，但一旦一黨專政，剝奪他們的自由及他們的選舉權，他們就會感覺極大的損失而起來反對。在這三國內，勞動階級自己的組織是以自由主義爲根據的。最奇怪的，英國工會比工黨的組織更清一色的是勞工階級的，但工會的自由主義的色彩比工黨的還深。

第二，這三國的統治階級是極其老練的。他們辦事，無論是私事或公事，肯認真，肯負責，而且比較的廉潔。他們所經營的工商業無不精益求精。這三國，尤其英美兩國，現今的世界地位，與其說是政治家及軍事家創造的，不如說是這班工商界的人物所創造的。帝俄的毛病不僅是她的資本主義或大地主制度；恐怕比主義和制度還關緊要的是帝俄時代

的資本家及地主不善於經營事業。不僅他們的衙門是腐敗的，就是他們所主持的銀行，鐵路，工廠等等都是腐敗的。我知道近年時髦浪漫的作家好批評布爾喬亞的道德。我去秋在俄國看見蘇聯當局所提倡的道德就很像布爾喬亞的道德。蘇聯現在要人民把頭髮剪短一點，衣服要整齊一點，鞋子要刷光一點。蘇聯要工人按時進工廠，按時出工廠，在工廠裏要愛惜光陰，愛惜物料。蘇聯要工廠的經理們按時辦公，對職員要賞罰分明，督工要嚴。蘇聯要商店的經理注意貨品的陳列，進貨的選擇，會計之有條理。這些道德豈不是時髦作家所說的布爾喬亞道德嗎？我恐怕中國的布爾喬亞如去作蘇聯的國民，蘇聯還要不收我們，以爲我們太浪漫了，太普羅了。這些基本的作事道德，英美的布爾喬亞已練成習慣了。

在政治方面，自由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不專制而能統治，不鞭打人民而又能使人民更改習慣。他們不高聲吶喊「國難，國難」，而人民自知國家到了非常時期非加倍努力不可。有許多事情政府應該作的但尚未作，人民自動的替政府，替國家作了。中國的聖人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自由主義國家裏的統治階級說：「民知之而後更可使由之」。我不是一個戀愛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的人，我現在還覺得這種政制不宜於中國的國情，但我這次到英國去看了以後，始知道英國政制所養的國民實是一個國家的至寶。我先以爲大英帝國的末日快要到了，現在我看大英帝國能影響人類前途的力量不在任何其他國家之下。他所代表的主義就是一個力的大發動機。等到患難臨頭之日，自由主義國家的國民必能精誠團結起來。因爲這種團結是自由的，其力量反而更大。

第三，自由主義的三大強雖遭遇空前的經濟恐慌，三國人民的生活程度仍在蘇聯之上，也在日德意之上。就物質的享受而言，不但英美法的工人不願與蘇聯的工人交換地位，我恐怕連英美法失業的工人尚且不願與蘇聯有業的工人交換地位。這不是批評共產主義的話，因爲毛病是蘇聯的底子太壞了。斯塔林的建設事業雖已有很大的成績，尚不能鼓動世界革命。

第四，自由主義的對外政策雖不能根本解決國際問題，實是一個求和平，求相安的政策。國聯代表的精神就是自由主義的精神。民族自決是牠的基本原則。如一少數民族因經濟或地理關係不能屬於別的民族國家，則這少數享有平等的權利，得保存他們的民族文化。國與國之間互尊彼此的政治獨立及領土的完整。以戰爭來貫徹一國的政策是不容許的。一國在其殖民地內應以訓政的精神培養屬民的程度，使其將

來能自主。自由主義者也知道這個方案是不澈底的，因爲牠並不能消滅民族間已有的不平等；最要緊的是資源和土地分配的不平均。又加上富有國的移民和通商的限制，資源貧窮的國家豈不要永淪於貧窮？要廢戰必需廢戰爭的禍根。那末，只有把全世界的資源從新分配，最低限度把資源的使用合理化。自由主義者對這種批評有兩點可以自慰。一，現狀雖不平等，拿戰爭來改革現狀不能產生平等，只能產生新的不平等。二，世界資源缺乏的國家如瑞典，那威，丹麥，瑞士，靠國民敎育，資源科學的利用，及生育的限制，也能發展極高的文化，維持較高的生活程度。日德意一面訴苦，說地少人多，一面又鼓勵人民多生子女。這不是要解決人民的生計問題，這是要建設帝國。所以自由主義的國際關係方案雖不是澈底的，是現今世界多數人所擁護的，所公認爲人類惟一之出路。蘇聯也擁護這個方案；這是她加入國聯的意義。

根據以上四層理由，我以爲自由主義所握有的物質及精神力量不但是在法西斯主義之上，並且在最近二三十年之內也是在共產主義之上。以後如何，那就無從預知了。

連珠始於韓子

曾士莪

文章辯體。連珠體陸機演之。陳琰，黃芳，劉祥，梁武帝，謝靈運皆作。未知所始。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二十二篇。任彥升文章緣起。謂連珠之名，始於揚雄。非也。沈約，劉勰。皆言雄始韓子比事。初有此名。而組織短章之體。則子雲也。勰曰，雄覃思文闊。碎文瑣語。肇爲連珠。是可見已。三輔決錄注。趙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韓說奏連珠，蔡邕，傅毅，劉珍皆著連珠。漢時已稱極盛。人止見文選演連珠而定體耳。或作聯珠又有竇氏聯珠集。此之所謂聯珠則詩也。五竇之父叔向。字遺直。官左拾遺。出爲溧水令。唐書稱其以詩自名。詩苑類格。上官儀云。蕭蕭赫赫爲連珠對。予因論聯珠文體。而類及之如此。

幾點批評與建議

再談政治改造問題——

佛泉

第五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展期，將與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連接舉行。各方面的重要提案內容，外間尚少有所聞。對於近來政治改造的呼聲，更沒有聽到從當局方面發出甚麼具體的反響。現在乘着五中全會，與五全代會開幕之前，我們仍須努力討論改造政治局面的問題。我在第三十四期本周報上，已經發表過「政治改造的途徑」一文。現在仍覺有些話要說。

我還是先要提醒當局幾年來不知利用黨的錯誤。我在前文曾指出國民黨的訓政，實際是黨外無黨的專政。更嚴格地講來，專政的局面都不夠，如果所謂「專政」，是指着俄意德式的一黨專政而言。因為國民黨自北伐成功後，便漸漸失去生氣，是有目共睹的事。所以就這一點論，不管是為施行憲政，或一黨專政，都有使國民黨復蘇的必要。現在有許多人都呼籲各方面領袖精誠團結，共赴國難，這種乞求，恐怕永也少有達到目的的可能。因為目前的問題，決不是三五同志合作與否的問題。我們近幾十年來在政治上有很大的一種進步，這便是我們需要在民衆中間有相當基礎的政黨。這同時是走向現代政治的初步。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何爾康（A. N. Holcombe）今夏七月間講演時，曾指出在訓政期間應為一種黨的專政，而非個人或軍式的專政（見他的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y 第五節）。這話似乎是我們一般人都能講，也都可以明白的話，然而却少有人能把握住這話的真義。更少有人向培植黨的方面實際努力。

我們應當在這裏切實明瞭一個政黨是怎樣的。我們且先辨別甚麼不是政黨。第一，以個人為中心的派別，不是現代國家中的政黨，譬如我國晚近之曾李，北洋，直，奉等系派，便都是好例。還有以僱傭的方法組成的勢力，也不能算做政黨。這種組織也許很活動，很有效能，但這種僱主與僱員的結合，也不能算作政黨。平常還有一種誤解以為政黨是一種組織，好像有了組織便有政黨，或是政黨所最重的祗有組織。實際不然，譬如軍隊最講組織與紀律，但誰也不能說軍隊是政黨。組織不過是方法，是用，却不是實質，不是體。

所以就上面三件事來論，不管有了那一樣，或三種兼而有之，都不能說有了政黨。現在的軍政當局，便差不多這幾種組織都有，但是祇缺少一個活躍的政黨，作原動力。黨是怎樣的呢？牠是代表某種利益，某種階級的。牠多少是出於一種自動的結合。牠有一種客觀的需要，理想。然後再加以有綱領，有組織，有人材，有民衆，方能形成一個黨。譬如十三年改組後到十七八年間的國民黨，無疑地是個有光有熱的政黨。這樣活躍的黨，最近便不敢說還有。

近來我們主張改組國民黨，實在也是有一種歷史使命的。大凡歷史轉到一個新的階段時，便需要另一種應付的方式。就國民黨的演變史來論，辛亥革命成功，北洋軍閥攬去政權後，歷史便算演成一個新的階段，那時的老國民黨因爲沒有新的變化，所以便不能旋轉當時的局勢。直到中山先生採用俄卿的方策，在十三年澈底將國民黨改組後，才能完成了軍事時期。及至北伐成功後，國民黨的建國程序，已由軍事時期，進到訓政時期。到了這個時期，便又到了歷史的另一階段，所以便應有新的應付方式。何爾康敎授在他的講演中曾說到十三年改組後的國民黨是爲軍事暴動而組成的，及至北伐成功後，國民黨應澈底重組一番，爲施行訓政。這話正是確當之至。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沒有甚麼澈底的變動。以一個革命的黨，因爲武力的對象已不存在，於是由殭化而枯敗下來。幾年來訓政的無成績，正如老國民黨在南方幾年護法護憲的沒成績，方使我們想起重新改變組織的重要。我們把握歷史的敎訓時常是很慢的。現在更因有外來的壓力，適至窮則變的場合，若乘着五全代會的機會，將國民黨改組一下，大概爲時當未爲晚。祇恐無人有此魄力耳。

改組國民黨的目標，是在推進訓政，依我前文所說，是在準備憲政。準備憲政的方法，我也在前文論及。我們這種主張，與主張改組國民黨以澈底施行義德式的一黨專政，和主張立刻開放政權的人，都不同，我們這種說法，可以說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但是我所說的準備憲政，和所謂之「訓政」也很有幾許不同。因爲我們平常用「訓政」這個名詞，實很容易和一黨專政相混。我們試讀何爾康敎授的講演，便可以找到我這話的証據。

準備憲政時期最主要的工作，當然在使國民漸漸養成自治習慣。但欲使國民養成自治習慣，却在放手使人民厲行自治。近若干年來，自治一名詞給我們一個很壞的印象。我們一提起自治，便使我們想到甚麼公益會，傾倒穢土一類微瑣的事情。我們須知自治（Self-government）即是德謨克拉

西，即是民治。自治所要過問的正是大事。譬如一國的財政問題，多半都要取決於民衆代表機關的。英國民治運動初發動時的口號是不許派代表便不納稅，而派代表的目的，却也正在「看管錢袋」。自己所要治理的正是自己的要事。一鄉自治便在處理一鄉的要政，一縣自治便在處理一縣的要政，一市，一省，以至一國都是如此。決不是在自治之外，之上，還有一個處在對待地位的「官治」。近來的自治，多半由官來辦，官很容易沒有誠意，於是便成爲一種矛盾。自治這樣辦下去，永也不會有結果的。自治運動按理應由民衆自己發端，由民衆熱烈的要求中滋長起來。但是我們目前爲提倡民治，便須先由官方放手，將重要的政務交給國民直接去處理。這樣使自治問題與民衆發生了切己的利害關係，民衆才當眞肯注意，才感覺興趣，才發現有積極參加的必要，才能漸漸養成自治的（也就是民治的）習慣。大小政權都不肯放出，却空口嚷訓練人民行使四權。這樣當然不會有成績。譬如習游泳，最好的方法，自是由他在將不沒頂的水裏去掙扎，這樣會了便算會了。不然在架子上學運用肌肉，至在水裏，仍不知手足所措。

另有一個問題，便是「四權」之不易運用。中山先生所講的四權，不過是他所懸的遙遠理想而已。我們若在這時，必以四權之使用相標榜，便不啻畫餅充飢了。四權中當然以選舉權爲最普通，我們自然也應以能運用選舉權爲目前要實現的目標。四權中之複決，創制，及罷免，在歐美也未能普通運用。除了瑞士的各區(canton)，還有時使用創制和複決權外，歐洲沒有幾國能實際運用這種方法。德國的維瑪憲法，普魯士的憲法，和愛爾蘭的自由邦的憲法中，都載有人民可以使用直接立法及複決權。但愛爾蘭現在已取消了創制和複決權的使用。德普運用這種方法，也無成績。現在德義一黨專政制興，人民的選舉權都少給使用了，遇着重要問題，祇許人民對于政府內定的方案，說一個可否。美國南大柯塔州於一八九八年首先採用創制和複決權，有許多州均先後仿效。全美國聯邦的憲法之修正，也須在大選時附帶請選民複決。但創制權在美國却也很少用。至於能免權，則更少有人行使了。內閣制的不信任投票本可以說是一種能免。總統制的按期投票，也是一種控制。直接了當的能免元首，則祇有德國的維瑪憲法上有這一條規定。美國則祇有一個州長被罷免過。並且直接民權的使用，也不是沒有弊端的。譬如創制權的使用便很有限制。徵稅的問題，應該算相當重要了，但是這問題取決於民衆的代表可，直接取決於民衆則不可，因

爲人民必無自願增稅之理。還有遇到緊急，秘密等案件時，也不容直接取决於人民。所以直接民權的利弊，能否懸爲民治的理想，也正是聚訟紛紜的問題。無論如何，在今日的中國，而必講運用四權，總是陳義過高的。陳義過高，有時是由於對問題沒有切實的認識，有時却又是沒有採用的誠意的表現。至少，陳義過高也時常是進步過程中的障礙。

我建議國民黨在這次代表大會中對於四權使用問題，先加以先後緩急的鑑別。這是推進憲政過程中的很重要的問題。四權之中以複決爲最易行使。選舉反比複決爲難運用。所以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即提出一個在黨內外利用複決權的方式。在國民黨的領導下，選民懂得對重要却單純的問題使用複決權後，再讓他們使用選舉權。

還有自治的推進，我以爲與其由縣而省而國，實不如由都市出發。由縣而省的方式，看來似乎很合邏輯，但是推行起來，便可以見到絲毫不合實際。因爲中國的情形不適于這種辦法。都市在許多方面比鄉村佔優勢。都市裏受過教育，有知識的人多；都市裏中上階級的人聚處；都市接觸西洋文化較早；都市是時髦的標準，鄉下人爭先仿效。都市有這些特長，所以若在這裏先教人民學習自治便比由鄉而縣而省的方式，要容易發生效果的多。有許多人批評中國人太貧太愚，在工業化未發展至相當程度時，民治是不能希望運用成功的。不過這樣的駁難，是不能用到都市上的。我個人也深信那些被水逼上樹梢，或平日即仗着吃觀音土過活的人，是不能講甚麼民治的。不過可幸中國人尚未個個鬧到這樣地步。而這些有負政治責任的可能的人，便應領導着使用政權。

並且中國政治活動的中心，還不祇是幾個大都市？譬如京，滬，平，津，粵，漢幾個大都市全養成民治風氣之後，由各都市做中心，再向都市之四周，及許多次要的城鎮推廣，民治總可以大規模運用起來的。這樣與西方由希臘「城邦」民治，而漸變爲中世紀後的「族國」民治的歷史的發展，也可以不相背馳了。

所以當局應指定幾個大都市在限定期間內，厲行嚴格的自治。市長及議會全應先後以選舉法產生。依同樣方法分期向外推演，再推及縣省。我認爲這才是可供最近採用的方式。

關於人民選舉權的問題，我也有一些批評與建議。國人關於這一點，也是一方面陳義過高，一方面便不去想實際辦法。我們應老實承認現在的民治並不是「全」民的政治。那

一國的選民資格都有限制，選民所能參與的政務也都有限得很。中國更遠不能希望「全」民政治。不過民治在這方面有一樣特長，那便是能有多少國民享用選舉權時，便給他們這種機會。就是獨裁的國家，人民的選舉權也並沒有全被褫奪。譬如德國除了一百多萬的國社黨員之外，還有四千五百多萬的登記過的選民。去年興登堡死，希特拉擬身兼總統與總理時，投票複決這問題的，有四千三百多萬人，希特拉竟得到百分之八十八以上的大多數。意大利除了一百八十五萬黑衫黨外，也還有一千零五十萬登記過的選民。去年總複決的時候，有一千零零四萬人投票，贊成法西斯黨所提出的名單的，幾乎為百分之百。蘇俄的正名共產黨員即有二百萬名之譜。關於選舉權，雖然有許多人被剝奪，但是在十八歲以上的以勞力謀生的公民，也都有選舉權的。我們可以見到這些國家也並沒有完全拋開民衆。有人以為這是欺騙，我則以為那樣大多數選民的贊助，不能盡視為由於强迫或虛飾。同時即這種欺騙，我們可惜也還得不到呢！

中國人真沒有人配投票嗎？我們至少有個知識階級。我們有大學畢業生，有中學畢業生，有小學畢業生。這些人加起來也很可以成一個數目。對這些人都不肯給一點參政的機會，恐怕是沒有甚麼理由的。何爾康教授建議，凡受過新式教育，忠於國家的，全應由國民黨正式認為黨員，無須待這些人請求入黨，也無須管他們對於目前政治中特殊問題的意見。這種自動增加黨員辦法的目標，不祇為增寬現政府的基礎，並且在準備由一黨專政漸近為民治政府。教育程度的憑據，可由南京教育部去搜集，憑着教部的報告，考試院再依法製成黨員名單。這樣國民黨便可以由一個私的革命黨集團變為共和國的一個公的機關了。除現有之黨員外，黨員並可分為三等。一，公立小學畢業生；二，公立中學畢業生；三，國立或省立大學畢業生。受過與上列各級教育相等的新式教育的也全可依等次列為黨員。何氏之苦心我們是可以見到的。他是想使「所有受過新式教育的中國人與現政府取得積極絡聯的。」何氏這種圈定黨員的辦法，也許有許多問題，不過他的用心，和他所指給我們的方向，是完全對的。依我前文所提出的辦法，從現在起，即應開始選民登記，在可能範圍內，這些選民應對國民黨在國家或地方的政策與設施先有一種複決權。選民的資格在最初無妨限得嚴格一些，譬如規定有初中以上的程度的方許有選舉權。有可與國民黨相抗衡的政黨成立後，便可以由一黨專政進而為民治了。

這種擴大選民基礎的辦法，是很重要的。不懂政治問題的，也許懷疑我們在這裏做洋八股。實際上，現代政治的動

向是挽不住的。國民知識漸漸增高，不知敬重這些國民的意見，便是當政權的人或黨的自己的損失。近來常有人嚷共赴國難。但是共赴國難須有共赴國難的程式。祗求幾個政客軍人的合作，不要說合作之無成，即是合作成功，也不會別開生面的。政治力量總須向廣大民衆中去求。現在至少有個知識階級可以利用。有許許多多的人本可以爲國家盡一份力量，但是平時對國事却極淡漠，其故便在這些人不得與國家發生更密切的權利義務關係。欲使多數民衆愛國，須使他們參與政事。須使他們認識國家是他們的，使他們明白這個國家除了他們愛護，是不會再有旁人代爲愛護的！

現在將這篇短文總結起來：政黨在現代政治中是必不可少的，政黨須在民衆中有基礎，其他以僱主與僱員構成的組織全不足憑恃。國民自治須放手由他們去做。四權本不易行使，單純的複決應先試用。推進民治應以現代都市爲起點。受過新式教育的國民，應先使參與政事。

這裏所提出的建議，或是最近促進政治上正當軌道的可用的方案。

九月十八日

峨眉雜詠

沙門果玲

自遣二首

夾路杉柟不斷青，高峯卓錫伴山靈，袈裟一著超三界，貝葉重翻當五經，到底皆空何罣礙，平生隨遇任飄零，閒來偶爾還多事，獨向松陰揀鶴翎，

仗錫還山臥碧岑，蒲團穩坐倦登臨，雙橋有水誰高下，九老無情自古今，舉足每驚明月近，低頭惟見白雲深，欲知林鶴清幽趣，應向菩提個裏尋，

七夕感舊

袈裟半袒坐層檐，仰看星橋香懶添，猛憶那年今夜月，如花人對讀楞嚴，

寶馬香車願已違，生天成佛事還非，遙憐此夜空閨月，獨拜雙星望我歸，

題曼殊小說集

一集遺編未細論，袈裟我亦滿啼痕，可憐山寺枕經客，禪榻雙依倩女魂，

山居遣懷

三載峨眉獨嘯吟，閉門古寺又春深，異鄉花草故鄉淚，出世風裁救世心，偶逐雲霞過別岫，閒邀鷗鷺到空林，敢云來去無牽挂，落絮遊絲每撲襟，

——於報國寺

救救中學生

陳衡哲

目下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有兩種：其一是正在遭受着水災與匪禍的難民，其二是担負着讀書重任的中學生。難民所受的威脅，是眼前的飢寒與死亡；中學生所受的威脅，是康健的摧殘，及因此引起的民族衰落。讀者們若以這比擬為過分，說，『中學生是人間的驕子，有人還求之不得呢，你那能把他們來與難民作比？』那就請看一看下面幾件有代表性的事實吧（下面所引的話，寫信的有原信，說話的也有人名，一一記錄在我這裏。但此處自然不便發表，請讀者們原諒。）

（一）有一位家長，在回答我調查小學兒童康健的問題時，曾附帶着報告了一點他從前在中學讀書時的情形，說，『我們從前在中學時所受的痛苦，比了小學時代的還要利害。……當時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四五時，均屬正課。而每日教師所吩咐應做之功課，又約需四五小時。……余在中學時，自信尚能努力，然以趕功課之故，每日遲眠早起，星期日亦極忙碌。（教師們且喜于星期六多指定一些作業，似不允學生星期日休息娛樂然。）必要之洗浴理髮，均相隔二三星期然後舉行一次，且于極匆促中為之。……如此讀書，至高二時即患高度之神經衰弱症，……至高中畢業時，則强健之體格，活潑之精神，均已變為衰弱呆滯矣！』

（二）有一位中學的音樂教員問我，『我們不要音樂家了嗎？我有好幾個有音樂天才的學生，現在都因為數學不及格，不能進級或升學了。最慘的是，有一位神經質的青年，因為功課太重，尤其是數學，竟因過度的用功和憂慮，得到了神經病，不久便自殺了。這是培植人才呢，還是讀書救國，還是民族的自殺？』

（三）有一位高中女學生對我說，『我每天做功課非到晚上一時不能完，但睡得太遲却又睡不着了，常常要到三時方能合上眼睛，總想，一晚只睡得三個鐘頭，那還能不頭漲腦裂，發燒生病呢？……總莫以為我是一個例外，過著和我

一樣生活的同學，有的是，不過沒有人知道罷了。」

（四）有一位做著現代科學界領袖事業的朋友，寫信給我說，「所云江西某中學打斯波明（Spermin）事，係某君親口向鄙人陳述。彼云，「該校課程及課外工作繁重，每日天明即起，非至晚間十一二鐘不能完結，故同班十八人，有十四人由校醫檢查有肺病，而精神不足之學生，竟有每日注射斯波明者。」」

（五）有一位中學生寫信給我說，「現在中學的課程，最使人感困難的，就是數學。平均每星期約有六個到八個鐘點之多，一個鐘頭所留下的題目，腦筋遲鈍些的同學，五個鐘頭也做不完，差不多每星期要花費十七八個鐘頭來幹數學。……一個性情不相近數學的，但爲了畢業，爲了會考，也不得不死幹。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這一門功課上，結果也弄不好，倒反把自己所喜歡的功課都丟了，沒有功夫來看他。……學校的功課這樣的多，在本校想畢業就夠懸心的了，再加上一個會考，弄得一些同學不要命的趕。我所知道的一位同學，去年因怕會考不能畢業，有十天晚上不睡覺，精神支不過來，便打嗎啡針。結果還兩門不及格，這多麼殘忍啊！不這樣拚命吧，功課這麼多，還別想畢業。拚命吧，精神有限，只好打嗎啡針了。」

這次我不曾作什麼公開的調查，不過曾把中學教育的危機當作資料，和朋友們討論討論罷了。而所發見的，已有神經衰弱，肺結核，腦痛之類的弱種危機；和打嗎啡針，打斯波明針自殺行爲。假若我們再作一點更普遍的調查，豈不將更有驚心動魄的發見？所以我說，現代中學生使我們發生憂慮的程度，比眼前遭著水災的難民還要深刻，還要有永久的性質。

中學生所遭到的威脅雖然比了難民的還要利害，但避免與救治牠的方法却比救災爲簡單容易。我們且把上面所引的五件報告，歸納起來，便可以發見三個共同的困難。第一是高中艱深與繁重的數學對于沒有數學天才的青年的傷害，第二是會考將要八股化的危險，第三是青年們因功課的繁重而採取的飲鴆止渴行爲。而在我看來，這三件困難的根本消除，却也並不是一件什麼難事，只要教育當局有消除牠們的誠意與決心。現在我且分別的來說明一下。

我當然承認，數學是科學的一個重要基礎，而科學也是

智識的一個重要基礎。不過，假如一個人害了傷食的胃病，我們是決不肯再拿一桌筵席給他吃的，即使那筵席是含有豐富的滋養料的，但當我們看到會考或是大學入學考試的程度不及格，尤其是在數學和科學方面，却又大聲的嘆息著，說，「要嚴格的注意數學教育呀，要再把牠的程度提高呀！」這不是承認教育家的常識還遠不如一個醫生的常識嗎？我們爲什麼不能把敎法改良，把鐘點減輕，再把高中的數學改成選科呢？只要我們做得到這三層，我敢担保中學生的數學程度一定能不提而自高的。要不然，便只能算是科學家秉農山先生所說的，『迷信數學』，而不能算是什麼教育了。

再說會考，會考的本身雖然也有牠存在的理由，但假如不把牠的方法改良，牠是一定要科學化的。我們從前廢除八股，爲的是牠的重形式而不重精神，重書本而不重生活。假如我們現在又來一個八股化的會考，那眞是『何必當初』呢！我們但須看一看那些市上所售，和中學生所視爲寶筏的什麼『會考須知』之類，便知道我們的中學教育是正向着那一個方向進行了。

中學每週的課程，據教育部的規定，初中每日上課及自修八小時，合計每週四十八小時。高中每日上課及自修十小時，合計每週六十小時。而每晨一小時的早操尙不在內。而自修時間的不够指定作業，也是一件人人知道的實際情形。故從這一方面看來，上面所引的每日作課十三四小時的報告，是很可取信的了。在這樣情形之上，再加一個差不多能操縱學生生命的會考；一部份缺乏常識和賢明家長的中學生，自然只有拚着命去應付了。拚命的結果呢？肺結核是那樣的蔓延著，神經衰弱也成了青年的一個普通病症，而有些青年們甚至於去打那含有毒性的藥針！這是一個什麼現象？牠對於中華民族前途的危險，還用得著我來申說嗎？

中學生的年齡是一個人在生命上的大轉樞，無論是在身體方面或是情感方面。有一位美國的兒童心理專家，論及青春期的心理時，曾說，「在青春期中，尤其是在女子的方面，所有腦力的担負都應該減輕，讀書的時間也應該減少……應該讓一個青年少坐課堂，多到林野去與天然接近。……睡眠的時間要充足；飲食要富有滋養料的，而且食時要愉快和從容……要不然，便不免要有很不幸的結果了。」其實這位專家所說的話也不過是一點常識：那一個青年不會感到過

分讀書與缺少戶外生活對於他身體與精神的惡影響？那一個能自己省察的女子，不什感到她的性生理能減少她用腦的能力？那一個把後生學看做民族復興的根基的，能漠視這許多未來的父母，尤其是未來的母親，在身體及精神上的摧殘？

我們自命為教育界的人，看了現行教育制度與課程對於青年們的康健摧殘到了這樣的程度，還能說，這不關我們的事嗎？我們即不說教育不應以智識為限的一類不合時宜的話，我們即使承認，智識的獲得是教育的唯一目標，但一隻破船也是不能「乘長風破萬里浪」的啊！橫在中華民族前途的驚波險浪，豈止萬里？而將來超渡我們過此難關的唯一船隻，却正在那裏鐵生銹，木變朽的向着毀滅的路上走去！

所以我說，無論是為民族的未來，或是人道的慈悲；無論為的是教育，或是整個的文化，我們自命為教育界的人，尤其是握有實權的教育當局，都不容躲避這目前的一個迫急的責任：救救中學生，救救這一大羣將要成為殘疾，變為廢物的中學生！

錄天津大公報九月二十二日「星期論文」

客族風光

黃任湖

一、小引

「客家」這一個名詞，英文叫做 Hakkas，它在東方的人類學上，已經佔據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外國人祇要稍爲研究過人類學，或者是留心過中國的問題的；差不多都已經曉得「客家人」是中國各民族當中最優秀之一了。反而我們自己中國人，對於他們眞能夠瞭解的，倒是很少很少；客家人的眞象，還缺乏着一個正確的和詳細的介紹。

作者在月前，曾因事到南方去跑了一趟，中間，在客屬花去的時間，竟佔了四月有半，間常留意此間的殊俗，深覺客族風光，有許多値得爲邦人道者，仝時又因爲在今日的中國，民氣銷沉，自信力喪失，實在是需要着一種强烈的興奮劑，爰將見聞所及，錄之於次，一以爲採風者作參考的資料，一以爲國民做個模範。

二、客家的源來攷

說到「客家」的來由，歷史已很悠久，其分佈的區域，有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四川，等省，然大都與本省人雜處一地，眉目未淸，即以客家人最多的廣東省而論；東西北三江及中區南路，均有客家人之蕃殖，然不得謂爲全數客家之領域，其得謂爲全數客家之領域者，惟嘉應五屬及大埔惠陽河源龍川南雄始興一帶而已，本文因注意廣東的客族，故所說自以廣東爲限。

考客族與廣州粵音系之先民，同爲中原一帶遷來，今日粵音系之先民，據說在春秋時代，已開始遷來，相傳番禺故城，即越滅吳遺民流入粵者所建築。其次楚威王滅越時（周顯王三十五年）遺民亦相繼流入。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楚，殺王無疆，而越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南海上，服朝于楚。至其最重要之一役，乃爲秦始皇開五嶺，發謫戍四十萬人，隨帶婦女，作有計劃之移民。及後漢武平南越，亦曾數次徙其民於江淮。迨至六朝時，洗氏以巨閥霸粵垂數十年，洗，攏夷著姓也，蓋

粵人之成分，早已複雜矣。然則，今日客家民族與粵音系民族雖同爲中土遷來，而語言習俗大相逕庭者，自非無故。

根據英教士艮貝爾的意見，謂客家人的來源，遷徙前後凡三次，一在兩晉之際，二在唐末，三在元初。惟據中國的學者鍾用龢氏則謂僅有二次，一在兩晉之際，二在南宋之時。至今梅州一帶客人，蓋由東晉南渡，自中原播遷而來者爲先，由南宋渡江，自汀贛轉徙而來者爲後，南韶先客，程鄉後客云云。鄙意客族之遷來，當不止此次數，證以今日尚在動盪着的客族，觀其富冒險，好遠游，足跡遍中國及南洋羣島一帶，則其不斷之遷徙，自屬意中之事，況其所列三次之外，尚有許多禍亂乎？惟客族之遷來，大別分爲三次，已屬信而有徵，艮貝爾說得好：

客族的南移，第一次發生在公曆紀年後第四世紀。（即中國史家稱爲五胡亂華時期）當時中國很亂，一半因爲荒年，一半因爲北方通古斯人的南侵。尤其匈奴人纏擾不休，那時候，匈奴人把中國皇帝，先後擄去兩個，第二個幷且被迫做匈奴頭領的奴僕。（按即指西晉懷帝愍帝尤西堂詩云：青衣行酒懷愍辱——即是）後來東晉元帝遷都南京，就有許多人跟着到大江以南，對于向來安土重遷的中國人，這一件是很嚴重的舉動。遷過了天塹的揚子江以後，蒙古人又繼續南侵，中國人便把它當做一個天塹，可是，客家人卻繼續向南移動，有的偏向東南的海岸，向浙江福建兩省進行，有的一直向南，向着江西省去。大約往東南海岸的，因爲與土人雜婚的結果，發生同化作用，變成了今日與客家民族不同的「福佬」，其往南的變做江西省的客家，把江西的「猪民」驅逐到別的地方去。

第二次的客家遷移，是發生在公元第九世紀。那時候的中國也混亂極了，更加上天災流行，人民弄到不能安居樂業，便有許多河南人成羣結隊向南遷徙，一起大概是五千人模樣，他們大都是帶了家眷的，沿途經過了許多抵抗和飄泊，他們居然來到福建的山地裏。這第二批的客人，在福建的山地裏，居留了差不多快四百年，從沒有和四圍的本地人通過婚，所以保全了他們的血統原狀，不比第一批客人——福佬，很早就和土人混合了。他又說第一批的客人，好比墨西哥的西班人，而第二批的客人，又好比新英倫的清淨宗耶穌教徒一樣。

第三批的客人，大約是公年後一二七六年。（即伯顏入臨安，宋亡前後）那時候，一面有荒年，一面又有蒙古人的侵略，客家人口有一大部分遭刼而死。記載上說的，有一個性視的客家人，在本族(客族)中招募了一千多人來應王師。

（作者按疑即是黃公度詩中所記舟覆崖山事見下文）但是，後來生還的祇有一個。當初客家人最發達的地方，這時候，又變為荒涼的所在了。少數有特殊的才力，勇氣，和耐性而未遭刼的客家人，就形成了這第三次遷移的主力部隊。不過這一次的遷徙，很是簡單，所經歷的路程，也祇有幾百里的遠近，就是從福建的寧化，石壁，遷到鄰近的廣東省東江一帶。那時因為寧化石壁所遭的刼還不十分厲害，人煙還多，但是，梅州一帶已經弄得靡有孑遺了。此外，到梅州一帶的，還有第四世紀先到江西，再從江西遷到梅州的客家人，所以至今梅州一帶客家人，他們的族譜上，差不多都是紀載着從福建寧化石壁或江西贛州一帶遷來的。據公元一三九〇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的時候，梅州一帶的客家，祇有一千六百八十六戶，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但到了一八四八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梅州客籍的子孫，統計起來，除了向外移殖的以外，還剩二十六萬八千九百一十三人。照這樣看起來，今日的客家人，尤其是梅州一帶的客家人，是少數河南人嫡派的子孫，殆已毫無疑義。

但據鍾獨佛粵省民族考源，則謂客之名稱始于宋，福佬之稱始於唐，南詔先客，程鄉（即梅縣）後客云云。諸者謂，諺云：「一代客，二代主，自趙宋迄今，已屆一千多年，而客名不去者，究為何故」？其中實有一大原因在也。古語所謂：「胡越漠視，夏楚異情，則語言實為之階。客人之先來自中原，門閥自高，而又有謹嚴的家法，和富于種族思想，故其宗族世系，派衍分歧，莫不源源本本，記載詳備，對于語言尤保存，不與土著語混合，故無往而不見其為客，而客亦以客自居，並非客族的來源，非出自中原一帶也。由語言學上證明，客話多中州古音，與河南光山固始類似。（見楊恭恒客話本字）近儒章太炎氏亦曾作嶺外三州語，證明客語實與中土無異焉。

其次客家人因為來自粵音系民族之後，為別乎「先來的土著」，故有主客之分，同時客家人因為日漸蕃盛，為了環境的逼迫與生活的驅使，再加上他們天賦的冒險性，遂使他們由東北江的山地，慢慢的向西南沿海的地方伸展。惟因為語言風俗之不同，生活競爭之尖銳，時常和土著衝突。過去，像廣州四邑一帶大規模的土客鬥爭（見田汝成炎徼紀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客家人為要達到生存的目的，對于同一語言習俗的種族，當然要居齒相依，團結得非常堅固，直到近年來，廣州汕頭一帶的土著，還時常說客家人的壞話，罵客家人是怎樣野蠻，怎樣墮落，怎樣和強盜差不多，怎樣不當心他們的婦女，怎樣危險⋯⋯但是，根據第三者觀察的結

果，則西南各地及南洋羣島一帶，凡是特別有能力的，大都是客家人。土著因為不如客家人的能幹，怕客家人搶他的飯碗，所以總一致說他們的壞話，關于這一類的事體，不只是工商界如此，就是軍界，政界，學界，乃至于任何一界也莫不是如此。他們由于一向的隔膜，爭鬥，和各自希求勝利而團結，無形中遂豎出了各別的標幟，間隔着一道判然的鴻溝了。

關于客家人認識得最透澈的，大概是沒有過于艮貝爾了吧？他說：尋常一般的學者，對于某一種族的進步，往往用文化接觸或血統混合來隨意解釋，但是，客家人却是一個例外，他是十分純粹的華人，中國人最有進取心的要算南方人，而在南方人之中，又惟有客家人表現得最强有力，無怪得拜士克先生說：「客家人是中華民族的精華，好比牛乳上的乳酪似的」，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客家人是怎樣的一回事了。

三、客族面面觀

教育

客家人的來由，上面已經說過，再來說一說客族的風光罷！客家人真可以說是天生一派好讀書的民族，他們在科舉時代，試童子者，一縣常多至萬餘人，游泮宮者，每邑常以百數，（見王之正乾隆嘉應州誌）即以梅縣一縣而論，廣袤不過百餘里，人口纔四十萬耳，但是，他們的科第，時常與番禺南海相頡頏，自順治紀元以迄道光二載，歷年將近二百，舉鄉試者共三百有二人，中解元者有九人，舉進士者凡四十有九人，持以南番相較，則解元等于南海，而番禺絀八也，舉人則南海盈百而番禺絀二，至於進士則南番均絀于梅縣，無怪古老夫子（古直中教授，著有客人對）撚髯自豪了。

及至遜清末葉，盛倡新學，梅縣學校之多，甲於全國（都會除外）區區一個二等縣份，小學校竟達七百餘所，中學校十六七所，除了幾個專門學校以外，好像還辦有一個大學。在此一城斗大，每當夕陽西下，朝日東昇，肩摩踵接，强半是攻學之人，文盲之少，爲全國冠，境內一般男子，十九皆能寫信記賬讀書看報，較之西北一帶，文盲竟佔百分之八九十者，眞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一般在本地卒業後，出考大學者，所在皆有，而留學東西洋者，人數亦夥，其文化之發達和普及，誠足令人驚嘆。

藝術

客籍人的藝術，也值得我們驚嘆，像與寧各式手工匠的工藝之精，與用心之巧，別

處的匠人，很難出其右，——由于這種風氣的涵濡，所以客籍的藝術家也就人才叢出，像平遠的吳滄碩，梅縣的林風眠李金髮等，大家都早經知道的。

建築方面，他們所住的房子，異常的整齊高大，潔淨美觀，在中國任何一處地方，恐不容易尋出一個對手。同時在結構方面，也很是特別，什麼「三堂四橫」，什麼十廳九井，四點金，一圍龍等，式樣頗多。可是，他們有一個共通的習慣，裏面儘管是四通八達，外面的門戶總是共的，這一點和別處疎疎落落的小家庭制頗不相同。屋頂上大半是蓋着很精緻的陶瓦，屋內外全是滑溜溜的粉牆。在欄杆上或屋簷下，常常配着精美的雕刻，塗上異乎北方人所愛好的濃得不可開交的顏色，正如像薄施脂粉的淡裝女，充分地反映出客家人的素質。在夕陽西下，暮烟飄拂中，萬綠叢中，掩映着鱗鱗的白屋，纔別有風趣呢！

風俗

我們走到客屬地帶以後，所得到的觀感，除了語言以外，最顯著的就要算風俗了。

據我所知道，客家人的風俗很爲善良。如果用時髦一點的話來說，那麽，他們便是新生活運動中的標準的民族。他們的優點很多，現在隨便舉出如下：

一　清潔　客家人是中國各族當中頂愛清潔的。我們走遍了大江南北，祇有客家人是天天洗澡的。他們一天不洗澡，一天不換衣裳，就要給人家罵猪羅了。同時他們還有一個特性，就是頂愛穿白，假若在榴花如火，或者是梧桐落葉的前後，無論是長亭上，古道邊，準可以看得到一批一批的素衣人，由此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如何地愛好雅潔了。

二　勤儉　說到勤儉二字，客家人又是優於別的民族的。這裏另外有一種風氣，不管是有錢的也好，無錢的也好，紅顏嬌嫩的也好，白首衰老的也好，一體都要勞動，很少很少「坐食山崩」。「蛀米虫」的綽號，他們是覺得比任何的名詞都要難受的。因此客家人是一派絕對的終年勞働者。他們在十幾歲的時候，便要決定出路了，有能力的再讀書，沒有能力的做工做生意，再沒有辦法時，索性圍着一條褲帶，跟「水客」到南洋去了。他們因爲習慣於勤儉，而且賦性聰穎，所以掙了幾千幾百萬的也是不少，然而，他們大都是異常吝嗇，很少見揮金若土的豪氣。

三　禮教　我們知道生長在熱帶的南方人，一切行檢，都比不上北方人的嚴謹，可是，客家人都是一個例外。他們是來自中原的禮義之邦，對於婚喪祭葬和日常的生活，禮節是很講究的。據說：在南齊時，程鄉（今梅縣）有一個處士，名叫程旼，人格學問，都很高尚，因此程鄉人民受他的影

響極深，後來他死了，鄉人爲着紀念他，所以就把這地方改爲程鄉縣。及後，又彷彿還有一個姓廖的孝子，親歿廬墓三年，慕傍種了許多梅花，歿後，鄉人也因爲追思他，崇拜他，所以又把這地方叫做梅州。你想，他們本來是淵源於禮教的，何況再加上這種的薰陶，怎不會變成一個禮義之邦呢？

四　婦女　關于客家人我最佩服的，莫過于婦女了。她們一般的體格都很健全，而且一向都是天足，臉部也長得非常好看，一般人所醉心的「健康美」，在這裏眞是觸目皆是。我們知道：尋常一般婦女，大都是男子的玩物，整日價塗脂抹粉，除了替丈夫生育子女以外，衣食住行，完全是依靠丈夫，惟有客家女性，算是洗刷了這個恥辱。他們不但不要靠住丈夫，幷且還有獨自當家的能力，她們終歲都很勞苦，衣着也極其簡單，至于塗脂抹粉，妖容艷服的更屬罕見。她們不怕是婦人家，然而本領可眞大，蒔起田來，沒有一件不能幹的，走起路來，肩頭上放着百幾斤，簡直是家常便飯，她們在白天作完工後，要是靠山一點的，還得去上山打柴燒，否則的話，明早三更便要起床，三三五五，手裏拿着鐮刀，肩上放着竹槓，走上三五十里的崇山峻嶺，草深林密的所在，割了一大担薪草，一路嘻嘻哈哈，前呼後應，往往返到家裏，才是紅日上窗，還沒有到吃早飯的時候。等到吃完飯後，她們也用不着休息，荷鋤戴笠，又相將的到田裏去了。倘若上帝慈悲，雨水幸得充足，那末，躱在家裏，又須做做女工，整整家具，她們從一天到晚，從一年到頭，都是忙個不了。最難得的，就是她們沒有一句怨言，她們有句話：「想得開，想得化，誰人叫你開個嫁。」（按客屬多童養媳）此外，她們還有一個天經地義，就是結了婚後，假使生下了兒女，遇着丈夫長進點的，自然自己就輕了許多責任，要是丈夫沒有出息，那麼，也沒有多大關係，反正每天早點起床，晚點睡覺，一天多做兩點鐘，孩子們必需的教育費，無論如何是不能夠丟臉的。我想，客家人的文化，所以能這樣發達，和客家人的事業，所以能這樣專心，他們的賢內助的功勞，實在是應該先敬她第一杯酒。

五　歌謠　前面曾經說過，客屬是一個禮義之邦，論理，他們的舉動，一定是很拘束的，可是，事實上也不盡然。這從什麼可以看出來呢？歌謠就是一個很好的材料，他們時常在花前月下，或是山邊水涯，引吭高歌，一唱一答，情句雙關，眞是動聽，末尾還加上一種尾音，其聲哀厲而彌長，往往使人感泣淚下。他們歌詠的材料，是很廣泛的，有時也富于詼諧幽默的風趣，他們不怕是信口開河，却處處合乎自然的音節，至于表現出來的情緒，非常的眞率，大胆，哀艷

纏綿，沒有一句不是從心靈深處流瀉出來的。好像胡適之先生曾經說過：黃公度（梅縣人）所以能夠有「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大胆主張，完全是得力在他的故鄉的山歌上面，這的確是很實在的。照這樣看起來，客家的歌謠，已經產生出一個偉大的詩人黃公度了。到底客家的歌謠，何以能產出詩人黃公度？這，讓我們自己去玩味吧！

人人要結後生緣　儂要今生結眼前
一十二時不離別　郎行郎坐總隨肩

買梨莫買蜂咬梨　心中懷別幺人知
因爲分梨故親切　誰知親切反傷梨（諧離）

錫打戒指鍍黃金　戴在涯妹手中心（錫，客音猶云愛也）
人人都話金戒指　久後方知錫在心

一家女兒做新娘　十家女兒看鏡光
街頭銅鼓聲聲打　打着聲聲只說郎

嫁郎已嫁十三年　今日梳頭儂自憐
記得初來仝食乳　仝在阿婆懷裏眠

第一香櫞第二蓮　第三檳榔個個圓
第四芙蓉五果子　送郎都要得郎憐

七月七日銀漢河　傳哨寄信有到幺
葵花有心來向日　問妹有心向郎幺

郎係有心妹有心　鐵尺磨成繡花針
郎係針來妹係線　針行三步線來迹

送郎送到五里亭　再送五里難捨情
再送五里情難捨　十分難捨有情人

剪作青絲打作條　親手送郎將絕包
如果郎心止不住　看儂結髮不開交

蓬辣灘頭水滿隄　迷娘山下草萋萋
暫時分手何須苦　但願吾郎早日歸

妹係愛來妹自來　莫信兩邊人隔開
莫信兩邊人阻隔　水流燈草放心來

客人的山歌，眞是多極了，這兒所舉到的，只是滄海之一價粟，而且也未必可以做個代表，但即此十二首也可見得牠的

值了，想不到在這邊遠的南方，而又素來籠罩在禮教的煙幕之下的客家民族，居然能夠產生出這樣的文學來，與不能不使人驚異。

四、客家的光榮史

客家人瑰異的特質，上面的事實，已經表現出來了，而客家人在整個的中國民族上，又有過什麼貢獻？這也許是大家急欲知道的吧！黃公度詩中說得好：

男執干戈女甲裳　八千子弟走勤王
崖山舟覆沙虫盡　重戴天來再破荒

這一首詩，是歌詠一段很悲壯的故事的，當文天祥擁護宋帝昺從江西轉到梅州的時候，梅州人因為富于種族思想，同時又經了文丞相的號召，於是男執干戈，女貫甲裳，合邑赴義，嚮應王師，結果不料在崖山舟覆，沙虫並盡，祇剩着一個人歸來，這一段歷史，雖然是給「失敗」兩字減了些顏色，但他們俠烈的精神，是可與田橫的五百烈士并垂不朽的。

其次，客家人最足引以自傲的，就是太平天國的革命。他的唯一的領袖洪秀全，純粹是一個客家人。

再次如鎮平（蕉嶺）丘工部逢甲，以一名翰林，値國家多難之際，大張義舉，保守台灣，改台灣為民主獨立國，與唐景崧同時被推為大總統，後以粮盡援絕，兵敗跳免，嘗有秋懷詩云：

斜陽圍聽說場詞　我亦曾臨十萬師
破碎山河開國史　興亡風雨出軍詩
海中故部沈蒼兕　雲裏殘棋失素蜺
歲自周天天自滯　銀牆紅杏隔秋思

觀此，我們可以想見工部的英風文采，未可以成敗論人也。

及至遜清末葉，客籍人之奔赴革命者，尤不可勝數，其慷慨赴義，從容就死者紅花崗四烈士以外，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客籍人又居多數焉。

再其次，我們放眼到南洋羣島，如羅芳伯之王昆甸，葉萊之王柔佛等，其精力卓絕，迴非其他族可得而及。

降至辛亥革命以還，客家人對革命的勞績，尤屬燦爛。姑舉其著者，如鄒魯，廖仲凱，鄧鏗，鄧演達，陳銘樞，張發奎，陳濟棠，黃琪翔，蔡廷楷，黃慕松，繆培南等，先後於殺滿，北伐，剿共諸役，作偉大之貢獻，壯烈的犧牲，至今西南軍政重心，依舊操之客家人，外國人常說：「客家人是中國最有能力的一派」，此言確非過譽。綜觀客家人的長處是聰明，冒險，簡樸，耐勞和富于種族思想的民族。我們今日的中國，民氣是銷沈了，自信力是喪失了，全國的同胞們，拿客族做一個榜樣，勇往前進吧！

英國金融市場巡禮

林鳳苞

倫敦的金融市場，可目爲世界金融的心臟。世界各地經濟財政的活動，甚而至於政治情勢，時常受它的影響。不列顛帝國之所以能稱雄世界，大部分也是因爲她的財政勢力的雄偉。作者上年赴英，公餘之暇，曾參觀倫敦大銀行數處，以及其他金融機關，茲將個人觀察所得，擇要爲讀者一述，這也是一個很饒有興趣的題材吧。

有一次我得到一個稀有的機會去參觀英蘭銀行，四週仍是古老的圍牆，但裏面已經改建全部一新了。並且有幾處還正在建築中，未去以前，以爲我將置身在一個陳舊而與現代隔絕的地方，但後來發現我所想像的是錯了，在如此巨大組織裏面，它的內部工作效率之高，都使人很難料想得到，就以發行部而言，用數百個女職員管理好多架點票機（此種點票機是美國製造的）。此外該部爲免除她們在檢點鈔票上的過失，又蒐集了各種僞鈔的樣本，很有系統的排列着，以便研究抵制之法，我又聽說該行的總裁腦曼先生Mr. Montague Norman很愛獎掖後進，該行各部的首腦多在四十歲上下，這也頗叫人驚訝的事情，又因英屬各自治領陸續成立中央銀行，由英蘭銀行調去很多有經驗而又出色的人物，現任英政府憑藉這些事實得以完成他們的帝國經濟和貨幣政策。其次最明顯的事情，就是該行對於世界情況特別注意，除董事會裏很多著名私家銀行家，對于國際情形十分清楚外，並且派有許多聯絡員駐在國際清算銀行及各國中央銀行，更有許多專門家研究各國貨幣問題。我是去年十月間在那裏的，我國頒布的平衡稅則和銀元的將來，都成爲大家談論的中心，因爲倫敦是世界金融的樞紐，很容易受到各地的影響，所以他們自然要對于國際的事情加以注意。從前英蘭銀行的綽號叫「線針街的老婦」，線針街是該行所在地，至於「老」的一字，按現在的設施，已是不確切了。

英國政府爲穩定英鎊匯兌起見，特籌集了三萬萬五千萬英鎊的平衡基金，倫敦本是一個國際剩餘資金的蓄水庫，所以那些存儲人，對於世界任何一處經濟或政治的變動，都十分關心，結果就發生各種貨幣極大數量的買賣，引起了匯兌

上的很大變動，以及連帶的種種紛擾，這筆基金也就是因爲防止這種劇烈變動而預備的，市面俗稱此基金爲「統制」，(Control)，并非用它作抵抗由于經濟變遷上所發生的根本趨勢，但是對于純粹投機而引起匯兌上的漲落，確有很大的平衡力量，可見不完全以現金爲本的貨幣制度，非賴此不能成功，英蘭銀行受政府委託用很明斷直接的方法來運用這種基金，主管人員幾爲全世界最有勢力的匯兌經理，他運用的路子，永不隨便公開，以免擾亂人心，普通總是經過商業銀行或私立銀行之倫敦本行或國外聯行纔實行，因此市場上對于平衡基金的動向，就覺得無從推測了。

英蘭銀行和其他私人合組的銀行彼此間的關係，與其說是積極干涉，毋寧說是消極諒解。英國五大銀行之中，我參觀過兩個，在外表上有雄偉的建築，極其壯觀，內部各種記賬機無不齊備，有二千以上的分支行與巨數的行員，裏面的組織嚴密，秩序井然，一切行務經過經副襄理，業務稽核及人事部長切實的合作，日謀增進辦事的效能，以及防止各種弊端事項，而且不僅內部如此完善，因爲各銀行彼此間營業的競爭非常認眞，所以他們對存戶力求存欵之安全，並盡服務的責任，對借戶事前經過嚴密的考察，旣開往來之後，必予以業務上種種便利，希望能造成彼此休戚相共的情感，所以英國商家習慣多是和一家銀行往來，不輕易變更，足見社會對於銀行信任的專，這種成功，在我個人看來，一半由于社會環境優良，一半亦崇銀行自身對於銀行員的職業有充分的保障，同時行員對於他們的職務也都抱着一種自尊心理所致。去年某銀行有一位很著名的董事長去世，後來以副董事長升任，他們共事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在幾個月以後，開股東大會，新任董事長作第一次演講之後，其演辭被認爲五大銀行各董事長所說的最好的一篇，如果在別國的銀行裏，像他這樣的人才，不用等這麼長久，早已作董事長了，總之我對於英國銀行家的整個印象，是他們的單純生活，與不求他們本身業務以外的活動。所謂銀行家者，他們見長的地方，也就是一個普通安分守己的良好公民而已。社會一般輿論，還有批評他們託辭維持資金的流動性，對於工業的改進或貸欵，都不怎樣出力，然而在這種世界恐慌時期，他們竟能使這銀行穩渡難關，無疑地對於社會是一種貢獻，這很足以省却他們答辯別人的責難了。他們今日這種地位，確使在歐洲大陸和美國的同業羨慕。

英國銀行界特別出色的人才，大半多在私家銀行裏面，此種私家銀行資金充足，營運自如，它的專長，不在吸收存欵，而且放欵的規範，亦不如商業銀行的嚴，但是對于國外

政治經濟情形，有深切的研究，凡是外國政府及工商業在倫敦發行公私債票，總是由他們承辦，每家銀行特別對于某一國家有專門的認識，我曾和J. Henry Schröder & Co. 的經理談過一次，他對于德國情形瞭如指掌，透澈萬分，聽說Larzard Bros. 對于法國，Hambros Bank 對於瑞典挪威等國，都是這樣，以上三個銀行的首腦在英蘭銀行的董事會中，都占有一席。

一般的銀行都感到受了政府壓低金利的影響，結果在決算表中資負兩方顯出各項存款和投資證券的數目膨脹，票據貼現數目內，國庫債劵遠超過商業期票，處這種情形之下，一大批富有經驗的銀行家，及專作票據貼現的私家銀行和票據經紀人，亦嘆英雄無用武之地。同時市面有大量的游資存在銀行及資本家手裏，財政當局仍禁止一般的向國外投資，因此對于有經驗而又有專門學識的股票經紀人的活動，大爲減少，倫敦的金融市場對于商業期票與國外貸款兩項主要業務，沒有自由交易，照功效常軌而論，仍相差甚遠，對于一個學生想要比較實際金融市場與他課本上所學過的情況，一定會使他失望，最近英政府對各國的貿易，志在採用互惠商約和推廣英鎊區域，這對于英國銀行業的將來必有很大的影響，是毫無疑義的。

倫敦証券交易所，全世界聞名，可惜我沒得機會參觀，但我從所裏的某經紀人的口中，知道該所因爲政府限制國外投資，業務不如以前興盛。所幸近來金塊價漲，南非金礦股票成爲投機和投資的中心交易，數量很鉅，總略呈繁榮之象。交易所章程有一點最堪注意的，就是經紀人對於新發行的股票，在市面的收受數和剩餘數，必須完全公開，凡願意投資的人，查知某項新發行的股票，市面納進甚少，而承銷銀團剩留較多，無形中自知儆覺，免得盲從，因此一般無甚把握的企業，不致僅靠宣傳闖入市場，貽害羣衆，這也是屬於消極方面有益於社會的工作。

此外我還參觀了兩處貴金屬的製煉廠，在 Rothschild 和 Johnson & Matthey 兩所大樓裏，我看見製煉金條的程序，金條自然是各國人士的貨物。但最使我注目的，乃是將那成千成萬的中國銀元倒入煉鑪裏面，對於製煉廠和金銀經紀人當然是一種特殊的生意。這不能不感謝華盛頓方面誠心誠意扶助中國之議員們的恩惠吧！另外還有一件惹我注意的事情，就是許許多多裝盛那些厄運銀元的木箱，在中國早已司空見慣，可是細細一瞧那些箱子外面所貼的封條，沒有一隻上面是有華商銀行名字的，我以爲那正可以看出在我國中外銀行矛盾的一種顯示。

多數英國的工商業公司，都有世界眼光，因此在金融刊物上面一閱他們的年終報告以及董事長的演辭，能使人明瞭許多世界經濟的事件，就如同市場的變遷，科學的發明，企業壟斷，限制生產，以及政府干涉的各種事業等等，那些報告就是一部分很好的現代經濟商業史料，與令人開卷嘆服，倫敦其他引人注意的事情，就是有名權威學者的演講或辯論（大部分是用無線電放送）那幾次使我特別感到興趣的是Keynes, Gregory, Hawtrey. Salter那幾位的。

保險業與金融市場當然有重要的關係性，水火險無疑地英國早執世界牛耳，各種意外險近來非常發達，壽險亦追蹤美國而突飛猛進。我參觀一家有百年以上歷史的保險公司，很令人佩服其內部組織的嚴密，與人事配置的得當。據云保險事業之推展，全在經理人 Agents 的是否得力，各公司有見於此，在重要區域設立分行，對於各特約經理人有極深切極完密的指導，以期毋落人後。

一次我去「勞意」Lloyds大樓參觀，那是世界最大的保險市場，我看到裏面無數保險經紀和公司代表在那裏實際工作，引起我的很大興趣，有兩件事最使我注意：業務種類的繁，數量的大；與危險之分散，各人承受險額之小。那時正在談論美國輪船"Monroe Castle"被焚事件，又如最近美國電影明星羅傑士一筆二百五十萬金元巨大的壽險賠償，這兩件事的大半數都在倫敦該交易市場辦理，足見完成保險業務之道，全在嚴格履行危險分散的原則，再則該市場船舶註冊也同樣的引人注意，世界各國凡在三百噸以上的船舶，那裏都有紀錄，所以其中的船舶無論在甚麼地方發生保險交易，立刻就可以承受出單，一點也沒有困難或遲慢，該市場又附辦一種「勞意新聞」Lloyds News出版物，時時報告各國船舶的路程與現狀，因為他們的訪員遍佈全球，而且辦成功這種極有效率而又很廣密的情報，所以英政府在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的時候，就將該項情報事務收歸國有了。

我現在用我同一家保險公司海險部經理的一段談話來作結束，我聽他說在過去兩年中，商業極不景氣，然而他們的營業竟能大獲其利，我深為奇怪，他告訴我的原因是在這時期內，凡能夠作到生意的船舶，多屬第一等的船身，而且也祇有很有能幹的船員纔能被僱，不景氣雖影響了很多船舶停航以及多數船員失業，但就該公司保險業務而論，生意數量雖減，可是因為出險減少，轉可獲利，在這世界不景氣的過程中，這確是一種奇異的現象。

列強空軍競築的剖視（續）

趙恩源譯

空軍的攻擊能力

空軍實力之比較，無論如何困難，甚至可以發生激辯，但是一般社會對於空軍的問題，都很為注意，因為空軍是進攻，侵略和奇襲的武器。所以我們必須知道，某一個國家在現時或將來已經具有或是能夠具有不但足以開戰並且足以立時破壞對方實力的大規模空軍。

如果一切飛機都有同等價值，則上列各國之比較，已足資參証。但是一切飛機是否果有同等價值？並且，假定有兩組同數目的飛機，其技術價值亦復相同，如果雙方所採用之方法與戰略不同，則其攻擊效能，是否會截然不同嗎？

我們已然確切知道某國的空軍實力——特別是法國自己——尚未曾達到空軍所應有的完全自由進攻的能力；這就是我們攻擊飛機隊的弱點。反之，其他各國，特別是義大利，其空軍實力據說「完全是進攻」的，其組織是完全以取得及維持「領空能力」為目的。這也就是去年法國官方的說數。

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歐洲列強的空軍實力比較如下：法國飛機四二六架，其中二四〇架為夜間爆擊機。英國飛機三八〇架，其中夜間爆擊機八十架。義大利飛機三三〇架，其中一一〇架為夜間爆擊機。

然而在法英義三國中特別是義法兩國，尚有一問題，就是機件過時，其飛行及破壞能力非常薄弱。因此攻擊的空軍實力，在數量和質量兩方面都很小，而其彼此間互有缺點，其程度亦不相上下。

這種缺點很易於解釋；因為現在空軍的使命太多以及其預算有限制，所以很難恰做到好處。這種情形，因為是非常普遍，所以未曾引起驚訝，然而為避免這種無能，那麼，必須在預算案上謀求出路。

列強空軍預算之比較

一九三四年六月之前，列強的空軍經費如何？預定之經費如何？此種問題頗有價值，值得吾人一尋其究竟，因空軍

預算之增加，即足以表明其作戰能力之增加。所以在今日國家自由，毫無限制，國際管理不存在的時期，一國的空軍實力很可以取得危險的優越地位，而利用此種力量實行侵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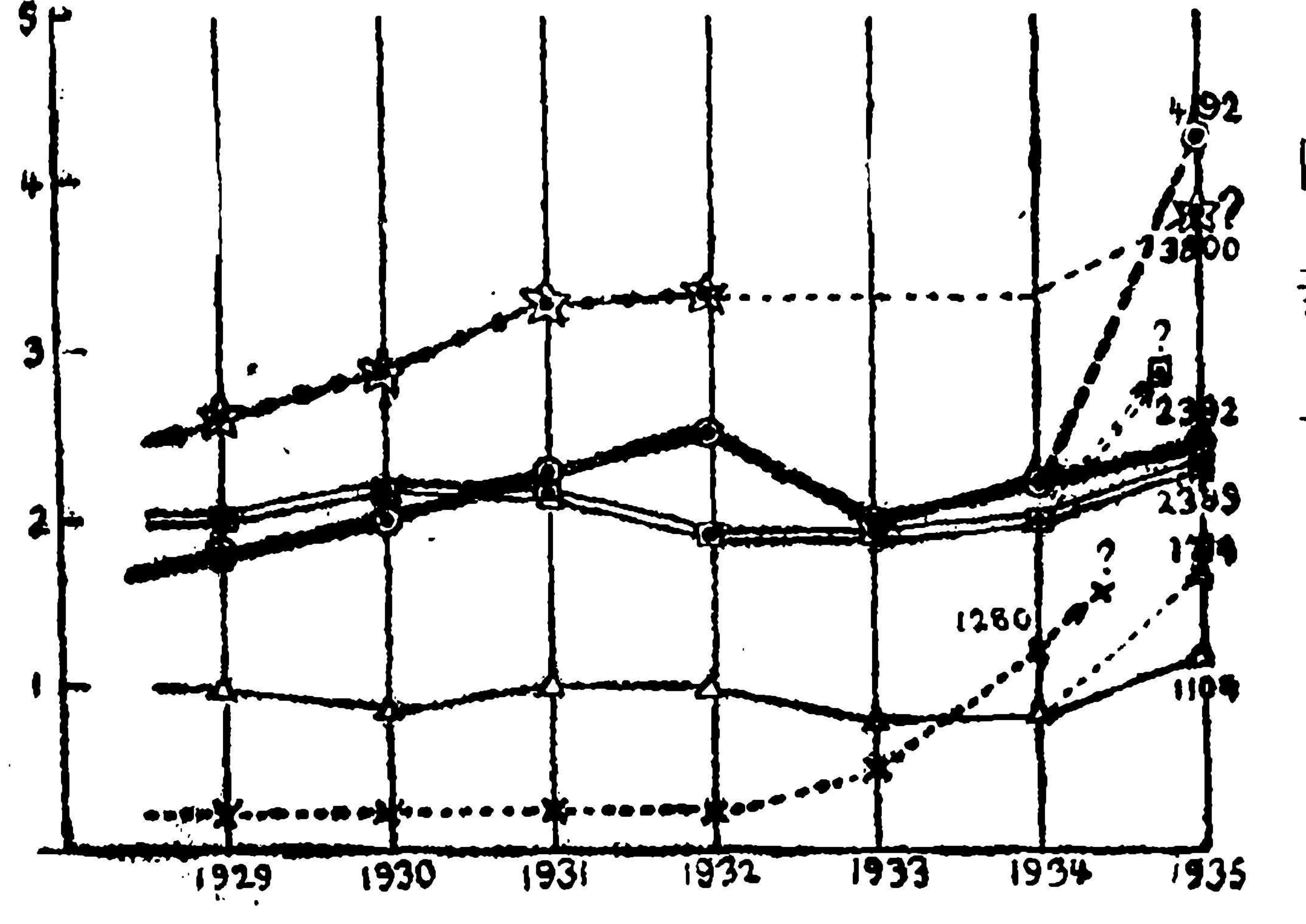
然而一國可否以其政府之力量，取得此種優越地位？是的；因世界各國飛機工業，仍然為國家工業的一種。所以吾人在一國之預算案內，或是足以代表此預算案之政府活動中可以發現一種可以尋求此項計算的有特別價值的基礎。飛機工業係按照一國收入之比例，以發展其設備，改良其生產技術，以及完成此種複雜機械不可缺少的大規模生產。

在這一方面，歐洲列強一九三四年夏間的情形如何？以往六年來美國預算案平均達三十萬萬元；法美各二十萬萬：義大利尚不到十萬萬；而德國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間為五萬萬，一九三四年則為一萬二千六百萬。

自然，吾人不能僅僅依據此項數字，遽下斷語，謂各國之技術活動及其飛機工業均按其預算案為比例。吾人只能斷言義大利的空軍實力雖由其國家的財源取得大量的利益，但在義大利預算案僅達英法等國半數時，其空軍實力則斷不能超過英法兩國。

另一方面，財政不能代替時間。因此，可以說德國航空工業在以往十八個月中，無論得到如何鼓勵和助力，卻沒有充份的時間，以取得成功；為要從事於大規模生產和增加製造複雜機件的產量，我們都知道須要經過多年刻苦的經營，以成立此種工廠，添置設備，組織工程師，工頭以及高級工人各班，並且甚至這種有力量的組織，尚不能依照總部的設計，執行各種命令。法國本身和英美等國的情形，正是一樣。

附表一



在比較列強空軍情勢時，其最有價值之數字，厥為列強之空軍預算，上表為美法英義德五國之空軍預算比較（單位十萬萬法郎），日俄兩國未列入。表中五線，最上虛線代表美國，其下之雙線代表英國，黑線代表法國，直線代表義大利，最下虛線則代表德國，美國空軍預算（以美圓一圓值二十法郎計），向佔第一位

○一九三三及三四年之預算雖作確定之數字○一九三五年之增加數字，則極正確○關於法國，英國（以每鎊值一百法郎計），義大利（以每里拉值三十法郎計），其一九三五年之空軍預算共有兩種數字○第一爲上列表中各該國由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預算數字之正線○另一種爲其虛線所表示之數字○其正線表示之數字，爲各該國政府所投票表決之正式預算，其虛線表示之數字，爲各該政府今春所表決或發表之追加數字，不過其準確數字，直至六月十一日，尚未完全判明○據說法國爲十八萬萬法郎，義大利政府爲六萬萬法郎，（其一九三五年預算估計之增加，亦爲此六萬萬中之一部），關於德國本年度之預算，則尚未宣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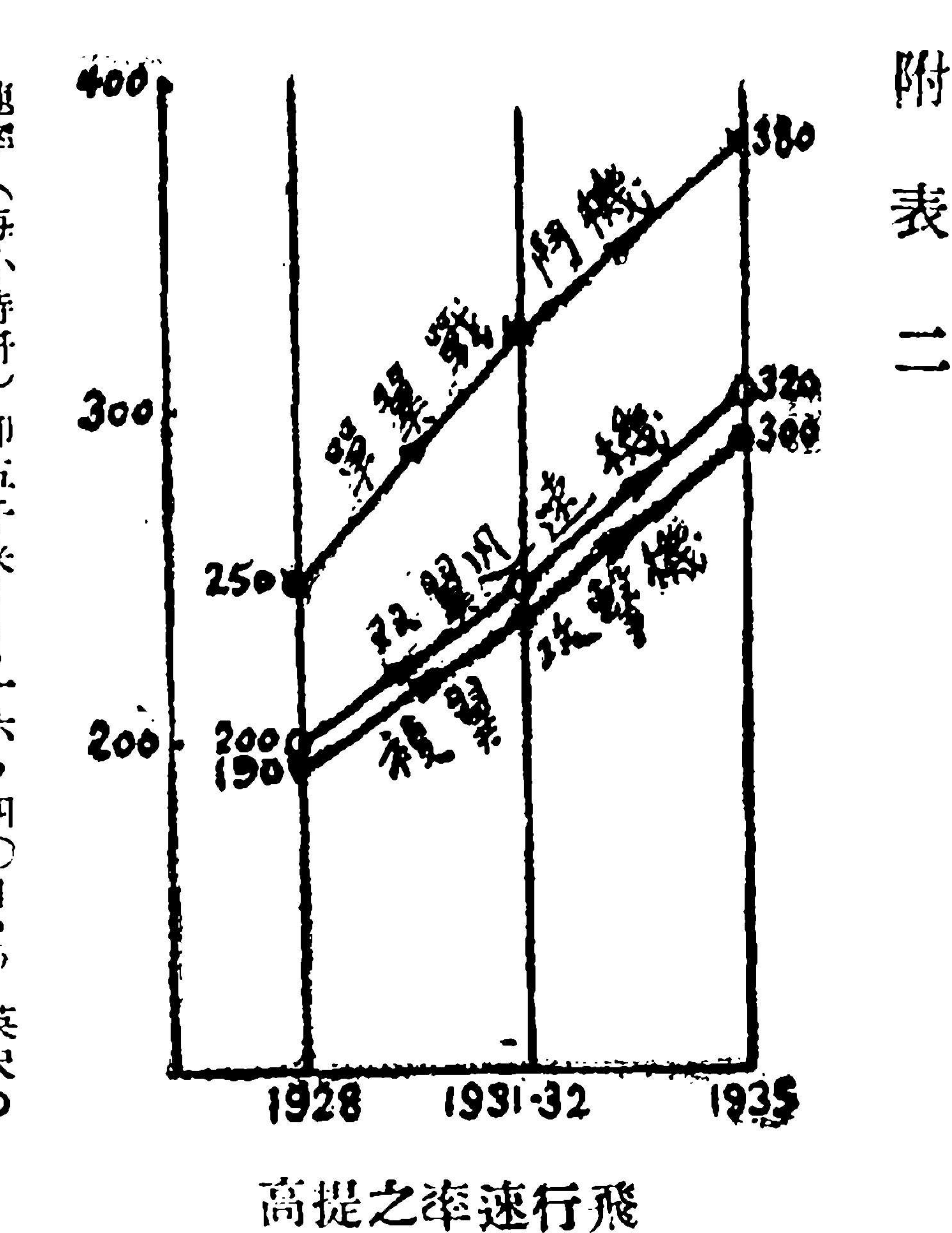
空軍實力的擴充與改造

下列附表二的各表中，有一表指明西歐四列强及美國，在以往一年中，都爲空軍實力指定特別物資，任其使用○然而經驗告訴了我們，雖然用這些物資的大部份，來造成迅速的大規模生產，但是在幾個月之內也很難改變工業生產的速率○這些事實不過是用了安定人心的○

更能使得我們安心的便是一個空軍進攻的價值想要達到足以令人不安的程度，是需要時間的○如果歐洲一個國家想把她的空軍改造一下，已屬不易○像德國要把民用飛機改爲可以實行攻擊的軍用航空實力，那就更屬爲難了○所以在今後兩年中，德國如果能趕上任何一個有空軍的列强，已屬是僥倖萬分了○

實際說來，法英義俄等國現在的辦法，好像是他們願意給德國以時間，而能使自己取得時間似的○現在，德國是一個具有偉大技術與工業能力的國家，很明顯的，她如果有充份的時間定能克服一切困難○她克服困難工作成功之後，那麼歐洲列强因爲節省了幾十萬萬金錢的原故，在限制軍備方面反增加了負擔，或者還要裁減空軍之外，所得到的是些什麼？

附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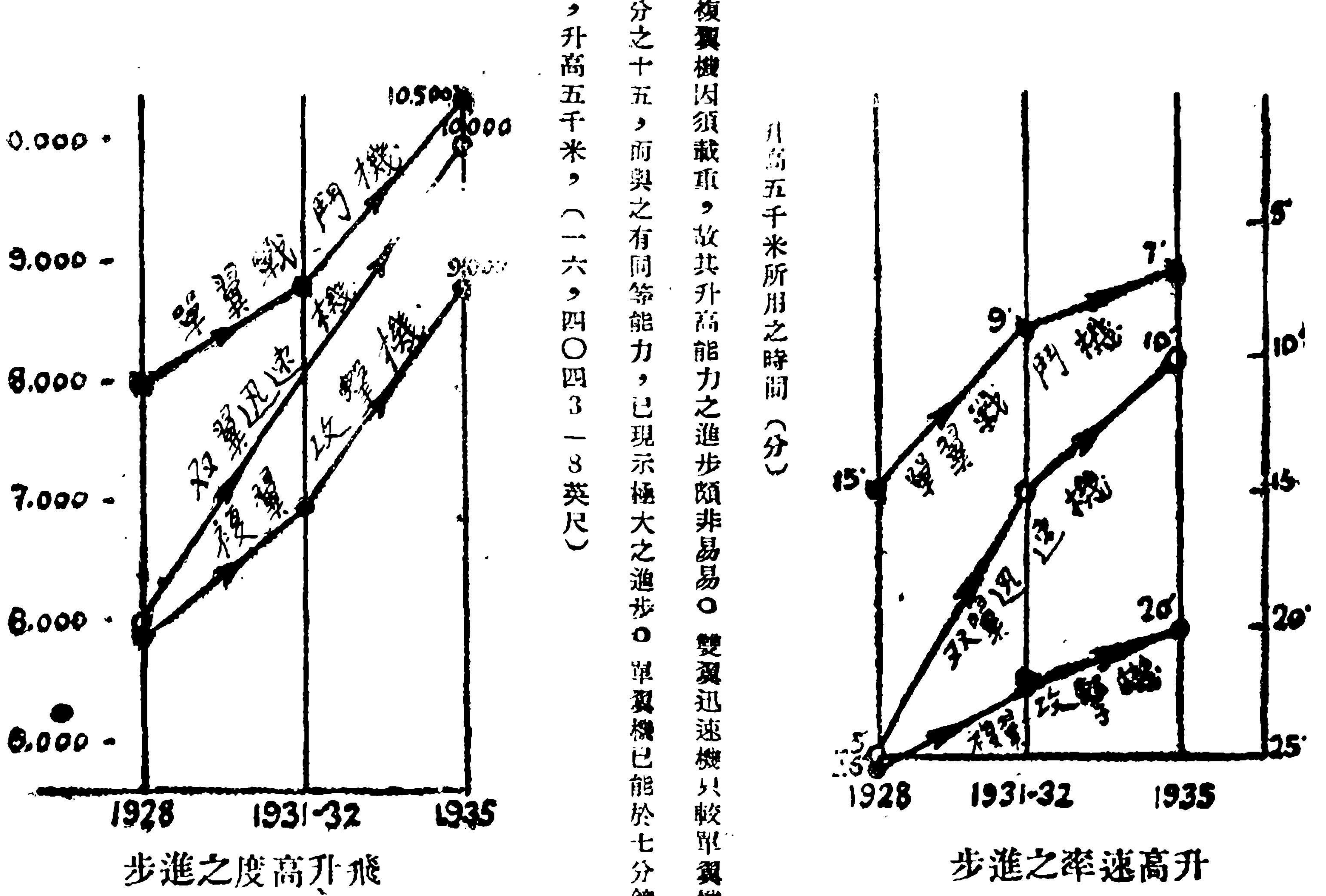


飛行速率之提高

速率（每小時籽）即五千米——一六，四〇4•5英尺○

上列表中之各線表示一九三二年至三五年間飛機速率提高，與一九二八至三二年之提高相同○其能繼續提高之原因，係因最近三年來特效機件之應用○其飛


行速率，可達其最高速率六分之五。



升高速率之進步

複翼機因須載重，故其升高能力之進步頗非易易。雙翼迅速機只較單翼機重百分之十五，而與之有同等能力，已現示極大之進步。單翼機已能於七分鐘之內，升高五千米，（一六，四〇四3—8英尺）

飛升高度之進步

飛機在高空飛行能力及其保有能力之增加為提高飛機上升能力之一大因素。現在之問題，為如何使飛機技術人員能時常作上升之飛行而能在極高之天空繼續飛行。

單位一千法郎

2000　1500　1.000　500

4.000.000　1.800.000　750.000

夜間轟炸機　複翼攻擊機　雙翼迅速機　單翼戰鬥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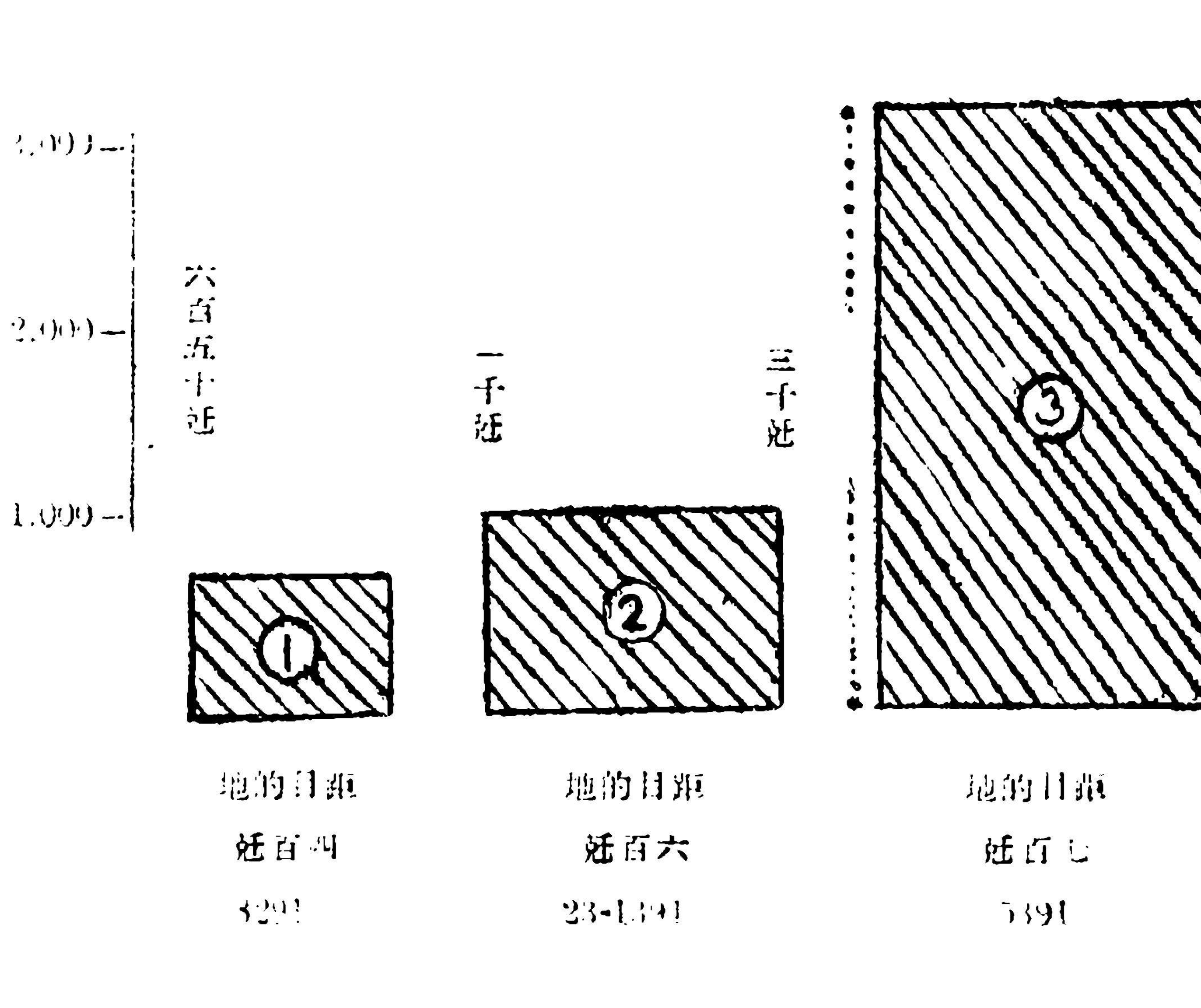
1928　1931-32　1935

飛機製造費之增加

飛機製造費之增加，較其功能之進步，尤為迅速。製造費增加之原因，大半因金屬工作之費用太昂，而此種工作，又為建造現代飛機所必需。

一九二八與三五年間，軍用航空功能與製造費之進步航空方面技術上之進步，現尚毫無停止之象。所謂飛機功能方面之進步，係指飛機在攻守方面能力之提高。在作戰方面，這兩種功能的增進是平衡的，但是都要影響到軍事與財政雙方。此處，吾人亦須注意物價繼續上漲，因此，預算估計之經費，雖然較前增鉅，然其航空實力却可因此而降低。

一九二八至三五年間夜間投彈機破壞能力之進步



一九二八年之飛機（見第一圖）裝載炸彈六五〇瓲，飛往四百粁距離之目的地，每小時飛行百五十粁，其能力爲二百六十噸粁。（即載一噸之重量，飛行一粁之謂。）爲每往返一次添油及裝卸等工作所需時間除外，減去一小時二十分鐘，則每二十四小時內，其理想的能力爲九百三十六噸——粁。在此同樣情形之下，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之飛機，每小時飛行一百八十粁，其每次出征之效能爲六百噸粁，而二十四小時中之效能，則爲一千八百噸粁。一九三五年之重飛機（見第三圖）每小時飛行二百三十五粁，每次出征之效能爲二千一百噸粁，每日則爲六千九百三十噸粁。投彈機之速率及其升高之能力，旣日益增進，故其實際效能及其理想中之效能愈趨接近。又因此種飛機愈便於日間飛行，故其能力，已較七年前提高七倍，而其價格則已增加四倍，所載飛行人員亦已增加一倍。

英國皇家空軍實力擴展

我們知道了英國航空大臣認爲現在德國的空軍實力，實在在英國實力之下。然而，英國政府現在爲其國內之防禦起見，決定在兩年之內增加皇家空軍第一線飛機自五八〇架至一五〇〇架。

英國官方對此解釋如下：五月二十二日，英國航空大臣倫敦德雷在貴族院宣稱：『有人謂十一月時德國空軍實力爲吾人之半，然而吾人之空軍地位，尙不至如此。由任何可靠之材料尋繹，吾人均不能証明德國在當時具有完全組織成功的飛機隊六大隊。』

倫敦德雷爵士後並解釋謂：德國自認爲有第一綫飛機八百或八百五十架，但彼之所謂第一線飛機與吾人所認有一線飛機之資格者絕不相同。渠隨即補充謂：彼並不懷疑德人之組織能力，而且在不久之將來，德國之所謂第一線飛機，亦可與英國方面之對第一線飛機所下之解釋相符。彼繼稱：『據吾人現時所接得之情報指示，德國所有之空軍實力，尙不及吾人空軍飛機之數量也。』

然則倫敦德雷爵士擴充空軍的建議，又如何提出的呢？這便是因爲德國的領袖們，很淸楚的表明了他們的最高目的：爲自身的防禦計，須與法國有同等的航空力的緣故。

這樣，德國計劃與法國享有平等航空實力的目的，強迫着英國在一九三七年前將其航空實力增加三培，以與現在之法國實力及德國所企求之實力相等！

倫敦德雷在貴族院發表宣言的同時，包爾溫氏在下院論及德國之最大目的，在與法國平等，包氏並謂：我們自己的估計，便是根據着法國方面的實力。

在當時包爾溫氏估計法國空軍實力除去停留遠東的飛機之外，爲一千五百架；意謂法國空軍實力，遠在其國防需要之上。最後，包氏並暗示，英國空軍決不會落在他國之後。

至於英國政府對其擴充空軍計劃之解釋則爲，「英國空軍，並不完全滿意」。

在三月十九日政府爲補充皇家空軍，向下院要求極小限額的經費，情形更是如此，當時副航空大臣沙遜聲稱：我們已往的建設，都非常合理，我們要繼續下去，……如果僅僅造成了空軍之骨架，那是極度的愚笨。」事實上，當時擴充空軍計劃爲五年之內增加飛機四十一大隊。

雖然，此種理智的計劃，卻突然爲一種愚笨的方案所代替——如果我們接受沙遜爵士意見的話——所謂愚笨的計劃，乃是在兩年之內，使英國空軍增加三倍，這種極愚笨的方案，當然經過了若干的苦心思索，又應當怎樣解釋呢？我們建議了兩三個方法。

第一，關於對英國內政策。在不久將來就要實行總選舉。因而有國會大多數的問題發生，所以我們可以認爲英國政府是要取得公衆的同情。此外，英國尚有特殊的環境應當加以考慮；消納預算盈餘的問題。除去利用此種盈餘來充實國防以爲全國尊嚴的担保之外，尚有何種更完善的方法？

此外，據我們的意見，——而且在此進入了外交政策問題的領域——在英國領袖眼光中大英帝國的安全和擴充空軍有直接的關係：這使英國空軍政策和她的傳統政策聯貫起來，所謂傳統政策，便是不能允許在歐洲大陸上有特別强國或是强國的聯合之存在。

那麼，英國領袖的眼光是什麽？是德國空軍實力的復生？英國所知道的德國空軍實力還是比較小的：英國正在謹慎的防止她的擴大。

但是英國航空大臣不願意用這同樣的方法來遏制其他的危險嗎？英國領袖早就注意了法義談判；法俄協定；最近捷克空軍之赴莫斯科訪問；以及由莫斯科，經基輔，羅馬尼亞至捷京航空之正式開航等。總之，英國於其他各國有能超過其自身之大規模空軍組織者，無不予以特別注意。

現在英國對於歐洲方面之冒險非常畏懼，但是英國對於其他帝國交通線之冒險更爲畏懼，其冒險性已經過地中海而伸入直布羅陀，馬拉達，西勃勒斯Cyprus等地。在這方面，法義航空力有絕對的統制能力。而且她現在又有新的恐懼，雖然很模糊；但是對於英國的心境是一種新的打擊，——失掉了孤立優勢的感覺。因爲這種理由，所以英國才加入了空軍的競爭。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起至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中日問題又有新醞釀，日方東京新聞電對中國政府又多有不滿之詞，且傳佈奇兀謠言，不謂中國主張親俄制日，即謂中國剿共不力，並謂新疆已加入蘇維埃聯邦，而天津日文報又載駐津日軍司令多田氏之長文，說明日本對華政策，措辭甚强烈，且明言與國民黨當局決不兩立。上海赴日經濟考察團，已定十月六日東渡，日方甚爲重視，外交上有無效果，殊未敢預言。河北經濟協會已成立，對開發河北經濟如棉花等，已有具體計劃，亦本週中可注意之事也。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已就職，平津治安當有辦法。英經濟顧問李滋羅斯本週已由日到滬，曾赴京晉謁當局，正開始調查工作，此時自不能有所期待也。

本週國外大事，國聯處理中之義亞問題，仍在密雲不雨之中，五人委員會建議書，已被義國拒絕接受，日內瓦英法外交要人幕後活動甚力，五人委員會之調解失敗報告書，送達行政院後，行政院開會決定根據盟約第十五條第四節處理，據此國聯方面又有延宕之趨勢，然在國際政治經濟上之影響，已有明顯之表示矣。

國內

中日關係新醞釀

自冀察問題解決後，中日關係，似趨和緩，近數週來亦無新發展，蔣大使回任後，雖迭與日外相廣田晤談，十七日又談及經濟及文化合作原則，然並無具體結果，本週中東京日方電訊對中國政府態度，又多有不滿之辭，而天津日文報紙，載駐津日軍司令多田駿長文一篇，對中國現當局抨擊頗力，此時日本軍方忽有此空氣，殊不容忽視也，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忽於二十五日由多倫乘機飛抵張家口，北平日使館武官高橋亦同行，二十六日由張飛平轉承德，彼等此行亦爲人所注目。

何應欽不赴日觀操

關於何應欽赴日本觀操消息，日方通信社傳說甚盛，據中央社記者二十六日向何左右詢問，據稱此次日本舉行陸軍大演習，純用新式武器及新式戰術，規模宏大，足資我方觀摩，本月中旬駐京日武官雨宮輔佐官，曾以個人資格，非正式向各方表示，請我方各要人前往參觀，何氏爲切磋起見，原擬赴日一行，現悉演習期間爲十一月七日至十三日，適與六中全會及五全會會期衝突，不克分身，故中止此行，並謂此事全由何左右與雨宮武官以私人資格交換意見，此外並未向任何方面接洽，外傳派員赴東準備之說，絕非事實，又上海日本報載，李擇一東渡，其目的係對於何應欽之東渡，請求日本政府諒解，中央社記者二十六日詢何氏，何已否認，

日聯社所傳容共謠

日本通信社日聯社二十五日東京電謂蔣委員長之討伐共軍，暗中成立諒解，國民黨要人中有公然容認蘇聯勢力進出，藉以抑制日本勢力，及中國對於第三國際代表大會決議，原擬繼日美之後，提出抗議，現突然中止云云，中央社二十六日已發佈闢謠消息，辯正日電之離奇突兀，又蘇俄塔斯社亦於二十五日發表日方謂新疆將與蘇聯合併之謠傳，據莫斯科二十五日塔斯社電，塔斯社奉命宣稱，關於日本新聯社九月二十四日消息，稱新疆省將宣布成立一蘇維埃民國並將與蘇聯合併云云，據莫斯科熟悉新疆情勢方面之人士談，此訊爲一無恥的挑撥謠言，並無任何根據，按照莫斯科方面之意見，關於新疆脫離中國與蘇聯合併之消息，無疑的係由日本東方所捏造，蓋此輩專門擅長將中國行省製造爲所謂的獨立國，渠等捏造此項新消息

，大概係對華準備作某種之新行動云。

日派松井大將來華

日外交方面空氣，仍在高唱提攜合作之中，據東京二十三日新聯社電云，日外相廣田候華北問題告一段落，而實行其中日兩國關係之全面的調整，而期望中日實際的提攜，遂命現已退職之前軍事參議官松井石根大將，預定於最近赴華，故廣田對松井陳述其對華政策之意嚮，而使其聞知，松井大將於下月初赴上海，然此次該大將赴華，外務省方面及松井個人，皆謂係單獨視察旅行，惟松井係陸軍部內有數之中國通，並且現下之中國當政，與其知己者甚多，因此關係，此次赴華，各方甚爲重大視之且松井與廣田會見，曾作種種討議，因此該大將似帶重要之使命而赴華云。

赴日考察團之行期

赴日考察團有上海經濟界領袖吳達詮等組織者，最爲日方所重視，蓋該團團員爲各地經濟界領袖，該團二十五日開談話會，決定名單十五人如下，團長吳達詮（天津市代表），團員陳光甫（漢口代表），俞佐庭（上海市商會代表），周作民（北平市代表）黃文植（漢口市商會代表）榮宗敬，劉鴻生，徐新六，唐壽民，錢新之，郭順，胡筠庵，黃江泉，祝士綱，南經庸（係滬漢銀錢業實業界工商領袖）團秘書長劉鐵城，團秘書周文彬，定十月六日乘上海丸東渡云，

又北平市政府發起各界赴日考察團十五人，由吳承湜率領，於二十四日下午一時由平出發，赴塘沽，乘日輪景山丸，二十五日暮時啓椗。

北寧路向滿鐵購車

北寧路局長殷同，前爲與滿鐵當局接洽購車事宜，由津赴大連，已談商成熟，訂立契約，二十日晨搭平瀋二次車由瀋返津，即到局辦公，並出席各處課聯席會議，對購車談判經過，有簡略之報告，並準備將談判結果及契約內容，呈報鐵道部備案，據路局方面宣稱，該路近鑒於日本製造鐵道車輛，有長足之進步，經呈准中央，向南滿鐵道會社定購最新式客車兩列，連同預備車輛，計共高等食堂車三輛，頭等寢台及客廳車三輛，二等寢台車三輛，三等客車十一輛，行李及郵政車四輛，車價共日金一百三十九萬餘元，業於九月十九日成立契約，一年之內交貨，此項車輛均係最新式，食堂車及頭等寢台．瞭望車，均有冷氣設備，一切設計，係由該路唐山工廠廠長謝蔭悉心規劃，並與南滿社技術家多次研究，方始定案，該車製造期內，該路機務處派員率領助手前往監造，以昭愼重，而資觀摩。

英經濟顧問李滋羅斯來華

英政府前派經濟顧問李滋羅斯來華，考察財政經濟，道經日本時曾晉謁日皇訪晤日當局及金融界交換意見，李氏於十九日由日本神戶乘上海丸來華，二十一日下午三時到滬，滬埠歡迎者有孔財長代表徐堪，關務署長鄭萊，汪兼外長代表余銘，宋子文代表唐海安，吳鐵城代表唐士暄，中行副總裁張公權，陳行，英大使館參贊喬治，英駐滬領事台維森，宋藹齡代表吳敬安夫人，由吳敬安夫人獻花，羅斯下輪後，即赴華懋飯店休息，與於二十一日晨由京抵滬下榻該飯店之英大使賈德幹會晤，至與李滋羅斯同行來華之英財政部專員巴志，及倫敦銀行經濟專家羅傑士，則於二十一日晨六時乘法郵船亞梭斯輪先行抵滬，

李滋羅斯於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偕英大使賈德幹訪宋子文，談兩小時，午後四時接見報界，作簡略談話，略謂，聞中國政治建設，均有進步，故來考察，本人向來研究財政經濟，惟偏重歐美方面，今則並欲考察東方情形，俾作發展商業參考，在華約留數月，期有充分時間詳細考察，至平津各地，或作私人的遊歷，或問日本對中英經濟合作意見如何，羅答，日方頗望中國政治經濟常問云，又有叩以對華借款者，羅謂借款須向資本家，因此便不能不涉及擔保，若擔保確實，借款自非不能云，李及英大使夜乘花車入京，

二十三日晨到京，十一時由賈德幹大使陪同至孔邸訪孔祥熙，當由孔延見並由鄒琳，徐堪，桑汾在座陪談，李首向孔表示欽敬，嗣感謝招待盛意，末略述此次來華使命，孔除祝以旅途平安之外，並表示在調查方面，願充分協助，關於中英經濟具體問題，因李係作到達後之首次拜訪，且對華一般經濟財政狀況，尚未經調查，故會晤並未談及，李等在孔邸約留有一小時許興辭告別，下午四時，復由賈德幹陪同至鐵部官舍訪汪院長作首次拜訪，並致敬意，未談及任何具體問題，至五時半出，訪陳公博，六時訪顧孟餘，六時半訪朱家驊，均係普通拜會，八時孔在宅歡宴李滋羅斯夫婦，李滋羅斯對某外記者談稱，此行任務，爲調查財政經濟情形，要點爲

(一)研究英國對華合作有關係之問題，(二)年來英國在華市場，因種種關係趨於衰落，故對在華英商亦擬與之研究救濟辦法，(三)期明瞭中國近年來各種經濟組織現狀及建設與生產事業等情形云，李滋羅斯在京作普遍之訪問後，擬返滬，即開始調查工作，中國方面爲便利李之沿途調查及諮詢起見，決由外交財政鐵道三部各派代表一人，經委會派代表二人，偕李分赴華北及中部南部各地調查，李先抵平津，再赴漢口長沙而及廣州梧州，然後重返京滬，取道香港返英，此行留華時間當在四五月左右。

二十四日下午李氏謁總理陵，晚八時汪院長設宴歡迎，十一時乘夜車返滬，在滬將有半月勾留，作調查工作，並與上海中外金融界工商界交換意見，據一般觀察，李對經濟問題，一時難有重要意見發表，又據財部某負責人談，我國對李氏之來，於幣制問題，並不視爲接談之目標，惟李則或着重於此點云，

按英國政府此次任命財政部經濟顧問李滋羅斯(Sir Frederick Leith Ross)來遠東考察中國經濟情形，隨員有英國財政部專家巴琦(Hall Patch)及英格蘭銀行專家羅傑士(C. Rogers)二人，雖然取道加拿大來遠東，却并未訪問美國，氏九月六日抵橫濱，在日本逗留了約兩星期，與日本外相藏相關於英日對華利益及其他重要問題，迭有會商，具體內容，目前無從知悉，李氏及專家隨員已於二十一日抵滬，下榻Cathay Hotel 設辦公處於上海英國總領事館，英國政府的專家通常不大離開本國，李氏此次奉派來華，使命頗爲重大，據他在東京對路透記者談話，說他的使命在考察能否與有關各國合作起草可以增進中國出口貿易及外國對華貿易的任何建議，據說他在中國大半的時間，要在上海從事研究，他的報告自然要成爲英國政府決定對華政策及遠東英國外交方針的基礎，各方重視他的使命也就在這一點，又鐵道部聘請英國鐵道專家海孟德(Brigadier-General Hammond)來中國各地考察了四個月，九月八日乘日本皇后丸經加拿大返英，在東京與李滋羅斯大概也有會商，日本報紙認爲海孟德的訪問，具有政治意義，其實海孟德的使命只是研究中國鐵路組織及建議改良而已，據說海氏已同鐵道部提出很長的報告，

李滋羅斯的生平可以簡單介紹如下，他自一九三二年來即任英國政府首席經濟顧問，生於一八八七年，一九一二年結婚，生有一子三女，牛津大學畢業，一九〇九年方到財政部任事，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任英國前首相愛斯奎(Asquith)私人秘書，一九二〇年至二五年任德國賠欵委員會財政股英國代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二年任英國財部副稽核，一九二九及一九三〇年任海牙會議英國首席財政專家，一九三一年任國際債務委員會主席，一九三三年任世界經濟會議英國代表並籌備委員，國聯經濟委員會委員，

陝甘剿匪軍事近勢

本週剿匪軍事，陝北方面，前傳徐海東與劉子丹聯絡中斷，不能合股，但徐匪仍圖謀向東北兩方發展，東屆黃河，西迄隴東，均爲匪活動區域，據張學良致閻錫山電稱，謂剿匪軍進展甚速，已打破徐海東與陝北共匪之聯絡，張學良以甘寧青等省防務重要，十九日乘機赴天水視察，二十一日飛返西安，二十四日又偕楊虎城鄧寶珊飛蘭州與朱紹良會商軍事，共匪曾一度竄入伊盟鄂托克旗牌箭地南綏汗淖地土，被鄂族率蒙兵擊出，綏西吃緊，綏省召集防共會議，商定漢蒙聯防辦法，王靖國二十四日由綏返包頭，即將派騎兵一旅赴伊盟，與井岳秀部取密切聯絡，防匪竄綏，至晉軍渡河剿共者，已有五旅人，與高桂滋等軍取得聯絡，匪軍曾迭次進犯，激戰甚烈，匪不支向西北方面潰竄，被擾甚久之清澗．延長匪區，已次第收復，匪軍大部已西移，集中安塞等縣，惟收復之匪區，已糜爛不堪，急待整理，沿河防匪軍事，已由河東移往河西，孫楚定日內由柳林赴軍渡，渡河入陝，指揮各軍，剿除殘匪，據此今後西北方面剿匪軍事，因天時地利關係，雖經甘青寧及晉綏合力圍堵，亦難於短期內肅清也，至朱毛徐匪隊，已由松潘西之哈龍樹熱爾溝北竄，其先頭已達甘肅之岷縣，有向臨潭竄走模樣，剿匪中心已趨於甘寧青之間矣，湘西賀龍匪勢已衰，何鍵二十三日赴常德督剿，並巡視澧水流域被匪蹂躪各地。

河北經濟協會成立

自日方盛唱中日經濟提携之說後，平津經濟界領袖以河北經濟之衰頹，發起河北經濟協會研究救濟方法，曾開發起人會議數次，至二十一日下

午三時在北平銀行公會正式成立，到會者計商震(呂咸代)・袁良・盧郁文・章元善・傅增湘・鄒泉蓀・周作民・吳鼎昌(王紹賢代)・冷家驥・何廉・孫乾齋・曹少璋・李青華・王文典等三十餘人，會中通過會章，並公推委員九人，主持會務，計被推舉之委員爲周作民・鄒泉蓀・范銳・翁文灝・鍾鍔・紀華・吳鼎昌・何廉，自即日開始辦公，

周作民談發起目的

會後周作民發表書面談話，說明組織該會之用意，談話原文云。

「河北經濟協會，自同人等以服務社會事業之立場，共同發起籌備以來，近甫就緒，於今日下午三時，開成立大會，通過會章，本會設置之宗旨，在於調查研究協助河北經濟事業之發展，其工作方針，詳載於會章之內，同人等平日均服務於河北經濟界，深知河北之物產富饒，而同時農村社會仍極形凋敝，以言經濟，則非促進農工礦業之發展不爲功，促進開發，有賴於經濟，經濟力之取得，首在自力之更生，以自身力量，樹其基礎，始克供國際之需求，惟經濟關係，複雜萬分，農工各業，均有其相互關聯，其未經開發者，如何興辦，已經經營者，如何改進，以適於現代式之條件，非先有縝密之調查研究，不足以明眞象而資規畫，河北此種機構，尙鮮完備組織，故本會擬於此有所致力，各種經濟事業之調查研究，欲求其精詳，尤須賴專家從事其間，故本會分子，除各實業界同人外，凡學者及專家，亦儘量延致，發展經濟事業需用資金，或進而利用外資，皆爲事勢所當然，河北經濟事業將來之開發改進，有爲自力所能勝者，亦有須借重外資者，惟何種事業需要用國內或國外之資金，所需資金運用方法何若，亦須經專家等縝密之調查研究，方有準繩，藉資斡旋，近者盛倡中日經濟提携，此項問題，在平等互惠之原則下，事誠可行，惟既言經濟提携，對其所資以提携者究爲何種事業，其所用以提携者究爲何種方式，尤須洞悉彼此物資需給之關係，適應互惠之精神，以臻完善，亦非先事調查研究不爲功，本會未成立以前，社會頗多懸揣之詞，今其宗旨組織及辦法，既具於會章，自邀各方之贊助，本會同人，平日既努力於社會經濟事業，今後仍願本此立場，發揮服務社會之精神，凡涉及經濟範圍以內之事，自當隨時供獻其平日之經驗，及研究所得，以策進行，範圍以外之任何設施，非同人才力所及，決不敢過問也。

組織章程共十四條

河北經濟協會章程全文十四條，茲照錄於下。（第一條）本會以調查研討河北經濟事業之發展，並應其必要，協助國內外資金之運用爲宗旨，故定名曰河北經濟協會，（第二條）本會應研究討論接洽之範圍，限於下列各項，（甲）中央及地方政府所委託之河北經濟，及國內外經濟事項，（乙）本會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建議之河北經濟及國內外經濟事項，以上事項，除在平津兩市及河北省者外，若事務性質與他省市有關聯者，亦得與他省市公私機關協同辦理，（第三條）本會會員其資格列舉如左，（甲）平津兩市商會之代表，（乙）平津兩市銀行同業公會之代表，（丙）各銀行各實業公司之總經理協理經理，（丁）經濟專家，具有上列資格之一，經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委員會之同意，得爲本會會員，（第四條）本會由會員中推舉委員九人組織委員會，再由委員會推舉三人爲常務委員，綜理會務，關於會員委員常務委員之職責，由委員會規定之，（第五條）本會委員之任期爲一年，但得聯舉聯任，（第六條）本會設專門委員會，聘請專家主持調查研究及設計等事項，其章程由委員會規定之，（第七條）本會設秘書二人，掌理關於文書會計及庶務等事項，依事務之繁簡，得酌用事務員，前項員額及報酬，由委員會規定之，（第八條）本會總會設於北平，即假北平銀行同業公會爲會址，將來認爲必要時，並得在天津設立分會，（第九條）本會會員大會，每年召集二次，定於一・七兩月行之，由常務委員報告進行各種事項，但遇有重要事件，經委員會之議決，得召集臨時大會，（第十條）本會委員及常務委員均爲名譽職，（第十一條）本會經費分爲募款及會費兩項，（甲）每年預算應需費用，由平津兩市商會・銀行同業公會，各銀行，各實業公司設法募集，（乙）每年各會員繳納會費若干，其數目由委員規定之，（第十二條）本會收支各款，每屆年終由委員造具決算書，報告大會，（第十三條）本會辦事細則及議事規則，由委員會規定之，（第十四條）本章程經會員議決通過，分別呈由河北省政府，平津市政府，轉請行政院核准施行，嗣後如有應行修改之處，得由大會議決，呈報政府備案。

宋哲元就平津衛戍司令

自冀察問題了結後，中央對宋哲元新職，煞費苦心，迭經商洽，始於八月二十八日明令發表宋爲平津衛戍司令，所部二十九軍移防平津維持

治安，宋奉命後，又與各方接洽，始於九月二十日由津赴平，二十一日晨十一時到衛戍司令部接印視事，行禮時，首先奏樂，繼全體向黨國旗行三鞠躬禮，次宋氏接受印信，行三鞠躬禮再奏樂後，由宋氏對全體職員訓話，大意謂：

哲元奉中央命令，畀負平津衛戍之責，自愧智力短淺，十分惶懼，因過去辦理地方事宜，對國家，對民衆，毫無成績，衛戍平津，恐將來亦難達到中央的意旨，及各界的期望，平津兩市，為文化中心，國家重鎮，王前司令數年來衛戍平津，地方甚是平安，哲元學疎才淺，不及王前司令甚遠，切望各界同胞多多指導，本部各處長及各職員，為國家服務有年，尤望仍本輔助王前司令的精神繼續努力，哲元夙信中國道德，能維人心，能救國家，所以對共黨永久反對，主張道德精神的提倡，來救國家的危亡，安社會的秩序，其次，平津為華洋薈萃之區，尤當本中央意旨，敦睦隣邦，以期和平之促進云，繼由來賓致詞，鮑文樾致詞謂，北平乃歷史上之名城，津市則為世界商場，甚關重要，宋氏擔任衛戍職責，由國家講，所謂得人，由地方講，將來治安決無顧慮云，商震致詞謂，今天宋司令就職，敝人特來恭賀，且代表河北民衆恭賀，現華北已屆最嚴重時期，故應首重地方安寧，然後可期外交方面進步，人民得安定生活，今宋司令就職，雖北當日趨安定，甚值慶幸，河北全省如平津不安，則處處感覺危險，宋司令就職後，當可日趨鞏固云。

旋禮成，來賓多趨宋前致賀，由宋氏親自答謝，至十一時許散會，宋氏於就職後，對記者發表感想云，（一）希望原負地方治安責任軍隊及警憲，繼續努力維持，（二）希望平津父老各界同胞，隨時指導，尤盼輿論界不吝氣的指示，俾免隕越（三）對外本中央睦鄰意旨，努力作去，（四）個人願竭盡棉薄，勤盡職責，以答各方雅意，並紓中央北顧之殷云，宋哲元氏就職後，二十三日晨七時由秦德純蕭振瀛陪伴赴西苑，檢閱馮治安部駐軍，下午分訪各國公使作就職後之訪問。

中國與國聯

本屆國聯大會，中國要求當選特殊理事一席，國聯行政院於上星期中會一度討論，無結果，我代表顏惠慶已離日內瓦，我外交部發表宣言後，國聯又於二十三日開秘密會議，討論中國特殊理事席之請求，歷時頗久，前決定將此問題交兩年前所設立研究理事席問題之十五人委員會審查之，據大衆意見，此舉直將此問題擱置一年耳，當行政院在集會時期中，中國駐俄大使顏惠慶在大會技術委員會辯論國聯財政與經濟機關去年事業時，會慨訴陳詞，請國聯在目前危局中，注意中國難題，凡國際行動之任何計劃，可使世界脫離目前危局者，中國可與之合作，中國現仍受世界不景氣之影響，今世界各處雖漸有起色，但此種起色，大都起於軍火業，此乃應予注意者也，顏博士繼言中政府所採應付白銀局勢之辦法，謂雖有此辦法，但中國貨價低落，因中國人民購買力已薄弱也云，

中國禁毒成績

國聯鴉片委員會，十九日討論鴉片報告書時，中國駐瑞士公使胡世澤因報告員有中政府努力剷除烟害之評語，特向之道謝，並謂鴉片之法定出產，仍超過世界合法之需要，秘密製造，有增無減，私販活動，視前更甚，蘇俄迄未加入一九三一年公約，而國聯又未能報告滿洲與熱河之鴉片情勢，甚深以為憾，麻醉品之製造，既無限制，世界情形決定不能美滿云。

又二十四日所核准擬提交國聯大會之第五委員會報告書，對於中政府掃除烟毒之決心，表示欽佩，謂中國代表所供給關於中政府禁止秘密製造違法買賣及濫用麻醉藥品並吸食鴉片之情報，委員會甚加注意，中國代表會謂若干國政府對於顧問委員會及其第十八次會議所通過關於驅逐秘販毒藥者，與其他懲罰之建議，尚未以其態度通知顧問委員會，第五委員會與中國代表意見相同，深望有關係之諸國政府，早日提出美滿之復文，報告書中又稱，經宣傳之結果，中國、越南、馬來、荷屬東印度之青年，吸食鴉片者似已大減云。

國外

義拒絕國聯建議

自國聯五人委員會建議書提出交義亞兩國後，義國內閣開緊急閣議，討論結果，拒絕接受國聯建議，法國一方聲明與英合作，一方努力斡旋，

義國態度，似又轉和緩，已向國聯提出條件，注意領土與海口，目前局勢，雖戰機迫切，然猶有和平一線曙光也，國聯行政院將按照盟約十五條，訂定一特別委員會處理此次糾紛，國聯政策不過延宕而已茲分述於次，

義拒絕接受建議書

國聯五人委員會建議案提出後，義國即有拒絕接受之表示，雖經拉佛爾迭次勸告，促義接受，卒未奏效，義內閣於二十一日開會，墨索里尼主席，報告政治與軍事形勢，歷一小時之久，繼討論國聯建議，卒拒絕國聯建議，會後發表公報稱，『閣員對五人委員會之努力，固然感佩，然覺其提議之辦法，不能接受，蓋其未有可爲最後實現之充分的最低基礎，及切實顧及義國必不可少之權利』云云，義閣雖決議拒絕接受國聯建議，然尚有迴旋餘地，蓋義閣議之公報所用詞語，並未含有堅決而又確定拒絕之意也，日內瓦外交界幕後活動甚力，義代表阿洛錫尚留日內瓦與拉佛爾接談，英國各報亦謂和平談判，希望未絕，一般認爲和平並非絕望，尚有一線曙光，義總代表阿洛錫將義閣公報抄本送交五人委員會主席馬達里加，並向五人委員會提出條件，㈠如期使義領伊里特里亞與索瑪利蘭行領土的合併計，亞比西尼亞須對義割讓其領土之一部，㈡若須予亞國以海口，須經由義領行之，此即係要求經由義領索瑪利蘭，或伊里特里亞及開維予之，㈢五國委員會提案，雖未涉及亞國軍隊問題，但義國則要求解散亞國大部軍隊，而將其殘餘部隊置於義人指揮之下，又據英國每日電聞載稱，義國最低要求，包括下列四項，(一)割讓義國之土地，須視建議者爲定，(二)亞國通海之出路，必須經過伊里特里亞，(三)亞國陸軍必須解除武裝，而由義國改編之，(四)須以充分土地割讓義國，使伊里特里亞得與義屬索馬利蘭相銜接，

二十四日義內閣又開會議，墨索里尼報告，如國際對義實施制裁時，將採取何種步驟，並通過若干法案，規定陸海空軍進攻東非時之辦法，閣議後發表之公報，否認義國於拒絕五人委員會之建議後，曾提出對案，觀此義攻亞決心，並未減弱和平殆無希望矣，

委員會建議案發表

五人委員會所草擬之建議案，上週十八日提交義亞時，因候義亞答復，並未發表，二十三日已由國聯秘書處公佈，大要如下，

國聯會員國之獨立及領土之完整與安全，有加以尊重之必要，惟查亞國於加入國聯時，曾經擔保對國聯行政院任何建議，認爲可行者，均當加以接受，此外亞代表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宣稱，謂凡足提高亞國經濟政治財政標準之任何建議，亞國均樂於接受云，爲此五國小組委員會特根據此種情形，擬定建議事項如左，(一)關於維持公共治安之建議，亞國公共治安，由外國專家委員團組織警察及憲兵，予以維持，此項警察及憲兵擔任職務如下，(1)禁止奴隸制度，(2)取締軍警以外各色民人携帶武器，(3)在亞國京城及亞多瓦．哈拉爾等中心地帶，保護歐洲僑民之生命安全，(4)在各農業區域內，保障歐洲僑民之安全，(5)維持亞國邊境秩序，俾毗隣各該地有所保障，以禁止土著販賣奴隸，劫掠行旅，偷運商貨等事，警察在以上各區域內，維持公共治安，應與當地亞國行政機關，謀適當之合作，(二)關於經濟發展之建議，亞國應准許各外國政府合作，以舉辦墾植．採礦及國外貿易等，關於亞國公共工程．交通．郵政．電報．電話等，各國得有平等地位享有使用權，(三)關於改革財政之建義，亞國應訂立預算，俾由國家統制各項支出稅收專營事業及借款等，(四)關於改革司法教育衛生之建議，對於以上四項建議，小組委員會主張各派首席顧問一人，分別負責管轄，首席顧問四人，或則受國聯代表人之直接監督，或則由四首席顧問自行設立機關，就四首席顧問中互推一人爲主任，則仍受國聯之監督，此等首席顧問概須與亞國當局切實合作，並負責互相調整各機關活動，以上所述國聯代表人及首席顧問，均由國聯行政院指派，但須徵求亞皇同意，至下級外國顧問，或由國聯代表人指派，或由亞皇任命，則視其性質之重要與否以定之，國聯代表人，每年應編具報告書，送交國聯，此項報告書，並應送交亞皇核閱，亞政府對於此種報告書，倘有意見，得加以批評，五國小組委員會又以爲，關於亞國內部改革計畫，不能實行作具體之決定，此次提出之計畫，倘經採用，則以後每隔五年，得由國聯行政院修正之，建議書最後則謂，英法兩國代表曾向五國小組委員會聲明，謂爲協助和平解決爭端起見，各該國政府已準備如有必要時，可就各該國所轄索馬利蘭領土內，給與亞國以某種優惠，藉以謀義亞兩國間領土之便利，此外英法兩國政府，並擬承認義國對於亞國經濟發展，得享受特殊利益，但以不變更亞國現行外僑待遇及外國貿易制度爲其限度○

亞國接受建議復文

亞國對五人特委會建議之復文，二十三日送到，其中重行聲明亞政府堅決遵守一九三二年加入國聯時所作之一切担保，而尤注重販奴與軍火貿易一事，亞政府視特委會之建議，殊利於亞國，申請國聯予以公允之合作與輔助，文中切實聲明應承認亞皇有拒絕任何計畫之權，並允所定計畫當在五年已滿後應亞國之請加以研究，關於此事之任何執行行動，應先得亞政府之同意，文中續稱，亞國準備根據加於有關係方面之條件，以交換為基礎，談判土地之調整，並願以成立國際條約之精神，履行關於待遇外僑與外人貿易之一切現有條約，如亞國日後與義國商訂任何經濟條約，則此項條約必切實尊重經濟條約承認屬於國家或屬於享此條約利益的各國所保護人民之一切權利，文末謂，亞國準備以堅決之意志，立即開始談判，以實施特委會之建議，俾所涉及之一切合法利益，均受其惠云。

五人委員會即結束

五人委員會自接得義代表送來義閣議公報抄本後，於二十一日午後六時半舉行會議，研究義內閣所發之公報，當經決定，暫行停止工作，一俟接到義國正式復文後，再開會討論，二十一日晚阿洛錫接義國政府復文，二十二日晨阿洛錫即往晤五人委員會主席，馬達里亞加，當即宣讀義政府來文，由馬氏記錄之，送各委員傳觀，義國復文內容對五人委員會提議各點，認為不充分及可反對之處，首言義國參加改組亞國行政及原定疆域事，對五人委員會所擬解除亞國各部落武裝及取締軍火貿易之辦法，認為不能滿意，且不贊成以通海之路給予亞國，又義代表羅格二十二日向英代表艾頓代表發舒第及法代表聲稱且陳述義國對國聯建議之立場，義國意見，特別注意領土割讓一層，而於義屬伊里特里亞及義屬索瑪利蘭兩地連接，尤認為必要，二十三日拉佛爾由巴黎回日內瓦，五人委員會即開會，拉佛爾態度甚堅決，決議草擬調解失敗報告書，二十四日將報告書提交國聯行政院，承認委員會努力已遭失敗，書中未下結論，僅敘陳經過之事實，其內容大致如下，義代表阿洛錫星期一向特委會主席馬達里亞加陳說意見，以為五人特委會未曾充分考慮義國所稱亞國未履行其對國聯之義務，故不復享有國聯會員國資格一點，國聯應使亞比西尼亞成為無害於鄰邦之土地，並在高等文化方面上改革其行政，阿洛錫又謂，亞國案件不在國聯盟約範圍之內，因亞國雖繼續自稱享有國聯權利，然為無參加國聯資格之國家，其所提出之案件，盟約不能效量之也，阿洛錫主張，以委託代管制加諸亞國，視此為解決爭議之方法，而指特委會之解決辦法，以襄助亞國之主張為根據者，並不澈底，義代表又謂，特委會所擬之解決方案，雖規定於外籍專家之指導下，改革亞國警政，然此種專家，亞國早已有之，且嫌過多，彼等所為者，不過提高亞國軍隊之戰鬥力，而使亞國更有害鄰邦耳，阿洛錫復謂，特委會完全不顧及從前條約所允予之義國利益，英法以其土地給與義亞，並許亞國獲有口岸之一辦法，義國已切實拒絕之，因亞國如成為有海岸之國，則義國所遇之真正危險，將愈甚也，其實特委會應考慮以介於以里特里亞與義屬索馬利蘭間之毗連土地，給予義國，阿洛錫末稱，各種理由，可導成義亞衝突者，已表示成立義亞任何協定之不可能，即在經濟上亦不能締結協定，因亞王不能遵行，更不能尊重國際協定也。

國聯決定處置辦法

五人委員會調解失敗報告書送達行政院後，二十六日晨行政院舉行秘密會議，蘇聯李維諾夫土耳其羅馬尼亞代表均對五人委員會建議提出異議，謂其過於袒義，繼通過組織十三人委員會，根據在盟約第十五條第四款之下，處置義亞問題辦法，其中包括草一報告書，對於爭端之事實所有陳述與建議，旋開公開會議，通過此案，開會時，眾認此種建議頗為適當，英代表艾頓與提議採此程序時稱，英國決遵守最近鄭重決定之政策，拉佛爾與李維諾夫皆稱決遵守國聯盟約與決定云，

按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四節全文如下，

倘爭議不能如此解決，則行政院經全數或多數之表決，應繕發報告書說明爭議之事實，及行政院所認為公允適當之建議，

英法對歐局之態度

目前局勢已由義亞之爭而引起英義之爭，法則介於其間，形成英法義之三角關係，英態度艾頓於十九日與拉佛爾談話時聲明英政府組五人委員會之建議，為對義讓步之極點。且為國聯對義所發最後之一言，英海軍在地中海之活動，亦為從來所未有，計戰鬥艦十四艘，戰鬥巡洋艦兩艘，巡洋艦十四艘，驅逐艦二十九艘，魚雷艇七艘，飛機母艦兩艘，醫院艦一艘，二十日駐義英使德留蒙，往謁義外次告以英政府派軍艦在地中海行動，並不含有侵略目的，二十三日德留蒙，以英外長賀爾，致墨索里尼私函面交義氏，並談一小時，此次會談，對歐局有重要影響，英首相包爾溫於二十四日召集內閣全體會議，會議內容未發表，但聞曾考慮，答復駐英法大使

考資詢問歐洲遇有侵略時，英國抱何種態度，英復文已送達法外部，惟內容尚未發表，又聞負完全贊助政府所採關於義亞糾紛之政策。

法國內閣二十一日開議，會有所決定，拉佛爾會議後，即返日內瓦，二十二日晚與各國代表談話，不僅係義亞糾紛事件，且涉及整個歐洲問題，而五人委員會於二十三日開會時，拉佛爾所持之態度甚堅決，據此，法國態度，可以概見矣。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九月二十日起
至廿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止

九月二十日　星期五

▲全國司法會議閉幕，共通過議案四百四十六件，中國法學會舉行會成立大會，推蔣中正為名譽理事長，汪等為名譽理事，居正為理事長。

▲黃水經六塘河入海，許世英返京報告蘇災。

▲宋哲元由津赴平。

▲王克敏自津南下入京。

▲英駐義大使德留蒙晤義外次聲明地中海英艦隊並不含有侵略目的。

▲西班牙內閣因農業反對而傾圮，總理勒樂辭職。

▲日陸次橋本辭職，古莊繼任。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英財政顧問李滋羅斯由日到滬。

▲宋哲元就平津衛戍司令職。

▲河北經濟協會在北平開成立大會，推翁文灝，周作民等九人為委員。

▲沈鴻烈，王懋功離井赴大同轉綏視察建設。

▲張學良飛天水視察畢返西安。

▲黃紹雄自杭到滬。

▲義閣議決定拒絕國聯五人委員會建議。法內閣亦開會。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汪院長到滬即日返京。

▲李滋羅斯由滬乘夜車晉京。

▲北平民國學院因欠房租醇王府派日人佔住校舍。

▲孔祥榕入京商魯西堵口事。

▲蔣伯誠自粵乘輪抵滬。

▲王克敏抵京。

▲西班牙總統令現國會議長亞爾巴組閣。

▲義總代表阿洛錫與五人特委會主席馬達里亞加會晤宣讀義國復文。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李滋羅斯在京訪汪院長談一小時餘。

▲陳果夫到京晤許世英，商蘇北賑災辦法。

▲綏主席傅作義召集王靖國及阿王開蒙漢聯絡防共會議。

▲法駐華大使韋禮德，患心臟病在平逝世。

▲江蘇睢陵鄉民反對土地陳報暴動。

▲國聯行政院開秘密會議，決組小組委員會，審查我國要求特殊理事席案。

▲國聯五人委員會建議案發表，五人委員會討論義國復文，草擬調解失敗報告書。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行政院會議通過中央公務員捐俸助賑收捐辦法細則。

▲蔣委員長通令各省厲行禁烟，限年內辦妥烟民登記。

▲立法院財委會審查通過一千萬電政公債，定十月一日發行。

▲李滋羅斯由京返滬。

▲張學良飛蘭州視察。

▲黃郛打消辭內長意，電呈行政院續假休養。

▲北平市各界赴日考察團自塘沽搭輪東渡。

▲中英郵航首次試飛由英出發。

▲西班牙西亞爾巴組閣失敗，另派前閣之財長加巴沛里泰組閣。

▲國聯決議一，凡屬行政院常任理事皆任大會主席團主席，二，裁減國聯經費百分之七。

▲五人特委會以調解義亞爭議失敗報告書提交行政院。

▲義閣閣議規定進攻東非時之辦法。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中政會議決議，公務員捐薪助賑中央地方一律辦理。

▲韓復榘對五全會建議以分流減患治黃。

▲土肥原由多倫飛張垣。

▲英對法復文已送達法外交部。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何應欽聲明不赴日觀操。

▲中央社闢日聯社散佈容共謠言。

▲孔祥熙宴李滋羅斯。

▲上海大地產業美商中國營業公司聲請破產。

▲法使韋禮德安葬於北平法國塋地。

▲國聯行政院開會決定按盟約十五條第四節處理義亞糾紛。

論評選輯

全國司法會議閉幕

全國司法會議自本月十六日起，連開大會五次，討論議案至四百四十六件之多，昨已事畢閉幕，可謂緊張迅速之至，向來中央召集之全國會議，常易陷於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動之弊，蓋由召集開會之機關，自始即抱粉飾主義，以宣傳之作用，動公衆之視聽，對於各項議案，皇皇大文；根本即未作實際的打算，亦不必期其決而能行，行而能動，故宣言一發，萬事都了。此次司法會議集合全國法曹界實務家於一堂，其人物視他種合會不同，其效率自亦應卓然有以異乎尋常，此吾人所願爲司法界諸彥勗勉者也。按此次會議，議案過多，未經一一公布，殊難爲全部之批評，惟據已宣布者觀之，最重要者：(一)爲司法經費案，決議二項(1)各省所有一切司法經費在國庫未完全負擔前，仍由各省負擔，(2)國庫負擔應以所得稅遺產稅及其他確定稅收爲的欵，其細則由司法院與中央財政當局商定之。(二)整頓縣長兼理司法案，決議三項(1)承審員改爲審判官，並提高待遇，(2)嚴定審判官資格，並愼重其人選，(3)審判權應使完全獨立。(三)試行巡迴審判制。以上三案，關於司法經費，實際與現狀無異，蓋各省對於司法經費本來尙在負擔。就事實言，毋寧應當根據現狀，實行整頓法收，齊一薪俸，平均開支，統一會計，較切實際，此節類似之提案頗多，甚望中央司法行政當局速籌有效辦法，通盤規劃，剋日實施，藉可保障法官生活也。關於縣長兼理司法案，以專任人員獨立審判，自屬正辦，惟地方人民，習慣上祗知有縣官，故在過渡期中，仍須責成縣長，協助司法，或暫令兼充首席檢察官，以便指揮法警，與審判員保持密切之合作，此際務須加重高等法院院長監督各縣司法行政之權力，俾於整頓縣署法收，革除差役積弊，改良舊式監獄等事，得以嚴厲執行，命令貫澈，此點亦望中央司法行政當局針對地方下級官廳情況，爲有效之糾督。關於巡迴審判，吾人以爲在邊遠省分，無妨施行，內地各省，仍宜多設正式法院，改良各縣司法，愼重法官人選，以便民衆，不宜過事苟簡，有損司法尊嚴，此點竊望當局出以審愼也。

抑吾人以爲司法乃實驗的而非理想的，整個的而非局部的。誠如大會閉幕日居院長所言，故司法必須與社會打成一片，更須與行政，教育各方面之國家機能作用，悉取聯絡。關於此點，試就法官爲中心，一爲研討，則第一法律教育，必須改良，務使讀律者，不僅明瞭法律概念，且能了解法律對象之社會，其間需要歷史，社會，心理，等科學之智識甚多。及至出校受法官訓練以迄奉職法曹，益須洞明社會情僞，認識時代思潮，然後方可爲良好的法官。第二法官之學問識解，足以勝任愉快矣，又必須環境容許其發揮能力，此則一須待遇改良，使能仰事俯畜，安於所事，二須地位鞏固，任免皆有保障，三須時間充裕，不致過於忙勞，四須各方協助，辦事不感苦痛，以上四者，缺一不可。中國法官待遇既菲，位置且又不安，前任派出之推檢，後任可以否認，中央派出之學習，地方可以擯黜，至於薪資之豐嗇不一，折扣不等，更爲習見，而法官辦案之多，勤限之苛，更非精力絕倫者不能應付，若夫檢驗鑑定人才之缺乏，警察偵探機關之不備，又無往而非司法效率之障礙。此皆事實問題，絕對不容否認。本報近接讀者輔仁君投書，建議於司法會議，因連日篇幅無多，未及刊布，而會

議已竣，全文祇得割愛，惟作者係局中人，所言有多值得注意者，特爲介紹一二如次：

現在當推檢的，差不多每天是鬧的天混地轉，部裏不是增加辦案件數，就是嫌辦案遲延，又要好又要快，到月底還不發薪，俗話說的好，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如何辦得到？所以鬧的當推事的不得已，就得實行『推事』主義。辦調解的，就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三言兩句的成立就成立，不成立就不成立，結了案再說。辦案子的也就見了假扣押的聲請就下裁定，見了和解就表歡迎，也不管他債權的眞假。當檢察官的也有同樣情形，即取馬到成功之方式；凡驗屍等事，一經檢察官看過就可葬埋，至於犯人之發現，死期之遠近，毒物之化驗，現場之圖樣，指紋之採取，非重大案件，特別情形，實無暇問。眞鬧的案件一審推二審，二審推三審，在這種情形之下，司法爲能够進步？所以推檢辦案件數應當減少。

刑事的第一審最關重要，兇器，犯罪現場，犯罪情形，證物等等，全憑一審的檢驗。一審檢驗明瞭到二審三審就容易解決，檢驗錯誤，二三審也就白費心血，像犯人的遺留物，及兇器上的指紋（指紋尤關重要）現場情形，被害人之形狀，非一審不能檢驗，至二審後就完全消失，若僅憑法條理論去辦，不但感困難，費時日，其結果還恐怕有些靠不住，就不如在一審調查清楚爲妙。現在各縣及各法院，皆有檢驗吏，但對指紋之採取，現場之保護，血清之檢驗方法，根本上不懂，所以有時因他們的勘驗書的拘束，反倒對事實弄的錯誤，譬如現在檢驗吏使用的上古時代的檢驗法，根本要不得，我們却還拿來作審判根據，烏得不糟？

以上爲局中人之語，自非憑空杜撰之談，中央司法當局，若能因此反省，就實際問題，予以改良，則權責所在，非不可能，比較司法會議中許多崇論閎議，或更造福於民也。

總之，司法會議閉幕以後，不問議案之是否決而行，行而動，其司法機關本身之改良，司法人員修養之促進，要爲當局者職責上照辦之事，甚望認清目標，足踏實地，實行整頓，有以慰海內喁喁之望也。

（錄九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李滋羅斯入京

英國財政名家李滋羅斯氏，前日到滬，昨夜入京。將開始執行其考察中國財政經濟之使命。茲將簡述歡迎之意，並述及國際上對中國經濟問題應有之認識焉。羅氏參預英國財政事業，逾二十年，近歲地位日隆，自一九三二年，爲英財政部總顧問，於國際經濟財政之會議中，屢次代表英國，蓋誠英國現代財政界之權威也。職是之故，其在本國，職務殊忙，關係尤大，今乃銜英閣之命，專爲考察中國經濟財政而來遠東，此爲充分表示英政府對華之好意，而特値稱感者也，羅氏由英倫啓行之日，自稱職在考察，毫無成見，到日本時，發表談話亦然，昨與滬報界，亦只有簡單談片。故在此尙未開始考察中國事態以前而欲揣摩判斷羅氏對中國財政經濟之意見，進而估量其此次來華之效果，誠未免失之過早也。雖然，有一點應爲中國人民所預表謝意者。中國經濟問題，甚爲嚴重，財政基礎，亦不健全，其解決危機之道，將首賴良好之智識。如羅者氏，以現代權威，英國重鎭，而今將爲中國經濟財政問題，特費較長時間，考察其纖結，進而本其豐富精湛之智識，而有所建議焉；中國經濟，如一病人，今乃有知名專科醫士，遠道而來，爲之診視，此當然爲貴重有益之事也。

吾人今日可以紹介民意歡迎嘉賓者，止此。至於羅氏考察後將建議如何意見，建議後將發生如何效果？俱非此時所可豫斷，更難豫爲具體探討。不過中國之立場有可言者。聞此次羅氏過日，日當局曾告以日方對華之觀點，大抵以爲中國利在自力更生，不勞強加援助。此言誠是，但須正解。中國振興國民經濟之道，根本上原在自己作主，自己努力，惟所謂自力更生者，宜解爲不受任何外國壟斷支配，不以中國附入所謂任何經濟集團，預劃範圍，以爲迎拒。中國須永保其經濟的自由之權，不受任何外力之干涉。然同時中國於國際上，乃主張互利互助，絕非深閉固拒之意，凡諒解同情中國經濟的立國之原則者，中國極歡迎合作，對於貿易關係重大之友邦尤然，中國在其建設途中，其有以平等互利之條件願投資者，中國自不拒絕，但其性質，應限於純經濟的，而非政治的，中國歡迎與各友邦增進經濟關係，但反對任何壟斷性質之企圖。

吾人本此意以論中英經濟關係，則近年中英國交，情狀良好，英國於

政治上，並無不利中國之意，故此次羅氏來華考察，中國認為純粹友誼，絕非志在壟斷支配而來。是以吾人相信羅氏將來果有所建議，定將受好意的考量；倘羅氏此行能有以增進商務，裨益兩國者，原則上必為中國所歡迎也。至於吾人所可進言於羅氏者，則以為羅氏須認識遠東經濟之維持與進步，應以平和穩定為前提，而穩定之道，則以中國國家之健全發展為根本，倘中國國家之統一獨立，在危脅狀態中，將無從論經濟，更不堪言商務也。中國內政上，嘗有不少之困難，但近年已逐漸克服，人才技術，亦年有進境，而中國原以平和為國策，絕不以侵害他國為事，故誠能使無外力之侵凌，則中國建設，充分有望，此當為世界公共之利益也。羅氏今於中國國運艱難之日，代表英政府來華考察，於此根本一點，宜先有明確認識。夫英國在華商務，有一世紀以上之歷史，即在近年，仍居第一位，其關心中國，應非徒然，羅氏此來，其關於英國在華商務前途者甚重。吾人既嘉其勞，甚願其為廣泛及深厚之考察，以資英國朝野對於遠東大勢之了解也。

（錄九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中國人應有的國際觀

中國自身處空前之變局，世界危機，復極緊張，集體安全不可恃，非戰公約不可信，然則何恃何信？遂成為現時人人心中切迫之疑問。是以在非常之時，中國人宜自定其一貫之國際觀，方可免張皇錯誤，或頹唐自棄，而一蹶不可復振也。

茲者英財政家李滋羅斯氏由日來華，而義亞戰雲，正在高起，歐洲前途，不可盡測，當此時也，凡愛護國家者，勢不能不特別縈心於國際問題，故願乘此時以論中國人應有之國際觀，蓋欲與全國人士共同商討者也。

吾以為處複雜之局勢，愈應有簡單之信念，在至危之環境，更宜立堅固之志氣。不然，中心無主，而與世浮沈，結果必被時代狂潮席捲以去。惟有自立信仰，自具決心，以至簡應至繁，以至堅處至危。誠使國論一致，站定脚跟，則難關必有穩渡之一日也。吾人將試論中國人在此時應有之信念。第一：中國人之國際觀，不可不出一種較高之理想出發，不可僅徬徨於枝節問題。吾以為中國雖危弱，固世界大國，在人類文明史上，中國應有其應盡之責任。其道無他，中國對國際問題，應論善惡是非，應以全人類未來之幸福進步，為其決策之對象。凡世界進步的傾向，應助成之其為逆轉者，應不同情。中國今日之亟務，固在維持自己之生存，然應排斥民族自私之念，中國將來，將與世界大多數人類同其利害，凡現時與大多數人類不利，桎梏大多數人類自由之一切現實狀態，應為中國民族奮鬥之對象。中國之理想，應為世界平和與進步，此必眞平眞和而後能之。中國人應為此大理想奮鬥，不僅求其己身之安全已也。第二：上述為根本理想，此則論本身問題。吾人以為此點亦極簡單。即不論我有力無力，應絕對守護國家最後的立場，不論環境，不計利害，同時亦不講策略，惟簡單地，坦率地守其所信。抑另有一要點。中國應覺悟絕不希冀外援，因國際上絕無以一國家援助另一國家之事，有之則互助。互助與求援，絕對不同。倘有以世界平和進步為目的，而欲與我互助者，中國當然不辭，至於本身之興廢存亡，當然問自己也。吾以為中國人不宜太自輕，蓋誠能自己努力，則世界問題，將來需要中國為助之點正不少。中國求外援則不可，但盡互助之道則可，惟互助亦應刻刻不忘世界平和進步之理想，惟符於此理想者，中國方可與之互助，否則寧遁身事外也。第三：關於目前實際局面之應付，亦至簡單。國府前下睦鄰之令，此可以現時外交方針目之。中國大勢，在陸不在海，故鄰國交際，事實上重於其他。國府命令，意指日本，我於日本，以地理言，以人種言，以過去文化關係言，以商務言，皆應重視，毫無問題。況九一八以來之變局，中國安危，事實上決諸其對日關係，則焉能不竭力求睦？雖然，此亦有必然之限界，限界內宜力求適應，限界外則不容混淆。限界為何，即中國之睦鄰主義，必須以統一獨立之中國行之，是也。抑既言睦鄰，則不容漠視一般之鄰，中國須保其四境平安

，故對於鄰近國家之外交，皆應相當注意。凡對於中國不事武力侵略者，皆應力保友好。中國於世界無野心，其理想在求世界平和進步，則凡足以挑動國際戰爭之事，中國自應避免陷入也。第四：最後亦最要之點。欲達其扶持世界平和進步之理想，必須先急進的謀中國本身之平和與進步。中國苟自覺對世界文明史上有其一部分責任，此則其責任之原始的部分也。中國今日在國家地位如此狀態之下，而尚有近百萬之兵士，不得不從事於剿匪之軍事，此誠可危，不僅可恥，是宜限期肅清，早作結束，誠能撫民救災，以仁勝殘，則以理以勢，肅清可期，要之國家現狀，勢不容長此自耗生命資源，最短期內，必須求得結局，此外則政治及各方面必須速求進步，此則不必多論者。五全代會近矣，當局者之籌畫果何如也。

（錄九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日股票市場對戰爭風說之敏感

自本年夏秋之交，義亞間爭執漸漸變爲英義間爭執，東非殖民地分割戰爭漸呈不可避免之勢以來，日本股票市場即日漸活潑，各種股票市價皆有增加。據合衆社十九日東京電報，依統計專家計算，由八月一日起到九月一日止，此種股票增價總額即達九萬萬元之巨。在另一方面，在純理上應爲股票所代表之各種工業實況，亦甚良好，如以可稱爲日本輸出品工業的中心之紡紗業爲例，則據最近消息，由九月一日起到九月二十一日止，僅二十日之間，已增加九萬一千一百四十紗錠，合入舊有者共計一千零一萬七千五百零八錠；持此與一九三一年之七百萬錠相較，幾增加三分之一，在全世界中，次於英美德法而居於第五位，其本身進步之猛，固可令人驚異，然持與股票市場之活潑及戰爭之危機，對照而觀之，則可知日本各種股票之漲價，殆非完全由於投機之心理，而實有其確實的根據。尤如十八日之東京株式市場，呈現突進的場面，主力股票價格有在一日之間暴漲六七元者，股票交易總額，短期有七十五萬股，長期有三十八萬股，現貨有三萬七千股，合計共一百十六萬餘股，突破從前紀錄，實爲東京股票交易所創設以來五十七年間之最大紀錄。至二十一日，因外電偶傳墨索里尼態度緩和，有接受五國委員會建議的可能之故，各種股票一時跌落一二圓，而二十三日以後，又恢復漲勢，迄昨尚在堅實上漲之狀況中。如綜觀數月來之經過，即知日本東京股票交易所非常敏感，義亞戰爭之風說盛，則日本股票價漲，義亞妥協之風說盛，則日本股票價跌。而義亞之爭執在不遠的將來，顯有變成戰爭之勢，故日本東京股票交易所之活況，當能在相當長期中繼續下去，此吾人所可推論者。

日本東京股票市場對於義亞戰爭風說何以如此其敏感？此其理由，殆甚明顯：(一)從日本爲海運國之觀點觀之，義亞戰乃至英義戰俱爲海外遠征性的戰爭，依事理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經驗，此種性質之戰爭，必需要船舶甚多，可以打開最近數年世界海運界亦即日本海運界因國際貿易減退而來之深刻的蕭條。(二)從日本爲軍需品製造國之觀點觀之，戰爭一旦開始，所需軍需品必巨，日本不妨依歐戰時日美兩國之前例，出售軍需品於交戰國雙方，以收漁人之利。(三)從日本爲遠東最進步的工業國之觀點觀之，在東非戰爭一旦開始，蘇彝士運河交通封閉之際，日本商品對於遠東市場顯然可以有驅逐歐洲商品的可能，甚至有壟斷一部分的可能，其於日本產業界之前途，利莫大焉。故日本東京股票市場對於戰爭風說之極端敏感，絕非出於憑空投機僥倖之理由，而實基於甚深的國民經濟上之根據。

更有進者，依日本東京股票市場對於義亞戰爭風說之敏感，更可證明今日之世界各國政治經濟之關係，已達到錯綜糾結，息息相關，牽一髮即可動全身之程度，蓋如熱帶瘠土之亞國雖願割地或歸國際共同管理而尚不能免被一特定強國之決心征服，如東非之殖民地分割戰爭之風說，即可使遠東一國之股票交易所鼎沸，則地肥如中國，民衆如中國者，更何有苟安遠禍之可言，其在原則上必須有以自保之道，更不待論矣。

（錄九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贈拔可　聖遺

士誰不欲仕又惡非其道利驅兼名驅出處常自考李侯剛靜人用世意豈小如何學吾嬾盛年比黃槁朝隱當承平春官佐搜討幸未失方叔吾欲倣坡老屏置憑拙目決勝非爾巧小試勞人職治行聞江表處脂非所甘抗手強哉嬌楚游踵吾舊春洲搴芳草無何風塵喧高牙迹如掃相期在龔黃幡然儕夷皓海曲非交州十稔久相保點勘睦親坊打疊藏山槀時參曹洞禪不薄鍾山拗鄉風變八閩清游徧三卯吾衰百不理享帚庸自寶爲計千載後天闕及梨棗君今亦六十觀物兩眸瞭深閉遠所憎高吟見素抱立賢今無方天閑幾驥褭不自竭駑鉛猶各矜手爪翻憐織素工不及倚門好變衰四十年誰與問蒼昊吾敢走籍湜君自論管鮑載醪靡闕供菜根粗可齩近禮天都雲歸酌奔牛醥一門足唱酬百城恣環繞泰然天宇定不受埃𡏖擾朔南鬱相望引年爲善禱

哀偃師　伯臧

乙亥七月越八日陸沉怪事驚咄咄伊洛泛濫地上行撼山決谷風雨疾偃師位當嵩嶽趾怒洪齧城城杌隉萬夫爭命守金隄水維不緩民力竭夜來瑱冥逞威虐齧桑浮兮地軸裂很如鵝鸛遍營陳腥若蛟龍徙窟穴是時闔城數千命那得凶門一二脫呼號但聽聲澈雲攀躋已見山成埒可憐骨肉不相救頃刻陰天歸紂絕吁嗟河伯胡不仁無乃官司職有闕禮樂崩壞三光隳聖法殫殘防盡撤稽天巨浸何時休託命吾儕歎蟣蝨

奉贈纕蘅先生即次其賦簡海內知友之作元韻　芋龕

脫構飛騰筆可忘微吟已奪五官郎百蠻布政眞遊刃

四海驚名未杖鄉知挾神鋒從鍛利更開襟地不塵妨宰身公自隨緣現康濟心腸即道場

依韻奉和纕蘅先生分藩黔中賦簡海內知友之作　賀夫

國事何曾每飯忘爭墩豈必效貛郎（公詩有爭墩書事戀桐鄉何荊公小字貛郎見聞見錄）好憑濟世安人略來治蠻烟瘴雨鄉墨吏聞風廉漸著黃河止濁笑無妨惟憐民力東南竭二十年來百戰場

晚孟樸　仲恂

自貯伶玄感終成彥伯書艷資談藪助狂與世緣疏盛府網賅玉仙槎風曳裾山川愜淵對亹亹颯思渠決背華庵見重過鬢已絲當時標尙意同被俗流嗤（陶齋師開府江南時於節署西旁築賓華庵君與余每與文酒之會時相輕者目爲文蟆）劇念文園渴俄驚夕壑移征西賓從盡忍死更誰悲

喜得雲史書賦此奉懷　子威

長沙地卑濕冬晚積陰多霧氣吞山骨泉聲咽澗阿殘年詩結束鄉夢客蹉跎歲歎催租急其如敗興何詩交滿天下知我儻如君共作還鄉客仍爲出岫雲江東舊才子直北故將軍室有添香伴金貎日夕薰

客舍阻雨寄題柳州祠　石遺

君因謫宦此栖遲笑我無端某在斯應是好詩好遊記平生偶有似君時

眞行多石少人地忽到山窮水盡中不是蒼梧非象縣如何却遇鼻亭公

有菜何因號鷓鴣全行不得雨模糊若教泥楯山櫟在何畏鈎輈格磔呼

昌黎驅鱷偶然了潤色山川即事功山不丹青水宮徵詩人誰到粵西東

處處四圍眞假山何須囚鳥作囚山小樓坐困已三日乞與天君放白鷳

八聲甘州　題沅叔翁西涯校書圖　仲堅

占西涯一角古城隈園林據湖山正香繇初裊荷錢新綻詩興幽妍白髮傳經心事讐校費丹鉛曙光侵書榥爇火猶燃　朝士貞元垂盡僅抱殘守闕一老巋然算高廛雙鑑光燄照塵寰漸譙門征笳聲動送訪奇車馬日斜還東華路悵相從晚空負陳編

今傳是樓詩話

什公

明人詩多稱前後七子。不知崑山歸季思子慕。至爲瀟雅。今錄數首。以餉閱者。丙申六月過吳子往荻秋廬云。蕭瑟。湖。上。廬。六月。如。清。秋。涼雨。過。柴。門。絲楊。風。颼。颼。水濱。一。稚。子。洋洋。何。所。求。終日。無。一。魚。持竿。釣。不。休。問之。向。我。笑。使我。心。忘。憂。城北初夏云。三見。草。木。榮。栖栖。猶。未。旋。偶與。城。市。遠。因躭。此。地。偏。獨舘。背。淸。池。一無。俗。事。率。晨興。課。書。罷。日午。蛙。聲。喧。出門。見。新。秧。微綠。映。遠。田。久晴。初。得。雨。稚子。亦。欣。然。田父。說。歲。占。今玆。定。有。年。物情。旣。如。此。予樂。復。何。言。庚子正月吳子往見過同訪高存之於漆湖云。令節。思。故。人。流光。懼。蹉。跎。心在。隰。桑。篇。三復。當。如。何。忽聞。叩。門。聲。良友。遠。見。過。携吾。訪。同。志。詰朝。鼓。輕。艖。情殷。無。遙。路。信宿。逾。關。河。依然。漆。湖。上。春山。渺。晴。波。主人。愉。愉。如。兼以。風。日。和。風和。卷。簾。坐。閒尊。鳥。來。歌。忘飲。飲。更。適。不覺。芳。顏。酡。階前。山。茶。花。落英。何。其。多。雜詩云。白出。羣。動。作。智計。千。萬。端。用此。徒。爲。勞。不用。不。自。安。所繇。在。有。身。坐令。思。慮。殫。所以。古。賢。達。與物。同。一。觀。俛仰。任。所。之。宇宙。何。其。寬。冬日病栖新構小屋云。天寒。小。屋。宜。潔靜。兼。新。築。短簷。近。低。窗。意親。足。我。欲。窗邊。兩。木。榻。編秧。睃。于。褥。西榻。朝。食。暄。東榻。晡。時。燠。暄燠。旣。互。轉。盤旋。與。相。逐。藥物。難。長。供。日惟。飽。饘。粥。辛丑夏日閒居云。閒居。不。勝。娛。何妨。抱。微。疾。長以。無。事。心。當彼。攝。生。術。白日。一。何。長。臨窗。坐。捫。蝨。飯餘。弄。清。琴。臥起。展。殘。帙。孤雲。御。微。風。翩翩。獨。高。出。對客云。嘿然。對。客。坐。竟坐。無。一。語。亦欲。通。殷。勤。尋思。了。無。取。好言。不。關。情。諒非。君。所。與。坦懷。兩。相。忘。何害。吾。與。汝。舘城北云。妻孥。昔。居。城。我淹。江。上。廬。妻孥。來。江。上。我去。城。北。居。城北。何。所。事。二生。喜。從。予。旣愛。童。子。眞。且得。人。事。疎。長夏。北。窗。竹。風吹。几。上。書。坐看。牆。外。帆。樹中。去。徐。徐。中情。苟。無。繫。觸物。皆。有。餘。今玆。對。佳。節。秋風。秋。月。初。香稻。感。我。鼻。歸食。江。上。魚。小女。解。思。父。一見。當。何。如。歸江上云。去年。冬。盡。歸。

室家。尙。完。好。兒女。曝。簷。隈。牆頭。日。杲。杲。今年。冬。謚。歸。離憂。不。可。道。中饋。闃。無。人。虛堂。塵。不。掃。一兒。依。外。家。兩女。歸。兄。嫂。奚。獨。天。運。乖。謀生。亦。草。草。人世。骨。月。緣。尙。爾。不。可。保。而況。一。切。營。何足。攖。懷。抱。久矣。吾。行。迷。回車。苦。不。早。沈山子云。古今效陶而肖者。王韋之外。不得不推季思。與季思同調者。又有錢飲光秉鐙。亦喜學陶。效淵明飲酒詩云。寄生。大。塊。中。何者。爲。我。故。譬如。逆。旅。物。暫有。安。足。據。在世。雖。百。年。畢竟。舍。之。去。臨去。豈。不。戀。戀亦。不。得。住。所以。達。觀。人。濬然。隨。所。遇。委順。生。世。間。不厭。亦。不。慕。日飲。一。杯。酒。可以。全。此。趣。其二云。芸芸。萬。物。化。各各。復。其。根。其根。果」何。有。出入。豈。有。門。昔人。推。太。極。無乃。荒。唐。言。吾生。本。無。受。沒去。亦。無。存。于中。何。所。見。而辨。明。與。昏。不。如。隨。衆。生。與之。同。渾。渾。田園雜詩云。仲春。遘。時。雨。既雨。旋。亦。晴。百草。吐。生。意。衆鳥。喧。新。聲。紛紛。羣。動。出。各各。有。其。營。執。是。形。骸。具。而懷。安。居。情。老農。憫。我。拙。解。軛。爲。我。耕。教以。犁。馭。法。使。我。牛。肯。行。置酒。謝。老。農。願言。俟。秋。成。其二云。鄰舍。有。老。叟。念我。終。歲。勞。日中。挈。壺。榼。餉我。于。東。皋。釋。耒。就。草。坐。斟。壺。醯。濁。醪。老叟。自。喜。飲。三杯。興。亦。豪。縱談。三。國。事。大罵。孫。與。曹。呂蒙。尤。切。齒。恨不。揮。以。刀。惜哉。諸。葛。亮。六出。計。猶。高。身歿。功。不。就。言之。氣。鬱。陶。持杯。進。叟。酒。酒盡。且。餔。糟。此。是。異。代。憤。叟。母。太。牢。騷。其三云。春天。不。久。晴。衣垢。及。時。澣。身上。何。所。著。弊。襦。及。骭。短。家人。念。我。寒。一杯。爲。斟。滿。酒滿。不。可。多。農事。不。可。緩。奮身。田。野。間。襟帶。忽。以。散。乃知。四。體。勤。無衣。亦。自。煖。君看。狐。貉。溫。轉使。腰。肢。懶。其四云。東家。事。詩。書。西舍。勤。稼。穡。本意。在。謀。生。所期。各。有。得。君看。田。舍。翁。男耕。女。能。織。娶婦。既。以。勤。生子。又。得。力。焉知。翁。室。豐。今年。大。召。客。割雞。秋。極。肥。出酒。濃。如。漆。可憐。東。家。子。終歲。不。能。食。夜愁。兒。女。啼。晝愁。租。賦。逼。天寒。四。壁。空。相見。無。顏。色。從此。誡。子。孫。決志。耕。不。惑。夏日田家作云。民生。食。爲。本。要在。四。體。勤。盛夏。豈。不。暍。良苗。獨。欣。欣。我苗。既。以。長。我草。亦。以。耘。南村。稻。何。早。今晨。已。食。新。我飢。焉。足。慮。且復。乞。諸。鄰。新米。飯。極。香。炊以。召。所。親。田家。何。所。召。勞我。作。苦。人。汎汎。水。中。萍。潑潑。池。中。鱗。雖無。酒。肉。味。一飽。忘。吾。貧。飲光桐城人。竹垞初稱其詩得香山劍南之神髓。久乃服其情意逼眞。最近元亮。

凌霄一士隨筆

洪鈞爲中國外交官之前輩，治元史之學，尤見稱於世，其人亦頗非碌碌一流。近自賽金花復時傳於人口，有以洪狀元生平事實見詢者。友人某君藏其墓誌銘拓本，爲其鄉人臺灣道顧肇熙所撰，（吳郁生書丹，汪鳴鑾篆蓋。）外間現頗罕見，因屬錄以見示，即披露於次，亦考究洪氏本末之資料也：

國家自道光二十二年始允泰西通商之請，閱二十年乃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王大臣領之，又十年而後遣使聘問諸國，愼簡賢能，頒給欽差出使大臣關防，三年一任，蓋遞重其事矣。同縣洪公，以閣學奉命出使俄德奧和四國，就遷兵部侍郎，任滿歸，奏對稱旨，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光緖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疾終京邸。遺疏上，天子軫悼，有才猷練達學問優長盡心職守辦理妥協之褒，諭賜祭葬，賞延後嗣，飾終之典視常例有加。孤子洛旣奉公之匶歸里，乃郵狀抵余臺灣，言將以明年九月某日葬公於縣之西鄉十一都十二圖燉字圩贈光祿公塋次，請爲之銘。憶同治紀元同應京兆試，訂交鄉館，雖在貧約，顧嘗慨然有當世之志。洎同鄉舉，忽忽三十餘年，而公已千古。余雖不文，又奚以辭？按狀：公諱鈞，字陶士，號文卿，先世自徽州歙縣遷吳。曾祖諱士樹，候選運同，妣王、李，祖諱啓立，國學生，妣巴，考諱垣，候選從九品，妣潘，三世皆以公貴，誥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年十八入吳縣學，同治三年舉於鄉，七年成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恭修毅廟實錄告成，賞戴花翎，加四品銜。擢侍講，侍讀，左右春坊庶子，侍講學士，侍讀學士，詹事府詹事，凡八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時光緖九年也。以母病疏請開缺歸，明年丁太夫人憂。服除，以原官充出使大臣，轉兵部

左侍郎。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視湖北江西學各一，典陝西山東試各一，屢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國史館協修，功臣館纂修，實錄館纂修，總纂，提調，本衙門撰文。及爲卿貳，殿廷試閱卷，武試較射，覆覈朝審，承修壇廟陵寢工程，以十數。公性孝友，幼穎異。家道中落，父兄欲令習賈，涕泣跪請卒業。及通籍，贍公已即世，未逮祿養，哀慕終身。太夫人素剛嚴，意不慊，輒厲聲色譙呵不少貸，公則竦息惕伏，怒解乃已。嚴事兄嫂如父母。歙縣修宗祠，需萬緡，議按丁出錢盈其數，公立輸半貲，以恤貧族。自廷試第一，未散館即視學湖北，感激知遇，銳志報國。屢司文柄，簡閱精審，惟恐失人。光緒五年主山東試，入文爲各省冠。六年視學江西，廉知槍替重名諸弊，嚴行覆試，終日堂皇，徼倖遂絕。定經訓書院規制，與諸生講經濟之學，多所成就。俗有溺女風，檄各學官與諸生收恤之，手書聯額獎其勸，活嬰無算。去任日，諸生於書院尸祝焉。九年河決山東，朝廷命侍郎游百川馳往籌度，議開徒駭馬頰二河。公奏其未諳河務，且陳治河當因時制宜，黃河宜合不宜分，止可寬展重隄，不可別謀分洩，若開引河通二渠，此數百里土性鬆浮，一旦潰堤北趨，將爲畿輔患，並條上治河事宜。臬司潘駿文熟悉河務，新獲譴，無敢舉者，力言其可用。疏入，旋命游百川回京，起用潘駿文，河患漸紓，實自公發之。會法越有事，條陳海防事宜，復蒙採納。於是上結主知，嚮用矣。出使外洋，廉正自持，守約不撓，洋人感服。凡有裨軍國者，密疏以陳。中外交涉繁要，多以電通信，外國用三馬電，中國用四馬電，費倍蓰，公創以干支代一十百千字，亦成三馬電，歲省經費鉅萬。其精敏類如此。既入總理衙門，力持大體，勇於任事。沿江教案起，西人獲謗書，牽涉湖南道員某，欲得甘心，當路亦思重懲，以儆效尤。公持不可，謂狗人意如國體何，其人卒得保全。邊界甌脫，間有違言，公以華離錯互，非口舌所能爭，不欲爲國家生事。天子知公深，時賜獨對，造膝敷陳，而外不能喻於人。人徒見公之踔厲名揚，不可一世，而不知其旁皇鬱積，耿耿於中，非旦夕矣。向者使還，道經紅海，感受暑溼，病伏甚深，一旦觸發，遂以不起。公治事聰强，無所瞻避，與屬吏論公事，下筆輒千餘言，兵部復推公主持，不於私宅判牘，每入署，吏抱牘進，恒盈尺，或竟日不得休，在告疾少間，猶一日書二十餘函，不遑自恤，故聞公之薨，同官自王以次臨弔，無不哭

失蹤。悲夫！公生於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五。配何夫人。子一，洛，縣學廩生，復由廕生通判改工部郎中，公薨，奉恩旨服闋後以本部郎中遇缺即補。女一，庶出。公之使海外也，於俄羅斯見元代舊史本回紇文，凡更數譯，審爲元代藩屬舊史，詳於西北用兵。公得之甚喜，謂足補元史疏陋，於是徧考元人官私書及關係元史諸紀載，手自纂輯，成元史拾遺若干卷。搜異域之佚聞，訂中國之惇史，古未嘗有也。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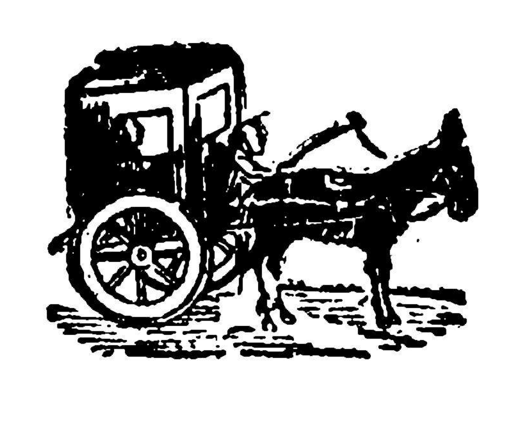
昔班固氏傳西域，慨歎漢使益得職，惟公三年歷四國，平遷一官依品秩。明修元史病荒率，史臣自盲憚考覈，鄂羅斯文本回紇，紀朔漠事頗翔實，公既覩止等球璧，私幸謀於野則獲，爰召舌人通累譯，手自濡染資大筆，俾闕者完疏者密，千秋裘非一狐腋，彼褚先生何足述，武庫乃有左傳癖，旁行斜上成都帙，宜進史宬藏石室，千秋不朽視方策。吾銘匪私秘眞宅。（按「千秋裘非一狐腋」句，秋字是金字筆誤，上石後乃知之云。

茲更將淸史稿洪鈞傳錄左，俾參閱：

洪鈞，字文卿，江蘇吳縣人，同治七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出督湖北學政，歷典陝西山東鄉試，遷侍讀，視學江西，光緒七年歷遷內閣學士，母老乞終養，嗣丁憂，服闋，起故官，出使俄德奧比四國大臣，晉兵部左侍郎。初，喀什噶爾續勘西邊界約，中國圖學未精，乏善本，鈞在俄，以俄人所訂中俄界圖紅線均與界約符，私慮英先發，迺譯成漢字，備不虞。十六年使成，攜之歸，命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値帕米爾爭界事起，大理寺少卿延茂謂鈞所譯地圖畫蘇滿諸卡置界外，致邊事日棘，迺痛劾其貽誤狀。事下總署察覆。總署同列諸臣，以鈞所譯圖本以備考覈，非以爲左證，且非專爲中俄交涉而設，安得歸咎於此；圖事白，而言者猶未息。右庶子準良建議，帕地圖說紛紜，宜求精確。於是鈞等具疏論列，謂：內府輿圖一統志圖紀載漏略，總署歷辦此案，證以李鴻章譯寄英圖與許景澄集成英俄德法全圖，無大紕繆，而覈諸準良所奏，則歧異甚多。欽定西域圖志，叙霍爾干諸地則總結之曰屬喀什噶爾，叙喇楚勒葉什勒庫勒諸地則總結之曰屬喀什噶爾西境外，文義明顯。原奏遡謂其曰境外者大小和卓木舊境外也，曰屬者屬今

喀什噶爾為國家自闢之壤地也，語近穿鑿。喀地正北東北毘俄七河，正西倚俄費爾干，其西南錯居者帕也。後藏極西曰阿里，西北循雪山逕挪格爾坎巨提訖印度克什米爾，無待北涉帕地。設俄欲躡喀，英欲偪阿里，不患無路。原奏迺謂二國侵奪拔達克山安集延而終莫得通，斯於邊情不亦闇乎！中俄分界，起科布多塔爾巴哈臺伊犁訖喀西南烏仔別里山口止，並自東北以達西南。原奏迺謂當日勘界自俄屬薩馬干而東，實以烏仔別里西口為界，今斷以東口，大乖情勢。案各城約無薩馬干地名，惟浩罕安集延極西有薩馬爾干，明史作撒馬兒罕，久隸俄，與我疆無涉。當日勘界並非自西而東，亦無東西二口之說，不知原奏何以傳訛若此。謹繪許景澄所寄地圖以進，並陳扼守葱嶺及爭蘇滿有礙約章狀。先是坎巨提之役，彼此爭甚其間，我是以有退兵徹卡之舉，英乘隙而使阿富汗據蘇滿，至是俄西隊出與阿戰，東隊且駸駸偪邊境，總署復具籌辦西南邊外本末以上。鈞附言：自譯中俄界圖，知烏仔別里以南，東西橫亙，皆是帕地，喀約所謂中國界線應介乎其間，今日俄人爭帕，早種因喀城定約之年。劉錦棠添設蘇卡，意在拓邊，無如喀約具在，成事難說，唯依界圖南北經度斜線自烏仔別里徑南尚可得帕地少半，尋按故址，已稍廓張。俄阿交鬨，揣阿必潰，俟俄退兵，可與議界，當更與疆臣合力經營，爭得一分即獲一分之益。上皆嘉納。十九年卒，予優卹。鈞嗜學通經史，嘗譔元史譯文證補，取材域外，時論稱之。

其因地圖被劾事，即曾樸「孽海花」所藉以發揮者。



土地公有案辦法大綱

閻錫山

閻錫山氏近草成土地公有案辦法大綱，擬向中央提出，請中央核准後施行。全文於九月十六日發表，玆錄誌於次，以供參考。

辦法大綱

（一）由村公所發行公債，收買全村土地爲村公有。

（二）就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爲一份，劃爲若干份地分給村籍農民耕作。

（三）如經村民大會議決對於村田地爲合夥耕作者，即定爲合夥農場。

（四）如田地不敷村中農民耕作時，應由村公所爲未得田地之人另籌工作，如田地有餘不能耕作時，應將餘田報請縣政府移民耕種，以調劑別村之無地耕作者。

（五）農民之耕作年齡定爲十八歲至五十八歲，人民滿十八歲即有向村公所呈領分地之權，至五十八歲將原領之田繳還村公所。

（六）農民有左列事情之一者，村公所即應將所領之田地收回，㈠死亡㈡改業，㈢放棄耕作，㈣遷移，㈤犯罪之判決，田地收回時對於田地之有效改良工作應給與補償金。

（七）耕農在充當兵役期限內其所耕份地，應由本村耕農平均代耕。

（八）耕農因耕作力之減退或田地之精密工作，或栽植特別費工之作物，應准使用僱農，但僱農以左列三種爲限，(甲)其他耕農之有暇力及餘力者，（乙）十八歲以下五十八歲以上之男丁，（丙）勞動年齡內之女子。

（九）推行之初耕農對省縣地方負擔仍照舊征收田賦。

（十）收買土地之公債，其分年還本之擔保如下，（甲）產業保護稅，凡動產不動產均年抽百分之一產業保護稅，（乙）不勞動稅 ，凡村民無正當務故而不勞動均應比照耕農一份地平均所交之勞動所得稅征收不勞動稅（丙）利息所得稅，凡以資產生息者，應按所得利益征收百分之三十爲甚之累進所得稅，（丁）勞動所得稅，凡勞動而有收入者，應就左列標準征收勞動所得稅，㈠耕種田地收入十取其一，㈡其餘耕農以外勞動者之收入征收百分之一爲基之累進所得稅。

（十一）墳地宅地暫不收買，田地買歸村有後，被收買者如爲老弱無勞動能力，而又無撫養之人，且其每年應得公債數額不足供生活者，應由村另定撫養辦法，老者至於死亡，少者至於成年。

（十二）村中山林池沼牧地等公用土地，除向屬國省縣村公有者外，一律按收買辦法，收歸村公有，其地上有價物，應給予補償金。

（十三）村公所應按人口增加情形，土地改良狀況，在適當期間，將份地重行劃分。

辦法說明

解決土地問題本不是一件小事，亦不是一件易事，但以村公債收買，歸村自辦，亦不是怎麼的一個難事，事固有難易，若辦理得法，難事亦易辦，若辦理不得法，易事亦難辦，況事之需要者，尤不當以難易而定辦不辦也，今日之土地私有，實爲共產黨路下一個大空隙，亦爲現社會埋下一個摧毀的爆炸彈，土地公有已成不得不辦之勢，有人以爲江西之共，亦未因不能解決土地問題而擴大，誠然，但江西之共，竭國家之全力，費時數載，僅僅滅之，西北農村破產，十戶九貧，地廣兵單，封鎖不易，亦禍蔓延，似非此少數兵力所可封鎖，捨從解決土地問題，根本消除大空隙入手，恐別無良法，惟茲事體大，在會議場中，曾有若干問難，茲摘述如下。

（問一）土地公有，是應歸國家，如主張歸村公有，則主權在村，是否有侵佔國家主權之嫌。

（答）村爲羣生之基礎組織，亦爲行政之最小單位，土地村有，是分配使用問題，不是主權問題，即以主權論，村屬於縣，縣屬於省，省屬於國，主權在村，即是在國，如從主權之直接間接關係而言，則主權在國，國豈能離開村而處理土地，主權在村，村亦不能抗拒國家處理土地，國內固皆國土，國土皆是村土，歸村有，有之事實，始有着落，土地歸國有，亦是分屬於村，分歸農種，實際屬於村而言國有，有之事實反爲落空，且村近而國遠，言村有，村人易知而易從，言國有，村人難諒而難從

（問二）村之範圍大小，土地肥瘠，人口多寡各不相同，土地歸村，則村與村之間土地之分配，是否發生不平之現象。

（答）村與村之間無所謂平不平，村小地少人少，村大地多人多，正是個平，即間有地少地瘠而人多之處，人之願居此村，亦必於耕作之外，別有闖生之路，試觀渡口之處，人口較農村爲多，是有以舟爲操生者，濱海之處，人口較農村爲多，是有以漁業爲生者，商業區人口較農民爲多，是有以商業爲生者，工業區人口較農村爲多，是有以工業爲生者，人之求生，如水之就下，村界雖有一定，而人之居住遷徙，原屬自由，一爲一定的，一爲活動的，縱有不平，自能趨於平也。

（問三）我國土地，本患分散，土地歸村公有，是否更促進其分散。

（答）土地公有，是屬於使用的問題，不關乎村有不村有，一村一個合夥農場可，數村一個合夥農場，亦未嘗不可。

（問四）各國土地之重行分配，須先清丈調查，然後統計分配，需時既長，需費亦鉅，如主張解決土地問題，依中國目前情形而論，是否難於及時實現。

（答）歸國有而分配，誠屬難辦，若歸村有而分配却極易爲，一村的土地情形，村中人原即明白，不要調查不要清丈，亦比政府派陌生的人調查上幾次爲清楚，就是調查清丈要讓村中人自辦，不但花不了多少錢，也用不了多少時，而且清丈調查後，統計分配，固然好，即不清丈不調查，也未嘗不能分配。

（問五）行政上要執簡馭繁，國家不辦而歸之無量數的村去辦，豈非捨簡就繁。

（答）行政上之執簡馭繁，是要找着一件事的單位，村的事村辦之，就是執簡馭繁，村的事縣辦之，就是繁難無功，土地歸村，只要一村有辦法，村村自有辦法，即是一國有辦法，此爲一村有無辦法的問題，土地歸國有，必須全體有辦法，各村始能有辦法，此爲全國有無辦法問題，一村有辦

法易，全國有辦法難，歸於國，就是捨易而就難，即以土地歸國而言，亦不應捨了這知根知底住在村中的村公所辦理此事，如捨此而另找人辦理，須找多數人，且說到土地國有，易惹起人民反感，說到國家以公債收買，使人民負擔，亦易惹起人民反感，說到政府處理分配，易生滋擾，更易惹起人民反感，且給貪官污吏造從中漁利的機會，在人民不勝其擾，在國家不勝其繁，如歸村有村辦，國家站在指導督促的地位，扶助村民辦理，大部分用了民力，較之純用官力，反招民怨，難易自見。

(問六) 以無利公債收買土地，是斷絕地主生活之道，地主豈能樂從。

(答) 無利公債，固不如有利公債，地主歡喜，但是反過來看，地主不勞動而剝削，勞動者勞動而被剝削，人應靠勞動而生活，不應靠剝削而生活，不讓剝削，正是人類之所當然，況無利公債，雖不付利，而逐年還本，還來之本，自用可以維持其生活，加之個人更從事於勞動，何至於斷絕其生活。

(問七) 村公債較國家公債之信用如何。

(答) 公債之信用，全視償還之擔保確實如何，若同一之擔保，則在村民觀之，村公債較國家公債信用確實，何者，因第一．不怕國家更改年限，二．不怕國家將基金移作別用，第三．欵項均村中自收自支，不怕官吏舞弊，收多支少也。

(問八) 村中大小有貧富，地有多少，有貴賤，公債由村發行，負擔是否不均。

(答) 就農村言之，大體小村地少，大村地多，貧村地賤富村地貴，此多少貴賤俱是因果相符，說到公債的負擔，收的地多地貴，負擔重，收的地少地賤，負擔輕，這也是因果相符，反比國家收買，全國不均負擔，不只是易推行易處理，而且比較公道。

(問九) 收回土地，既歸農民耕種，收田公債，亦應由農民分年償還，斯為公道。

(答) 如你所說，不是公有的辦法，是轉賣的辦法，且如這樣辦，仍消弭不了共產黨煽亂的空隙，共產黨仍然可以拿上一個「跟我來不要償還公債」的口號，挑動全體農民背向。

(問十) 按償還公債之稅欵，是富人出的多，是否有以富人之錢還富人之嫌。

(答) 農民收穫十取其一，負擔亦不輕，收回田地亦不盡為富人者，亦有貧農者，既說負擔，當然是能負担的人負担。

(問十一) 以產業保護稅．不勞動稅．利息所得稅勞動所得稅等四種稅欵，償還收田公債，是否足用。

(答) 償還無利公債，無所謂足用不足用，稅欵如不多，償還可多分年限。

(問十二) 土地使用權變更之後，有有農具而不耕地者，有有耕地而無農具者，當如何救濟。

(答) 應將不耕地者之農具，由村公所作價，賣與耕地者，並由村公所擔保，分期付價。

(問十三) 農民充兵役時，其份地規定由村民代耕，現在的士兵，能否分地。

(答) 當然能。

(問十四) 士兵以外的人，能不能分地。

(答) 不能。

(問十五) 何獨優待士兵。

(答) 士兵爲國家保衛者，應當優待，士兵心定，國家之保衛可以無虞。

(問十六) 服兵役之義務，只是耕農有，抑人人皆有。

(答) 人人皆有，但武器之給予，應先給耕農。

(問十七) 何故。

(答) 把心理安定的耕農武裝起來，比方以山西說，好像在全面積上至少釘了一百二十萬極隱固的釘子，眞是措社會於磐石之安。

(問十八) 有人主張計口授田，將田地平分給農民，我們主張按一人能耕之量分爲份地，分給農民，是使得到田地耕作的人少，翻過來看，就是使失業的人多。

(答) 主張將田地平分給農民者，是收買人心的手段，不是他的政策，他的政策是合夥農場，機器耕作，若將土地多給農人，即是減少人力，比如一人能耕之地分給二人，即是將二人能力減爲一人，人力即是國力，減少人力，即是減少國力，這生存競爭之今日，增加人力，尤恐不足以圖存，尙敢減少人力乎。

(問十九) 人力旣是愈大愈好，則於變更土地之始，即提倡合夥農場，將一人能力，變爲數人能力，豈不更好。

(答) 合夥農場將一人的能力，變爲數人的能力，固好，但須有先決條件，頂要緊的條件，是比限物產限制生產發展之「二層物產制」「金代值」之廢止，「一層物產制」之「物產證券」之推行，沒有這個條件，一面看是增加了人力，他面看即是增加了失業人的數量，增一個失業的人，就是增一個崩潰政府的人，現在的俄國五年建設的口號，是「將廚房裏的女子，拉到工廠裏來，」你看世界那個國家，敢唱這個口號，不只是不敢，而且反把工廠裏的女子，趕回廚房裏去，這關鍵就在貨物本位制與金銀本位制，蘇俄雖仍是金銀本位制，但加上不兌現不匯兌與國家對外貿易，實質上已具有貨物本位制的貨幣之效能，蓋貨物本位制的貨幣制下，由廚房裏拉到工廠裏一個女子，是增加一份造產能力，若金銀本位制下，從工廠裏趕回廚房裏一個女子，是減少了一個倒政府的武器，拉出來，趕回去，皆因幣制之關係，有其不得不然者，次要緊的條件，即生產工具之充分改進，生產工具愈改進，工作效能愈大，但不改進之生產工具，只要幣制改良，亦可使人人有粗笨工作，即可使人人有粗笨的生活，政府不至因失業人民增加而受困難也。

(問二十) 土地公有實行之後，能解決了赤化的危機，其餘是否得足以償失。

(答) 沒有失處，土地問題解決，將共產黨造亂的空隙彌補，將摧毀現社會的爆炸彈消除，減少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同時減少富人的驕奢淫佚，也就是減少社會的不平，積極方面可以逼迫人人勞動，增加社會的生產量，有何失處。

(問二十一) 土地問題如此解決，有房產者仍可得房租，有錢者仍可放債得利，是否太佔便宜。

(答) 房租利息亦是今日社會上問題，我主張課重稅，亦不能算是解決，惟解決一件事，只能就一件事的範圍內說，既講土地問題，只好就土地說云。

招兵

由稚吾

一

十二個人一排站住，像城牆垛子一樣，一個出一個進；使招募股陶股長把眉頭緊緊縐着：

「伸出手來！」

「手伸出來！」招募員章立三像一個班長一樣，站在一旁，撕着寬嘴大聲地幫着叫。

二十四隻手零零落落地伸出來：全是骨上包着一層皮，皮色是絳黃的，每一根筋像山脈一樣爬着，每個指椏裏全是灰黑色的汗漿。不同的只是尺寸七長八短，有的點綴着許多瘡疤。

十二個人像白痴一樣咬着牙齒，舉起了手。陶股長像看臭屍，楞着眼遠遠瞟了一眼，眉頭似乎更縐緊一些。

「衣裳解開來！」

有的解着一排三十二個鈕扣，像短打武生一樣袒開了胸，有的却只一拉腰帶，全身衣服都散開來。露出的全是那一律的脊骨挺出的胸部。有的在肚臍上還貼着大塊膏藥。膏藥的藥全走出來了，弄得小肚子像一張山水畫。

「你叫什麼？」

「我——叫癩……」被問的這人恰巧記不起別人才替他取的名字。

「他叫李得彪…………股長，花名冊上第七個，他叫李得彪…………」章立三笑嘻嘻地說過，立刻對那被問的人恨一眼。

被人叫作李得彪的像英雄一樣袒開、丁胸，重新開始在那兒記着自己的名字：

「李…得…李癩子……得…媽的什麼得彪…好好…就是得彪，得彪。」

股長像全沒有什麼事似的，問人的名字彷彿不聽眞也不打什麼緊，又走到第二個面前：

「你是幹什麼的。」

「我……嚇…股長！」手還 在解着他那不曾解完的三十二個一字紐扣，眼斜瞟着章立三，像問他那一聲股長喊得像不像；「我不幹什麼……我作點生意！」臉上還露着狠狽的神氣。

陶股長管你什麼生意不生意，始終把眉頭縐着；雖被章立三的眼直釘着不放鬆，却像心裏有什麼事似的背着手想了一會兒。

「站出來！」陶股長指一個，這樣說一聲。

被指着叫站出來的有五個人，有的

學老吃糧似地那樣上前一步，有的卻閑散地走了好幾步。上前一步的人同剩下的人名是成了兩排，看起來卻像大暑天的星點，亂糟糟站滿了全個院子。

但被叫出來的全一律回頭看着後面的人，眼光裏似乎在討論着各人的命運。

陶股長卻說話了：

『後面的都回去，我們軍紀嚴格，你們身體吃不了，全給回去。』到這兒陶股長看看章立三。『其餘的留在這兒。』陶股長自顧走進去了。手裏拿着花名冊，像十分深思着。

三十二個一字紐扣的人同李得彪恰巧在落選的後排。這時歪了歪嘴，好像對李得彪說：

『不要我！正落得，我還不高興來哩！』其實他自己明白這只是一句氣憤話。

但給李得彪聽見卻不同了：

『不要！正落得？咱到那兒去？』就是對於從來不認識的人，這時既排在自己旁邊，又逢了這樣的事，李得彪順口就直說出來。

其實這不必三十二個一字鈕扣的人來說風涼話，也不必李得彪來操心。從湘潭一直帶他們到這兒來的章立三，自不會就這樣了事。他才聽見那陶股長的話，早就急得耳根漲紅了半截。他費了許多口舌，還靠自己在湘潭的一點威風，才說準了找個股實鋪保，從辦事處裏領得五十塊招募費，掛個招募員的名目，在湘潭招兵，送到長沙，一名算九塊。這會子化了許多本，算弄到了這十二個沒命傢伙。花錢送到長沙，即使領到九塊錢一個，也只一百零八塊錢。除掉一路化去的本錢，剩下的不過五六十塊。眞像陶股長這麼一來，十二個人。留五個，眞要賺不着錢倒貼本。他章立三在湘潭一時威風，可沒作過這種倒霉事。

但如今是沒法了。他明白這正是一個批發掮客一時滑脫了主顧，凡事只得讓步些兒。他明白招兵的種種（否則他也不敢出頭來做這種事），想想陶股長少不了也是那麼一個人，就楞起了眉，對那騷動着的十二個貨色只喝叫着。

『坐好！等會兒我出來再說！』

他跟着陶股長走了進去。

二

陶股長好像沒有看見他似的，只顧在桌邊理着文件。他走過去嘻開了大嘴：

『股長，幫幫忙……』這樣說着，身子挨近了一些，兩根濃眉連在一起，哭喪着臉；『這年頭找額子眞不容易，前兩三年只消喊一聲，那裏不來他媽五六十又精壯又伶俐的不要他還硬跟着來。這年頭兒……不是我亂說……十個去

「九個不回，倘是拿不到，人全怕了，我是騙也騙不來。這會子還十二名，費了不少勁都不說，還先貼上了六十多塊，陶股長總好說，帮帮忙！」

陶股長不是沒眼睛的，兵販子有什麼好東西；幾句花言巧語可不是在這種地方用的。

「這種痨病鬼好當兵!?送上去我吃不了罵！」

（『這種痨病鬼都不說，陶爺可不是這麼容易就報上去的！』心理這麼說。）

「陶股長，就隨便點兒報吧！」大嘴裂開，像要哭却哭不出似地，『隨便點兒！』聲音像婊子的那樣迷人。

這迷住了陶股長；他不是沒心眼的，送上門的好處會丟却不要——

「那麼就算九名，要說………說………」

「說醴陵來的罷！」章立三可會猜人的心。

但陶股長反把眉緺得要斷了似的：

（『你媽的不知趣，要你搶着說。』）

「醴陵？醴陵差不了多少兒，就說…說衡州來的。」

醴陵同湘潭差不了多少兒？說衡州來的？湘潭兩天路，上頭規定一名九塊，醴陵有拾塊；衡州的却得十二塊花邊，一名就落三塊，做了股長的算盤兒到底不錯：但報不是一樣報，於人有利於己無損的事，誰不會落得做個人情，也討後來生意（這招兵可也是生意！）上的便宜。

「是的，是的，說衡州來的。九名……」章立三笑得大嘴合不攏，『還有三名……』

「還有三名也留在這兒……花名冊上把名字消掉，算九個——」

算九個!?却要十二個留下！這算乾吃，三個添頭；這時候却不問痨病鬼，有一名就是十二隻花邊，只要回扣給自己，管他死貓爛狗。陶股長的算盤到打得精！

「這個——」

「不行就沒話說，也不要你報衡州，就是五個，五個——」陶股長認眞起來。

（『不行？量你也不能不行，不敢不行！』心裏是這樣放寬想着。）

「行！行！三個人算什麼？就算送給陶——」

「到不是這麼說——」

「是，是，就這麼說！」

章立三同陶股長走出來，對大家說：

「陶股長看你們投效熱誠，暫且都留下……」章立三望望陶股長，陶股長接着把大家敎訓了一番，最後說：

「軍紀嚴格，開小差的捉到就槍斃

，現在暫給住在這兒，不許外出，等分發了再說。」

十二個人像囚犯一樣關進一間大廳。廳裏早有了百十個沒命傢伙，橫七豎八地歪在那兒，全向他們楞眼看着。章立三向他們漏了話兒，陶股長要大家說是衡州來的。

「我衡州沒去過！」

「為什麼要說衡州來的？」李得彪問。

「衡州路遠，我們起價！」一排三十二個鈕扣的人像什麼全明白似地，嘆了口氣：「你不曉得，招兵！招兵不給買貨一樣，我們拿四塊錢，他拿九塊錢，股長……他媽就少賺兩塊都不成，要我們說衡州來的，他拿十二塊……」

「咱又不是豬，他媽路遠了香些！」李得彪才這樣叫着，就像想起了什麼似的，「你拿四塊？」

「你沒一文嗎？」

「沒！擁總算借了他兩塊錢，他媽四塊!?」

一排三十二個鈕扣的傢伙點了點頭，對他這話彷彿很明白似地，又問道：

「你那兒人？」

「咱河南。」

「怎樣來的？也給騙上了！」

「騙？———」

三

「看你哥子明白，咱就講吧。」李得彪聽他的話，吃了一驚，兀自怔了一會兒，慢慢在地上找個舒適點的地方，把酸痛的筋骨靠在墻上。「咱也沒受什麼騙，是天數，天數。誰不知道當兵十去九不回，倘沒得一文領，可是不當兵幹嗎？」

「咱原是河南人，那年大水……唉！你老哥城裏的，也不知那水來時的勁兒，眼睜睜看着它漲，一會兒人爬在房頂上也得腳上着水。咱老子就是那麼送了命，半夜裏也不知是給水打走了，還是自己跳了下去，第二天連個屍身都摸不着。

「咱家裏人原來少，後來有救船來，咱同老娘——就只剩咱同老娘，逃到了漢口來……這嚕囌都不說了。咱同老娘在漢口呆了兩個月，全沒一點兒路子。你老哥就是碼頭跑得多，說起來也不會相信：那年什子地方闊人可多，但討飯也得有個帮口，咱也不知怎把老娘想着，說她在湘潭原有家主子——你知道咱老娘是這兒人從前在湘潭一家姓陳的公館帶過少爺，兩個人就挨命來湘潭，果然也給找着了，而且陳家少爺——現在已經是老爺了——真就留下咱娘兒兩個，咱娘洗洗衣裳，看咱力氣大，就叫咱挑挑水劈劈柴……

「哎，這可扯遠了，不過，你老哥曉得，在城裏的人，年輕力壯的，誰耐

得住成天守在那水缸旁邊，總有時刻兒跑出去，跑出去沒好事，可就染上了賭……咱也不囉唣，總之，就染上了賭。誰活到了二十來歲，不明白賭錢沒好事，可是誰又不想贏錢，咱一想到娘兩口兒的苦，就像鬼一樣，覺得今夜定去撈他三四塊錢回來，也給咱老娘快樂一下子，而且想想那牌一翻出來，開他媽個至尊，那一陣樂可不比幹女人强的多。

「咱走慣那沈家塘一家館——你老哥湘潭熟，總知道那瞎眼鬼，翻起牌來可沒那麼多鬼，他的大，人的小，他的小，人的可更小。咱在他家掰掰湊湊也算送掉了十多塊。賭錢的誰輸得怕!?越輸越着惱——他媽，眞是越着鬼迷，沒一天不想定去撈他點回來。再加灌下點燒酒，氣就像冲得死人一樣，嘴裏還唸：「撈本，撈本，越撈越深」，可是自己會撲吃一笑，自己賭着咒，不贏他回來不算人！

「那天又是運數來了——唉！聽咱算算，也沒多幾天，就是咱從湘潭動身的頭一晚。咱偷了上房裏頭拿出來給娘洗的兩副銀碗筷，押得兩塊錢，就到瞎眼鬼那兒，可不上一鍾茶的時候，早輸了個精光。

「碗筷是給娘洗的，咱偷來賭光了！——你想想，人說賭鬼沒有一個有心眼的，那時我會忘得這事？娘找不着東西，給上房裏曉得了，怕不在那兒哭命！

「好漢兒明天砍頭，今天還是得過，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回家，還是去跳水死，走出來却是天數，在那烏黑的門口就碰見他——」

『就碰見他!?』問了多陣的聽話人，突然這樣問了一聲。

「不是他有誰？他拉住我便問！

「『要撈本嗎？我借你！』

「我那時全給鬼迷住了，好像相信天上會掉下錢來似的，也不去想想一個生人白借錢給你，就一口答應他要借，要多少利，咱贏了自來還他，他却說：

「『要什麼利?!我老實說，贏了還我本，輸了跟我當兵去！』

「也沒那麼爽利，咱像不曾聽見後面那一句似的，接過他手上的兩塊錢，就轉身進去，進去却古怪，瞎眼鬼儘對我笑着——你老哥明白，咱那時還會去想這些，眼前是仇人，是撈本錢……

「咱第一付在天門押下一塊——我記得，這我全記得淸淸楚楚，天門開個地八，贏了，第二付就輸，天門出燈籠九，瞎眼却是天九——咱換了一門，把兩塊全押了，瞎眼鬼兩點，咱想總贏了，伸長了脖子看，他媽却出了個蹩十。

「半碗茶功夫還不到，咱像沒事一樣出來，人是氣昏了，出門碰着他正在那兒等住。

「『怎麼？全輸了吧？跟我當兵去

！」

「他像早算準了似地，就叫咱跟他走。

「「借錢明天還，咱跟你當兵？」

「咱眞是給鬼迷了竅，到那時還全不在乎。

「是漢子別拉稀，剛才說好的不算話？是漢子就跟我走，我今天就要你當兵！」

「咱正要發作，人湊得多了，有的全向他點頭，嘴裏還唸着「弄上了一個？」：咱可弄得昏頭昏腦。也有人看咱倔強，就笑着臉上來說：

「瘌子，這沒說場，不是你頭一個，說好還不出錢的跟李老三當兵，倔強沒好處，動官也是他有理！」

「他媽咱不是頭一個！你老哥明白：咱這就上當了。他又說：

「當兵不是有碗飯吃？這年頭兒往那兒走。跟我去沒虧吃！」

「這年頭兒往那裏走？咱這刻兒可就沒地方走。好，當兵就當兵！咱想當兵可不是給人咬掉××。說明在先，翻悔的不是好漢。

「好！咱就跟你去！。」他問我：

「「你什麼名字？」

「「咱叫李瘌子。」

「「問你叫什麼名字？」

「「咱就叫李瘌子，沒名字。」

「「你就叫李得彪，李得彪，跟我走！」

「李瘌子就連兵也不能當？那時也沒的說，咱就叫李得彪，跟他走，可是得問他：

「「幾時走？」

「「就走！」

「「咱還有老娘，要去看一眼！」

「「升了官回來看！」

四

說話的人一股氣說到這兒，似乎方透了口氣。靠在牆上的背頭生痛，勉強換了個姿勢，依然坐在稻草地上。他咳了一聲，接着說：

「可不就是拿了他兩塊賣身錢，一文沒剩。唉……要說也不算什麼騙；說明在先，拿了別人的錢不能賴；這年頭兒不當兵往那裏走！咱李瘌子也不是不曉事的，當兵送死挨打，可是不當兵往那裏走！老娘，老娘也顧不到了那麼多，誰又沒有老娘……」到這兒李得彪似乎想起了什麼，「哎，忘了問你老哥怎麼？你叫什麼？」

「我叫趙庚生。我沒受什麼騙。拿四塊錢自己來補名字的。」

「眞願當兵？」

「願!?這也不是第一次補名字了。有法子就逃，那裏不能再去補，補了再逃！」

「逃！捉住了打靶！」

「給捉住的不逃，逃的不給捉住。上陣去是死，逃得脫再補名字！」

補過名字就逃，這對於李瘌子到是

個新鮮玩意兒，天下什麽事不是人幹的，逃得了他李癩子再也不到賭館裏去上那種當，也不會像趙庚生那樣——可是一逃，還長沙全沒來過，就逃出去也不辨個東南——

想着想着，李癩子却眞像已經逃了出去似的。但趙庚生只嘆了口氣，就讓他醒過來，還是回到那空屋子裏。屋子裏有無數的眼睛在釘住他，墻外有四個背槍的衛兵，外面又是牆，牆外又是衛兵——他媽衛兵還不是給騙來的！

「唉——」李癩子也像變了明白人似的，會嘆起一口氣來。

氣只管嘆，人却不是沒靈性的，有洞總得鑽，有活路總得爬。李癩子這可同趙庚生打起交道來，像同趙庚生談着話兒就好過些似的。

「嘴放緊些：你媽只顧講，做得了事!?」趙庚生累次給他惱怒起來，都用這樣的話封住了他那傻嘴。

可是這一天來了，趙庚生反向他說起那話——不但說——

這天屋子外忙亂得緊，司務長把東西全紮起來，趙庚生十分明白。下午陶股長親自來了，開口還訓了他們兩句，最後却說明天就要出發，

「明天一早準備，開河南，」後面還拖上那麽一句大家聽不大懂的話：「這正是爲國效勞的時候！」

百十雙發光的眼只會呆呆地對住這句話。

到落黑的時候，下了晚操回來。趙庚生坐在屋裏，低聲對李癩子說：

「要幹就是今晚，開出去可更難脫身。今晚不幹就安份了罷！」聲音像火花在黑暗中迸裂。

「今晚？給捉住了打靶！」

「拉稀的就別幹！我兩個不枉自認識，告訴你一聲，幹不幹由你！」趙庚生又像平常那樣悶住了。

趙庚生早看得準，操場東角有一扇墻倒了半截，牆下還有棵細楊樹，趁今晚全隊裏忙亂，當官的多告假去同婊子告別，只要黑暗裏天不絕路，攀着樹翻過牆，不碰着衛兵，十天八天怕他趙庚生不會又補了第六次名字。

到半夜裏，滿屋只剩了猪叫一樣的鼾聲。李癩子並沒睡着，腿上給人扭了一把，黑暗裏趙庚生的聲音：

「再叫你一聲，要走的就是今晚。別嚮。」

李癩子像夢游者一樣跟着走出來，心全給黑暗凍住了。「捉住了打靶！捉住了打靶！」脚可忍不住走。

趙庚生像生就了貓眼，黑暗裏全沒個跌撞；走大路一樣，連癩子一齊拖到了楊樹下，

「你先來，我送你！」

趙庚生撈住癩子的屁股，把他先送在墻外，自己再爬上樹，往墻缺口溜下來。

「走！還不走！」

「咱走那裏去？」

「狗×的！鬼曉得你走那裏！各人走各人的，碰自己的運氣，不擋着當班的算你命大！各人走各人的！總有見面的日子……」

趙庚生頭也不回，往南跑了。

癩子從此不叫李得彪。在黑暗中還慢慢摸索着：

「李得…得…×奶奶的得彪……」

米麗謨的頭髮

——塞爾維亞I薩莫柯夫利亞作——

鄭效洵譯

關於原作者，英譯者H. E. Kennedy君在篇首曾有幾句這樣的介紹，現在也譯在這里：

『伊薩，薩莫柯夫利亞（Isaac Samokovlija），一八九〇年，生於猶哥．斯拉夫的塞拉雅孚(Sarajevo)。他是塞爾維亞主要作家之一。他所寫的那些在包斯尼亞(Bosnia)省的猶太人生活的故事，最爲有名。作品已有法，德及其他語言的譯本，也常被收在歐洲各國的許多文選里。他的短篇小說集『從春天到春天』，在猶哥．斯拉夫的文學上，可以說是一部出色的作品。他雖然把猶太主題介紹到塞爾維亞的文學里去，但他並不專寫這個，還寫過好多包斯尼亞省非猶太人的生活的小說。他是一個心理學者，對於傳統派與維新派之間的衝突，尤其是對於無產者的生活，特別感到興味。』

本篇是從百篇猶太小說集"Yisroel"一書中轉譯過來的。原作者本爲猶太籍，生於猶哥斯拉夫。書爲Joseph Leftwich所輯譯，一九三三年五月，倫敦John Heritage公司出版。

孩子們都討厭她，她很少不哭着跑回家來。他們揍她，他們揪她的頭髮，而且往她身上扔土麵子和泥漿。米麗謨總是那麼靜悄悄，那麼怯生生。她在家里坐着，把她的玩意兒從這地方搬到那個地方，很悲哀地把她那些小洋娃娃放在床上。她從窗戶往街上瞧，她聽見了孩子們的叫喊，她嘆了口氣，就出去跟他們玩。任他們揍她，任他們挖苦她，她那幼稚的習慣總强迫着她去作她心里厭惡的事。

他們挖苦她，管她叫作：『嬰孩』，『黃頭毛』，和別的這類名字。領着別的男孩子女孩子來打小米麗謨的，總是那個大個子，黑頭髮，比她要大兩三歲的男孩子阿勃拉謨。

『逗她！』他這麼一喊，就追着她跑，把她絆倒，然後，手里還拿着一根小棍子，把腿一劈，站在旁邊，威風凜凜地望着她。這時，米麗謨便哭起來了，那些孩子們呢，也不管她比他們還小，就拖她，踢她。有些小女孩子就向她吐唾沫。

但是，要是有哪一個孩子發出警告，忽然嚷着『摩柯羅！』那麼，他們就全跑開了，一步就跨過搭在小門前邊的木頭板子，溜到黑憧憧的房子里不見了。

摩柯羅便是米麗謨的父親，人人都曉得，他是一個愛發脾氣的人。他揪着你的耳朵，用棍子揍你，會叫你眼裏出淚。

在孩子們當中，簡直就沒有幾個能誇口說，他沒有挨過那個滿臉鬍子的摩柯羅的棍子和大巴掌。

在那一小幫父親們和母親們當中，爲了米麗謨，總不斷地常有爭論，他們爲了那個好看的，美髮的米麗謨的緣故，還弄得互相怨恨起來。

「那就好像除了她再沒有別的孩子似的！他疼她，他慣她，就像她是一位公主一般。這個小驢！」

「除了米麗謨，誰也沒有黃頭髮呀。誰知道她那漂亮的腦袋是從哪兒來的，她那頭髮是怎麼長的呢！」

「無論什麼時候，誰也不該，誰也不該瞧她，這個闊人家的大小姐！」神經過敏的老婦人們這樣說。

「一個姑娘，而且是一個獨養女，卻會和她本來的人種這麼不一樣！這有多麼不幸！」

摩柯羅就不管這些，正是一心一意地愛他的小米麗謨。他給她買小衣衫穿，到禮拜六，他就手領着她到各處去，快活極了。他帶着她到各處去找他的親友，而且叫他們看他給米麗謨買了一件多麼可愛的小衣衫，他給她買了一雙多好的鞋。米麗謨還有一把帶花的小陽傘，她還有兩個小洋娃娃，頭髮美得很，是鬈的，眼睛就像天空那麼藍。而她自己也就像一個洋娃娃那麼好看，那麼紅潤。

在街上，跟別的孩子一比，她可眞是猶太孩子們當中一個出奇的人物，因爲他們的頭髮都是黑的，鬈的，眼睛都是大的，黑的，他們都光着脚走路，而且都穿着破的，油膩，骯髒的衣服……。

她帶着眼淚走出院子里的大門，她的頭髮梳得光光的，梳成小辮子，還有不幾根短短的，漂亮的鬈髮蓋在額頭上和太陽穴上；她戴着一條乾乾凈凈的帷裙，穿着鞋子和長統襪。人都往窗戶瞧她，街上的人，誰都盯着她看，在那兒，別的孩子們有的跳來跳去，有的坐在人行道上玩小石頭子兒，拷泥餅，作土烙餅。

這簡直使她閑不住，她眞想也在土堆里坐下，用她的小手合着黏泥，用牠作出圓餅，小烙餅來，在地上排成一行，放在小瑪扎丁娜的灶里去烤。她眞想跟別的孩子跑來跑去，他們怎麼作她也怎麼作，而且像他們那樣，跑過斜搭着的木板，到小門里去。

她，站在大門口，咬着白帷裙的邊。

「小米麗謨呀，你還是坐在門檻上好些，別到街上去！你知道，那般孩子都是多麼淘氣的，」她的母親說，她剛好走過院子，袖子捲着，衣服掖着，底下露出大襯褲來。

米麗謨就這樣站着，直到孩子們發

覺了她：「黃頭毛在那兒哪！嬰孩在那兒哪，帶辮子的傢伙，母親的寶貝！」

「她還戴着白帷裙呢！」

「眞瀾，她穿得就像過逾越節似的！」

「逾越節也罷，受裁判的日子也罷，在她就沒有什麽分別。」

「黃山羊！」

小西蒙翹着脚走到她的跟前，他的弟弟站在他的旁邊。黑阿勃拉讀也走來了，當小西蒙用髒手一把抓住她的帷裙的時候，另外一個孩子就招呼她說：

「來呀，米麗讀，咱們上泉水那兒去打水，作烙餅。」

他用手領她，帶着她走。她的藍眼睛發亮起來了，便跟着他去。

「到水邊去！到水邊去！」阿勃拉讀大聲發着命令，孩子們全部一齊動身了。小罐子，搖來搖去，碰來碰去，叮噹作響。當他們走到泉水那兒的時候，阿勃拉讀就抓過一個小罐來，裝些土末子到里頭，然後盛滿了水。他用手塞住罐底那個窟窿，把牠交給米麗讀去拿。

「拿着。這就是作烙餅用的水！」

米麗讀接過小罐，一道水就順着她的帷裙流下來了。她站着，覺得奇怪。水淌到她的長統襪子和鞋上。她的嘴直抖，她簡直就要哭了。孩子們圍着她站着，帶種鬼鬼祟祟的，不確實知道究竟要怎麽的模樣，盯着她看。

「塞住窟窿，塞住呀，笨貨！水要流出來了，」黑阿勃拉讀大聲嚷着。米麗讀看了看罐子，手一鬆，掉下來了。罐子在人行道上叮噹地滾着。

「黃山羊！傻瓜！你只是一個嬰孩，永遠不會成別的玩意兒。你長的頭髮像個嬰孩，眼睛像個嬰孩，帷裙像個嬰孩。你是一個德國人。你不是一個猶太女子。你太可恥了！」他吐口唾沫到他已經揀起的那個罐子里頭，把牠翻過個兒來，戴在她的頭上。

米麗讀哭起來了。大衛，那個雜貨舖掌櫃的，剛好在他的舖子里看着，所以這事情的經過，他都看得很清楚。正在這個時候，米麗讀的母親，蓮娜，也跑出來了。

「你這猪玀！該死的，你這小東西！」她尖聲怪叫起來，而且緊搓着兩手。「你瞧他們怎麽擺弄的我的孩子！主呀，請你助我！」

孩子們全散了，跑了。只剩黑髮的阿勃拉讀還站在街的當中，嘲弄蓮娜，亂揮着他的胳膊。

「米麗讀總是小東西哩。德國人！黃毛德國人！嬰孩！白腦袋！小鬼變的孩子！摩柯羅的閨女！摩柯羅的閨女！」

× × × ×

就在那一天，這孩子就病起來了。還沒有到傍晚的時候，她就發着燒。她站在那兒，牙直打戰，於是她上床去躺着。蓮娜，因爲以前在烏支柴普立公館里當過老媽，在那兒學會了闊人的辦法，所以她就照樣也給米麗讀敷上一帖膏藥，給她牛奶喝，到藥舖里去買各種草藥，給她熬成熱湯。

米麗讓病了三個禮拜，到第四個禮拜，她的頭髮就突然掉光了。蓮娜很小心地收着這些掉下來的黃頭髮，用一塊手絹把牠包起來。

當孩子稍好一點的時候，她的母親就領她到院子里去曬太陽。她給她頭上包了一塊白頭巾，而且告訴她說，又美又軟的頭髮又長來了。

「眞會長嗎，媽媽，眞會嗎？」

「是的，寶貝，是的牠會長的。」

「可是，媽媽，我不要黃的，我要黑的。媽媽，叫牠黑吧……黑吧……」

「是的，寶貝，是的。」

從那天起，這孩子的臉就光彩起來了。她吃得多點，她在床上坐了起來，聽孩子們在外面小街上玩。

有一天早晨，當她的母親領她到院裏，叫她在那兒的一個褥墊子上頭，躺着的時候，她就招呼着她，在她的耳邊悄悄說了些什麼。母親覺得很奇怪，而孩子却用瘦手直揪住她，而且畏怯地求她去叫那些孩子們來。

「讓他們到院子里來吧。讓他們在這兒玩吧。叫他們來，媽媽，叫他們來！」

蓮娜烙了些白烙餅，然後便去招呼那些孩子。只有兩三個敢進來。別的挨着大門往裏看。

「進來呀！米柯，拉孚，勒蘭奇塔！」

差不多過了晌午，總聚合了十個人上下。他們都在褥墊子旁邊坐着，靜靜地坐着，吃烙餅。

「你們爲什麼不玩呢？玩意兒就在這兒呀。別害怕，玩洋娃娃吧！」

小姑娘們拿起洋娃娃來，細細地瞧着，脫下牠的衣服，摸摸牠的腦袋，看看牠的頭髮，讓牠坐，叫她的胳膊擧着。

「牠的臉有多紅多嫩呀！」

「這一個還穿着綢衣衫呢！」

「瞧，這一個的腿縫在肚子上！」

「讓我瞧瞧！鬆手呀，李奇塔，鬆手！」

孩子們，這說一句，那說一句，互相辯着，說：「讓我看看！」

「我們可以給牠們蓋個小房子。咱們那兒有個匣子……小匣子……我們可以把牠分開，弄成兩個房子，一個給紅頭髮的洋娃娃住，另一個給黃頭髮的住。」

孩子們動手來作了。他們弄了一堆小石頭，他們採了一些花和草。拉孚拖着大匣子，米柯抱着小匣子。韓尼卡找了幾片木頭。

「這是作桌子用的。」

「這是作褥墊子用的。」

「這是盛水的小瓶子。可是，咱們用什麼來作一張床呀。」

當他們正在玩着的時候，黑頭髮的阿勃拉謨却忽然在大門口出現了。

米麗讓哆嗦起來，臉色變得非常蒼白，然而阿勃拉謨却用一種清脆的聲音對她招呼說：

「你長得多瘦了呀！是因爲你的頭叫你難受嗎？」他又添上這麼一句，顯出很狐疑的樣子，往院里四處看着。

「現在可沒有叫我難受的事了。我就要好了，我快能跟你玩了。」

阿勃拉謨進來了，站在她的跟前，直直地瞧着她的臉。他覺得有點不安；他覺得有種空虛；在米麗讓頭上包得平平整整的那塊白頭巾底下，他覺得她的腦殼顯得很瘦小，她的臉子看來很消瘦而且很蒼白。

『你的頭髮怎麽啦？』阿勃拉謨愣然地問。

『掉光了——掉光了！』米麗讓趕快嚷着。用她的瘦手從頭上摘掉頭巾。一個小光頭露出來了，上面長着很好，很細，又短又美的頭髮，腦殼在頭髮底下顯得通紅。 那一頭又好又短的頭髮在陽光中發着閃光。她用小手摸了一下自己的頭。

『黃頭髮已經掉光了，掉光了，現在可要長出黑頭髮來了——像李奇塔那樣的黑頭髮。』

所有的孩子都瞧着李奇塔，弄得她有點着慌起來了。她的小臉變得通紅，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滿含着眼淚，弄得亮晶晶的了。可是，兩個酒窩却在她的嘴邊露了出來，她那小圓嘴唇却激動得直抖，紅得發光。她那又厚又黑的散髮在陽光中披散着，發出一種淡藍的，類似金屬的顏色。她羞得低下了頭。

『像李奇塔那樣？』阿勃拉謨微笑地問。

『黑的！黑的！』

接着便是沉寂。米麗讓不住地用手揉着白頭巾。阿勃拉謨往前走近了一點，好像要說什麽話，可是又退了回去。然後，他就一把抓住李奇塔，用手領着她，往大門走。

『咱們到街上去玩！』他說。

孩子們，一個跟着一個，輕輕地，悄悄地，溜出了院子。只剩米麗讓一人躺在褥墊子上，揉着頭巾。在她的週圍，到處都是小石頭，別針，一塊塊帶花的木料，吃剩的烙餅。一個洋娃娃橫爬在一個小匣子上。

米麗讓緊咬着牙。她簡直要傷心大哭了。眼淚已經湧到她的眼里，已經有兩三滴落在她那蒼白的小臉上。恰好在這時候，米柯溜到院子里來，來取一個小匣子。但是，米麗讓却突然從褥墊子上跳了起來，尖聲大叫着，一手抓住一個匣子，一手抓住一個洋娃娃，用牠亂打米柯的頭。

『猪玀，該死的猪玀！』蓮娜在最高一層樓梯上出現了，氣得直抖。

當米柯拿着匣子，簡直剛來得及跑出大門，回到街上的時候，恰恰在他的背後，就有個玩意兒摔在人行道上，破成兩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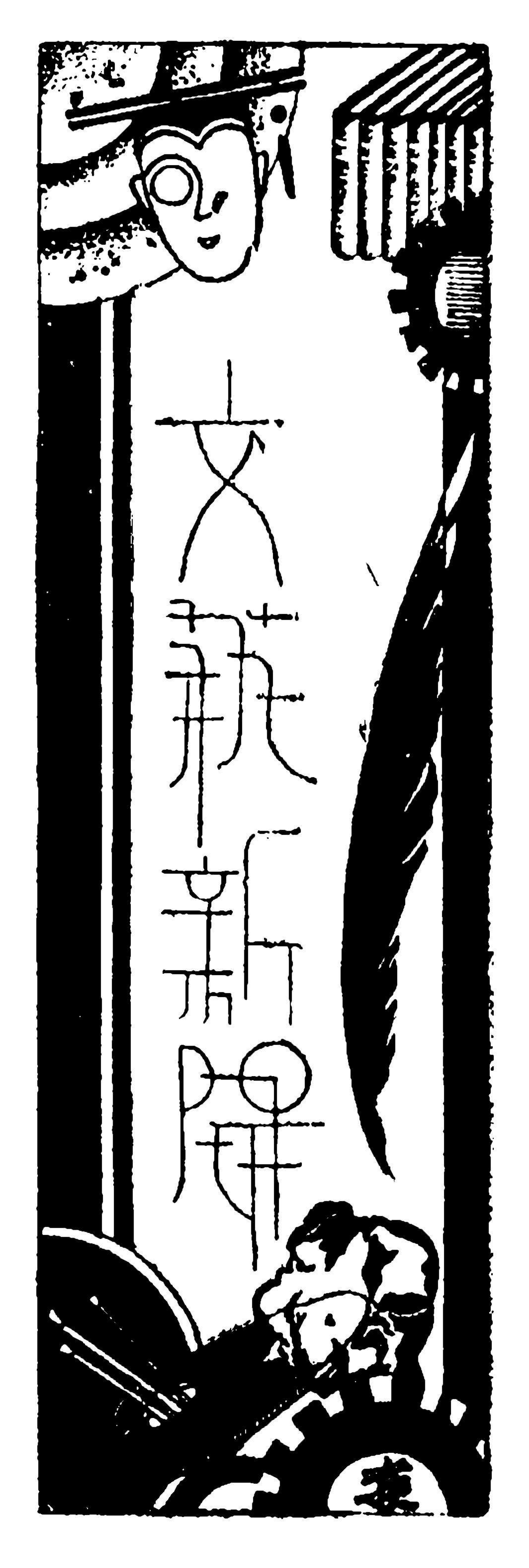
『唉呀，上帝，你死了吧！』蓮娜罵着，連忙闖到街上去，亂揮着別的玩意兒。

『臭屍首！』她大嚷着。『你要我動手打你嗎？』

在街角，燈柱子旁邊，她看見了黑頭髮的阿勃拉謨，她就向他扔了一塊石頭。正在這時，別的孩子們都大嚷起來了：

『摩柯羅的閨女！摩柯羅的閨女！』

小米麗讓，直挺挺地躺在褥墊子上，哭着，狠狠地揪着一個洋娃娃的頭髮，軟絲一般，美麗的頭髮…………。



語言學會在上海

胡繩

語言問題在目前中國的文化界中已佔個極重要的地位，這自然是配合着當前的實踐的需要而不得不然的。

語言問題的被人重視自然是始於一年前在上海發生的對大衆語的討論的時候。從純理論的討論進而至於實踐時，我們便看見了手頭字運動以及更進一步的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的運動。

手頭字，現在在上海還只有太白一個雜誌在實用。聽說手頭字的字彙和理論都已出郭挹清編集成書，將交書店出版。手頭字府原即是：一、一字不造。二、一個字，有根據聲音根據意義的兩種造法的，則寧取那聲音的字。三、採用筆劃少的字。四、採取民間流行的字，而不用古代體的。五、採用流行的地域廣大的字。（根據陳望道的話，見「每月小品」第一期。）所以對於手頭字，我們雖不能說它有如何積極的意義，但在破壞漢字，使方塊漢字走向字音化去這一方面是確有着相當的價值的。

然而更進一步地給與語言問題以澈底的解決，那不能不推拉丁化的方案。上海底拉丁化學會已有辨釋它底理論原則和方案的一本書出版，在天馬書店大馬叢書中也列入葉籟士編的拉丁化概論和拉丁化讀本二書。前一本已在最近出版，後一本據說也就快出版了。

因為文化界中間對於語言問題的重視，所以更感到有集中研究的必要了。於是在最近便有了中國語言學會的發起和組織，並且已在本月的四日開了成立大會。

這語言學會是由胡愈之陳望道樂嗣炳夏丏尊葉聖陶舒新城曹聚仁等人所籌備，然後向各方面徵求發起人而組成。它底宗旨，依照它底簡章草案（按：這已經在成立大會中所通過了。）是：「聯絡同志，研究關於語言的學術，促進語言的發展，增加中國語言的功能。」它所預定底工作是包括着這樣的幾部分：一語言的聲音，符號（文字）意義；二，語彙語法修辭；三，語言理論及歷史；四，語言藝術；五，語言教育。（亦見上述簡章草案。）樂嗣炳在成立大會上的報告中也曾具體地提到今後該會預備做的工作：一、編譯語言理論；二、出版刊物；三、編印關于讀書作文等等大衆讀物；此外，還特別提到要推行手頭字拉丁化。

語言學會發起人原來共有八十八人，那天成立大會中出席的已有四十五人之多，中間還有特地從廣東等處外埠跑來開會的。除了籌備會中諸人

外，此外到會的還有征農，陳子展，葉籟士，郭挹清，李輝英，沈起予，傅東華，黃源，馬宗融……等等爲我們所熟悉的人。

大會在那天中午舉行，四個鐘點的時間中自然也不能有很大的決定。首先是由夏丏尊和樂嗣炳代表了籌備委員會報告籌備的經過，其次是通過會章，最後選舉出來了理事。

所謂通過會章，只不過是修改了字句。但有一點是較有意義的，那便是原來的簡章草案中規定着願捐助會費百元以上的個人或團體即可做該會名譽會員，這一條被鄭振鐸底提議取消了。

還有一個討論是更爲值得注意的，那便是關係到「國語」的問題的。

在去年的語文討論時曾有國語專家們把所謂國語和大衆語掉了包，以爲眼前就應該把一種方言人工地規定爲統一全國的語言，但這種說法是早已，而特別是在拉丁化方案與其理論提出來之後受了淸算。一般的語文問題討論者都確認：即使「全國統一的語言」需要是的，那也一定是各地方言在高度發展中而溶合起來的。所以最近陳望道在一次談話中說；言語學會底工作，「是側重這三項的：開手是調查方言，再就是方言文學，最后就要着手到文字本身改造的問題。」（「每月小品」）在語言學會底名單中我們找不到爲我們所熟知的國語問題專家底名字，除了一位周辨明先生，但他在成立大會中却並沒有來參加。

但是在討論會章到「宗旨」的一條時，有位毛文麟先生提議說，把「本會宗旨在……促進中國語言的發展」這句話改成「促進國語的發展。」於是全場嘩然。樂嗣炳便說：「那不是成了『國語促進會』麼?」陳望道也接着說；「所謂『國語』是北平一個小地方土話吧了。」然而原提議人還堅持着說；「不論什麼地方的話做國語，總得要一個國語。我們是要促進國語的發展，不是促進各地土話的發展。」於是征農又起立對於「國語」作了不假借的反駁，力說發展各地土話的必需。結果那一個提議便沒有一個人附議地被打消掉了。

最后是選舉理事，推出了十一個人，即陳望道，夏丏尊，樂嗣炳，胡愈之，鄭振鐸，傅東華，葉聖陶，曹聚仁，金兆梓，舒新城和黃維[illegible]。

這一回語言學會的成立大會在上海文化界中總算是一件大事。它底工作的基本方向是在一條準確的路上的。然而我們還希望這會中的諸人都能繼續不斷的努力，在不久的將來就能拿出切實的成績來，——那末，在發展中的語言問題將能走上更好的光輝的前途上去了吧?

長沙文壇

R. D.

長沙的日報副刊呢，也有八九種，可是很少新文藝作品。所以前進的青年作者們，鄭家弘魏靡西等近來也不爲這些刊物寫小說雜文，因爲它們的版面給文藝的只十分之一，故常常爲武漢日報的鸚鵡洲，掃蕩的野營寫稿子!

談到文學集團，也有不少；可是實際努力的做文藝運動的較少；過去有現代，青年，舞雲，晨曲，文友，風雨夜……，現存在着的還有時代，青春，逆流，楚風，楚南，除了新近成立的珞瓔和瀟湘璉琦社。定期刊物，除了已夭折的現代文學，霧，午夜，舞雲，晨曲月刊，風雨夜耘耘……等外，還有雜燮，楚南，楚風，珞瓔，瀟湘璉琦半月刊，我們……等不斷地產生。據說，南荒社的機關旬刊不久即可與我們相見。這些集團內

面，最爲活潑的，要算時代社了。它誕生的年齡雖不及向培良氏領導的青春社，然而卻很有生氣，——努力地幹。他們社員最多，也都是知識線上的文學青年。刊物有兩個，羅曼半月刊和軌跡旬刊，內容在長沙要算是最充實的。前者曾出過兩個專輯，——「女性創作特輯」和「詩之專號」是單行本的，後者附于全民日報印行。他們的叢書已出了三種——殘廢，童心集，長沙孩子創作輯，——還有楊若云的小說集「東北有故了」正在印刷中。

珞瓔月刊，內容也相當地過得去，不過量很貧乏。

瀟湘文藝社，是女性愛好文學的組合，創辦人有醫師，看護，教員，編輯，學生，所出的瀟湘璉琦半月刊，和羅曼同一樣的開本，——二十三開——形式不及它，然而內容卻比羅曼精采，優秀，前進些，現還只出創刊號。他們這種業餘工作，是值得欽佩的。

太原文壇

孫波

大概是三月或四月間太原新刊行一種月刊，名字是「中外論壇」。在太原那麼多的刊物中它是最後出的，但是它的名譽，銷行及實質卻與其誕生的年月前後無關。這種期刊的編制與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刊行的時事類編極相彷，完全刊登譯自東西洋刊物中的論述。除了關於國際大勢，經濟，社會問題等的文章外，也登載一點文學作品；如高爾基，辛克萊的文字就曾經選譯過。這刊物的撰述人大半是以前北平「世界論壇」的執筆者。所以其編制，取材與「世界論壇」簡直一樣。這刊物極可讚美的是其無雜的一致，讀過它的人一定會同意的。

我們應該講一講與刊物有關的書舖。在舖着石版，曾經繁榮過的剪子街的書店裏，庋藏了各種的古籍；這些店子賣的高貴貨物大概從原物主買到後就讓「京客」携出娘子關。據說北平一個大圖書館前幾年花了可觀的巨價買得那部古本「金瓶梅」就是所謂「京客」者在太原花了一百元買了，而以十餘倍於此的價目賣給了北平那個圖書館的。一本書由太原到了北平就可以增加十幾倍價值，無怪許多山西人藏着的珍貴書籍不知不覺地就跑出山西了。這些書舖除了一班風雅的達官，年老的碩學常光臨，一般人是不會問津的。新的書舖中，同仁書店與覺民派報社是個中心。大凡新出書籍，期刊，在這兩處都可以買到。社會科學書與文學書同樣的多也同樣爲一班學生購買着。買社會科學書與買文學書的可以維持一個平衡，這到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刊物中以「論語」有最大的讀衆，常常今日新到一期，明日去買已不可得。因這兩個書店的努力，一般人都知道除了「子曰學而時習之」的古文「論語」外還有，講「哈哈笑」比古「論語」要一百倍有趣的今文「論語」。甚至老先生們也知道「幽默」，因而懷着杞憂。因「論語」之非常流行使在中學裏教國文的年青先生們也和老先生們同樣地持了不進步的論調。就是不教國文的，對於中學教育關心的人也担心中學生有了太多的幽默。「論語」之外刊物如「文學雜誌」，「文學季刊」都是很流行的。其他的刊物如「譯文」，「世界知識」，「外交月報」，「科學畫報」等也很能暢銷而爲大家所喜歡讀。

太原現在是無所謂文壇的，故無文壇消息可報告。過去十一二年至十八九年間太原的報紙有許多文藝副刊，那時確曾有過「文壇」，並且還很熱鬧過。那時最能寫作而又頗爲省內外人所知的算沐鴻。沐鴻寫詩，也寫

小說，後來曾和高長虹在上海辦「狂飆」，最初的「狂飆」他就是一個撰稿者。其後高長虹出國，沐鴻也跟着沒有了消息，作品也不見了。

杭州文壇

絳玲

杭州報紙的副刊共有十餘種，主要刊物有：

（一）東南日報的「沙發」編者是陳大慈，現已出版到一千四百餘期。

（二）杭州國民新聞的「白虹」，是純文藝刊物，內容多短篇小說與清新的小品，作者大多是無名作家，近因稿費拖欠甚久，故佳作不多見。（三）新文藝週刊，編者是陳福熙，內容多小品文與詩。

雜誌方面有：

（一）「黃鐘半月刊」，創刊已有三年，出版到第七卷第一期。內容多美雜傳記與翻譯小說。編者是陳大慈。

（二）「西湖文苑」，純文藝的月刊，作者都是國內新進的作家，爲程一我所編，現因於經費停刊。

（三）「民間文學」，這個刊物銷路不甚廣，內容並不充實，雖然努力於改革總脫不出幼稚氣。

（四）「學校生活」，改革後現已出版到一百十一期，可是內容殊不及以前。

海外文壇

畢樹棠

最近美國Edwin Valentine Mitchell先生著一書曰「操著作業者的藝術」The Art of Authorship，內述關於著作種種經驗談，如習慣偏性心機及與出版家之關係等，皆頗饒興趣，可供未入門者之深醒與激勵，可作一部文壇登龍術觀。又最近Edmund Wilson在「大西洋月刊」著一文曰「文藝工作者的箴言」The Literary Worker's Polonius，也是一篇指導作家之談，不過偏重於雜誌投稿一事，皆從經驗中得來，努力的文藝作者可以讀之以取法。

◇　◇　◇　◇　◇

兩月以前，在紐約舉行之美國作家大會會議決組織一個「書籍協會」Book Union最近該會之籌然部業已成立，主其事者爲Isidor Schneider與Harr Block二人，其餘部員爲Malcolm Cowley，Robert W. Dann Henry Hart, Granville Hicks, Corliss Lamont, Bernard Smith, Alexander Trachtenberg, Mary Van Kleeck諸人，皆著名左派作家。此會之目的專司選定新出關於時代問題的文藝作品，按月分發與各會員購讀，乃左派讀者之一總俱樂部也，會址設於紐約。

◇　◇　◇　◇　◇

小泉八雲死的時候，他的兒子River Robert還不滿十一歲。現在他長大了，作了一部書曰「父親與我」用英文寫的，最近出版。根據他的幼稚的記憶，率眞的寫述他父親的遺事，文筆頗似小泉八雲，蓋早年所得之傳授也。